

續名醫類案

十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四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同校

妊娠

王顯字世榮。文昭皇后之懷世宗也。夢為日所逐。化為龍而遶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謩。及王顯等為后診脈。徐謩言是微風入臍。宜進湯藥。及加鍼灸。顯診云。按三部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後果如言。

汪石山診一婦。形畏色紫。妊五月矣。求脈之以別男女。汪曰。右脈大於左脈。訣云。左大為男。右大為女。今脈右大。當是女耶。彼則喜曰。我男胎矣。往歲有妊時。尊甫先生診之。亦謂右脈浮大。當是女孕。後生男。今妊又得是脈。可知為男矣。後果生男。汪曰。脈書但道其常。莫能盡其變。此醫所以貴乎望聞問切也。張子和診一婦人。年四十餘得孕。自以為年衰多病。故病復作。醫亦不察。加燔針於兩臍旁。又以毒藥攻磨。轉致腹痛。食減形羸。已在牀枕。張診其脈曰。六脈皆平。惟右尺洪大有力。此孕脈也。兼擇食為孕無疑。左右皆笑之。不數月生一女。兩目下各有燔針痕。幾喪其明。凡治病婦。當先問孕。不可倉卒。

王鬚之妻。病臍下積塊。擇食面黃肌瘦。而不月。或謂之乾血氣。治之無效。張視之曰。孕也。其人不信。再三求治。乃與之平藥。以應其意。妙否則別求人治或致誤事終不肯下毒藥。凡攻病之藥皆曰毒藥後月到果胎也。問何以別之。

曰尺脈洪大也。亦有尺脈微弱而孕者。見求子門。注石山案。素問陰陽別論。所謂陰搏陽別之脈。

崑山周知縣景星家一婦。病腹中塊痛。專科診之曰氣積。投以流氣破積之劑。又命人以湯餅軸戛之不

效。聞有巫峯神廟頗靈。往問之云。此胎氣也。勿用藥。信之。彼果生一男。南京戶部主事韓文光妻。病腹

中作痛。按之。若有物在臍左右者。適浙中一名醫至京。請診之云。是癥瘕。服三稜蓬朮之劑。旬餘覺愈

長。亦以其不效乃止。後數月生二男。此皆有命而然。可不慎哉。客中問集

程氏光治一有胎婦。兒啼腹中皆不治。乃傾豆於地。令婦低頭拾之。兒啼止。江西通志

萬密齋曰。兒啼腹中。此證臨月將產。婦人有之。師母錢氏。嘉靖戊子有娠九個月。兒在腹中哭。錢大驚。令

作男子拜而止之。過二十日生師兄邦孝。師母以下似萬門人。語邦孝似萬之子。

李有懷妾高氏。懷妊二十七月。舉子後亦長成。雲間雜志

朱丹溪曰。懷孕受物。乃一臟之虛。假如肝臟虛。其肝氣止。能養胎。無餘用也。不能榮肝。肝虛故愛酸物。治

邢氏亡其名。朱勝非婦。偶小疾。命視之曰。小疾爾。不藥亦愈。然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為狂言。後一歲朱

婦得子。其家方有抱孫之喜。彌月婦疾作。急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言之。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卒。

薛立齋治一妊婦。胎六月。體倦懶食。面黃晡熱。而胎不長。因勞欲墜。此脾氣不足也。用八珍湯倍參朮。茯

人共奇之。錢塘縣志

苓三十餘劑。胃漸健。胎安而長矣。

一妊婦因怒寒熱往來。內熱晡熱。脇痛嘔吐。胎至八月而不長。此因肝脾鬱怒所致。用六君加柴胡山梔。枳殼紫蘇桔梗。病愈而胎亦長。

胎動

薛立齋治鴻臚張淑人。痢疾後胎動。心神不安。肢體殊倦。用八珍散二十餘劑。漸愈。因勞加煩熱頭痛。以大劑補中益氣湯。加蔓荊子治之。熱痛頓止。仍用前散。又五十餘劑而安。其後生產甚易。

一妊婦八月胎欲墜如產。臥久稍安。日晡益甚。此氣血虛弱。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隨愈。更以八珍湯調理而安。

一妊婦小便作痛。其胎不安。氣攻左右。或時逆上。小便不利。用小柴胡湯加青皮山梔。清肝火而愈。後因怒小腹脹滿。小便不利。水道重墜。胎仍不安。此亦肝木熾盛所致。用龍膽瀉肝湯一劑。諸證頓愈。乃以四君子加柴胡升麻。以培脾土而安。

孫文垣治張溪亭子室。娠已七月。夢見亡過祖母。揮拳在背。打一下。卽覺胎動不安。血已下。大小便皆急。腰與小腹痛者。五日診之。兩寸俱短弱。此上焦元氣大虛。當驟補之人。參阿膠黃耆白朮各二錢。當歸白芍條芩桂仲各一錢。砂仁香附各五分。芋根嫩皮三錢。葱白六錢。一劑而血止。再劑諸證悉除。四

劑後。減去葱白。苧根。調理旬日。足月產一女。

吳孚先治孫氏妊婦。六月作瀉欲小產。診之曰。此水胎也。四君子加炮薑製附。十餘劑而安。

陳三農治一孕婦。腰痛甚如欲小產。用杜仲一兩。薑汁拌炒。續斷一兩。二味爲丸。白湯送下。遂安。

薛立齋治一婦人。胎下墜。或動。身體倦。飲食少思。此脾氣虛弱。用補中益氣湯。倍白朮加蘇梗。三十餘劑

而安。產後眩暈。胸滿欬嗽。用四物加茯苓半夏。桔梗而愈。

一妊婦內熱。晡熱。或兼寒熱。食飲少思。其胎或下墜。或上攻。此肝經血虛而火動耳。先用加味逍遙散數

劑。次用六君子加柴胡枳殼。各數劑而愈。

一婦人每受胎。三四月作痛欲墜。此爲胎痛。用當歸二錢。熟地黃三錢而愈。

張飛疇曰。古人用條芩安胎。惟形瘦血熱。營行過疾。胎常上逼者相宜。若形盛氣衰。胎常下墜。非人參舉

之不安。形實氣盛。胎常不運者。非香砂耗之不安。血虛火旺。腹常急痛者。非歸芍養之不安。體肥痰盛。

嘔逆眩運者。非二陳豁之不安。此皆治母氣之偏盛也。若有外邪。仍宜表散伏邪。時氣尤宜急下。惟忌

芒硝。切不可犯。雄按條芩。但宜於血熱之人。若血虛有火者。余以竹茹桑葉。絲瓜絡爲君。而輔以他

藥。極有效。蓋三物皆養血清熱。而息內風也。物之堅強莫如竹。皮肉之緊貼。亦莫如竹。實爲諸血證之

要藥。觀其塞丹不漏可知矣。桑葉蠶食之以成絲。絲瓜絡筋膜聯絡。質韌子堅。具包羅維繫之形。且皆

色青入肝。肝虛而胎系不牢者。勝於四物阿膠多矣。

子懸 此證即胎上逼也附子滿

巖氏子蘇散許叔微云治懷胎近上脹滿疼痛謂之子懸陳良甫曰妊至四五月君相二火養胎熱氣逆

上胎湊心胸腹滿痞悶用此加黃芩山梔之類一方無川芎名七寶散紫蘇一兩腹皮人參川芎橘皮

白芍當歸各三分甘草一分對分三服水一盞生薑四片葱白煎去渣服 注叔微曰此方每服止用蘇葉一錢當歸七分腹皮以下

皆五分甘草二分無葱白

沈堯封治郁姓婦懷妊九月偶因勞動遂覺腹痛胎漸升至胸中氣塞不通忽然狂叫咬人數人扶持不

住即子懸之最重也用旋覆代赭湯去參棗連瀉兩劑胎墮得生又一婦證亦如之服前藥胎墮而死

又陸檢修正室子上撞心江穩婆教磨代赭汁服遂產兩子一子在上橫於心下一子撞著上子故經

一晝夜不止撞心得不死產下遂安

陳良甫曰一婦孕七個月遠歸忽然胎上衝作痛坐臥不安兩醫治之無效遂云胎已死矣用蓖麻子研

爛和麝香貼臍中以下之命在呼吸陳診之兩尺脈絕他脈和平陳問二醫作何證治之答云死胎陳

問何以知之曰兩尺沈絕以此知之陳曰此說出何書二醫無以答陳曰此子懸也若是胎死却有辨

處面赤舌青子死母活面青舌赤沫母死子活唇舌俱青母子俱死今面不赤舌不青其子未死是

胎上逼。宜以紫蘇飲連進。至十服。而胎近下矣。雄按戊申秋荆人。妊八月而患欬嗽。礙眠。鼻衄如射。面浮指腫。諸藥不應。余思素屬陰虛。內火自盛。胎因火動。上湊心脈。肺受其衝。欬逆乃作。是不必治其嗽。仍當以子懸治之。用七寶散去參芍生薑。爲其胸滿而內熱也。加生石膏。以清陽明之火。熟地以攝根蒂之陰。投七卽安。今年冬亦以八月之妊。而悲哀勞瘁之餘。胎氣衝逆。眩暈嗽痰。脘脹便糖。舌黃口渴。予獨飲六神湯。去膽星茯苓。加枳實蘇葉大腹皮。以理氣開鬱。黃芩梔子竹茹。以清熱安胎。一劑知二劑已。凡子懸證。因於痰滯者。余每用此法。無不應如桴鼓。

薛立齋治一妊婦。每因恚怒。其胎上逼。左關脈弦洪。乃肝火內動。用小柴胡加茯苓枳殼山梔而愈。但體倦不食。用六君子加枳殼柴胡山梔而瘥。

孫文垣治費少垣。乃眷。妊已九月。痰多喘嗽。胎氣上逆。眼撐不能起。兩太陽微疼。此子懸證。兼痰火也。以紫蘇飲爲主。纔服一帖。卽不上逆。胸膈頓寬。惟喘咳不止。與七製化痰丸而安。紫蘇飲紫蘇腹皮川

芎白芍陳皮當歸生薑人參甘草葱白。

陸祖愚治梅養中子婦。孕七月。其夫出外經商。患胎上衝心。不時昏暈。或與紫蘇安胎飲。數劑不效。脈之寸大於關。關大於尺。俱帶弦數。此血虛極而火上炎之故也。用清氣養榮湯。磨沉香四分。牛黃二分。煎就徐徐灌之。不終劑而甦矣。

萬密齋治徐太和之妻。娠八月。得子滿病。或作子懸。治不效。腹滿轉甚。胎墜下迫。玉門大張。胞形外露。但仰臥不能坐。其脈兩手俱堅大搏指。謂曰病無害。乃雙胎也。胎肥氣弱。不能束約。故下墜耳。用束胎利氣主之。加人參一錢。升麻炒三分。服三劑。胎復上而安。後生一男一女。

楊乘六治我修姪婦。妊八月。一日胎忽上搶。塞至心口。喘滿不思食。自汗悶絕。僵臥。口噤目直視。面色不赤。舌色不青。按其兩手脈息尚有。急取丸子兩許。滾水研化灌之。灌至兩酒杯。胸口鬆動。口開睛轉。手足運動而甦。問何藥。乃爾神效。曰八味丸也。又問此何病而用此丸。曰此子懸也。由下元虛冷中無火。以養嬰兒。故上湊以就心火之溫。如人睡被中。足冷則上縮也。後用耆朮芎歸煎送前丸。服至兩月而產。沈堯封云此是百中僅一非實見虛寒脈證熱藥不可嘗試

子腫

一孕婦遍身皆腫。或以爲白火疽。或以爲鼓脹。治俱不效。產科郭大生曰。此名琉璃胎。至將產一月前。必飲食大進。產卽腫消矣。後果然。彼蓋閱歷多故耳。然病之所以然。究未之知也。

一婦孕七月。先下體發腫。漸及面目。閱數日。忽子戶內突出一水泡。皮薄而光亮。於是身體悉消矣。然起臥不便。困苦非常。後復皮破出水。恆不得乾。偶一內親自言。昔嘗患此。有醫教用王不留行。及明礬等藥煎洗而痊。如言試之。苦於螫痛。如此月餘。比前稍愈。而終不除。詢產科亦罕知者。但云此似不妨。必

所謂琉璃胎也。產時自消。後果然。雄按此證恐是氣虛挾水。

一孕婦遍身發腫。既產仍不消。只向裏牀臥。終日昏迷。不省人事。有時少醒。即又狂躁不甯。如此二十餘日。絕口不食。諸醫束手。偶有村媪聞而告曰。無憂。我兒媳亦曾如此。不餓死也。但用陳年白鯨。向病人前炙熱。以米醋沃之。彼聞香自然飲食。如言果愈。腫亦遂消。

薛立齋治一妊婦。每胎至五月。肢體倦怠。飲食無味。先兩腿腫。漸至遍身。後及頭面。此脾肺氣虛。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君加蘇梗而愈。

元豐中淮南陳景初名醫也。獨有方論治妊婦子腫病。其方初謂之香附散。李伯時易名曰天仙藤散。王荆公居金陵舉家病。以詩贈景初曰。舉族貧兼病。煩君藥石功。到家何所有一。一問征鴻。因此見方得於李伯時家。溥方錄於臨川張右丞宅。

薛立齋治一婦子腫。用紫蘇飲三服而愈。

轉脬

鍾大延治一貴家孕婦。小便祕腫痛。面赤發喘。眾醫莫效。大延診之曰。是可弗藥。乃胎壓膀胱耳。令其周身運轉而瘳。

寧波府志

孫卓浮梁人。素精岐黃。正德間。邑令以宸濠之變。先輿送其夫人避山中。病前祕五日。腹大如鼓。仰而張。

目息已微。急召孫孫曰。此盛暑急驅。飲水過度。羞溺而轉脬也。法以豬尿脬吹氣貫滿。令女婢投入衝之。而溺淋淋下。遂起。江西通志

孫文垣治一富家婦。大小便秘者三日。市師以巴豆丸二帖。大便瀉而小便愈秘。脹悶臍突二寸餘。前陰脹裂。不可坐臥。啼泣呻吟。欲求自盡。孫曰。此轉脬病也。植樹東行根皮一寸。滑石三錢。元胡索桃仁當歸瞿麥各一錢。臨服入韭菜汁半杯。服後食頃。小便稍行。玉戶痛甚。非極用力努之。則不能出。改用升麻桔梗枳殼元胡索煎成調元明粉二錢。乃提清降濁之意。服後大小便俱行。始不脹急。次日報云。每便時腹先痛。有淡血水。小便短。再以丹參丹皮當歸白芍甘草青皮香附元胡茯苓山梔山查兩帖而安。

孫君又有四卷七十七頁一案。亦轉脬病。治法大抵如前。惟多令患者橫臥。昇有力婦人。以患者兩腿膝彎架肩上。將下體虛空提起。搖擺數回。則尿脬倒上。徐徐放下。患者去衣不及。小便箭射而出。熱如湯。黑如墨。頃刻盈盆。按轉脬病古人但令患者橫臥榻上。高其下體。良久其尿自通。殊不費力。

黃履素曰。予窗友賀立菴方伯。常言其伯父賀岳精於醫。曾治一孕婦將坐草。患小便不通。百藥不效。愈飲愈飽。束手待斃。賀君診之曰。此乃脾氣虛弱。不能勝胞。故胞下壓塞膀胱。以致水道不通。大健其脾。則胞舉而小便自通。以白朮二兩土炒。加炒砂仁數錢。別加一二輔佐之藥。服一劑。小便立通。其神如

此予常記此言於懷中。壬寅歲內人有妊。臨月竟同此病。醫療無效。危甚。余以此法告醫者。喜醫虛心。如法治之立效。遂舉長子寅錫。余若不聞此言。母子均殆矣。雄按今夏錢希敏室人患此甚危。速余視之。脈甚滑數。睛赤口乾。與車前子滑石血餘。枯婁知母。梔子牛膝。紫草沙苑。大劑投之。溺仍不行。竟產一男。既而胞下。搜滿其中。蓋兒已出。胞頻飲湯水。盡貯於中也。余雖初不料其如此。然設非開泄導下。則胎不卽下。而再加健脾燥補之藥。則吉凶不可知矣。臨證不亦難乎。

李時珍嘗治數人。小便不通。及轉脬危急者。令將葱管吹鹽入莖內。極有捷效。又小兒不尿。乃胎熱也。用大葱白切四片。乳汁半盞。同煎片時。分作四服。卽通。不小便者。服之卽通。不飲乳者。服之卽飲乳。若脬四旁有青黑色。皮口撮者。不可救也。本草綱目

薛立齋治司徒李杏岡仲子室。孕五月。小便不利。諸藥不應。薛曰。非八味丸不能救。不信。別用分利之藥。肚腹腫脹。以致不起。

儒者王文遠室。患小便不通。小腹腫脹。幾至於殆。用八味丸一服。小便滴瀝。再以前藥一料。加車前子。一劑卽利。肚腹頓寬而安。

陸養愚治方思桂女。年十四。患大小便不通。已三日。村醫與丸藥數十粒。如芝麻大。服之。大便立通而瀉。小便仍祕。又二日。脹悶。臍下突出。脹時抽痛。不能坐臥。啼泣呻吟。欲求自盡。服之。沈數而兩尺尤甚。曰。此轉脬病也。時尙炎熱。以六一散并水調服之。小便稍行。行時陰中極痛。後仍點滴不暢。大便努責而

無積腹痛時作。痛則如刀刺。再診脈仍沈數。乃用升麻三錢。柴葛甘桔各一錢。以提清降濁。服後二便俱行。小便純血。大便亦帶血水。其家猶危之曰。今無恙矣。向者丸藥必巴豆也。病本熱鬱。而以極熱之藥攻之。向之刺痛。今之溺血。皆巴毒使然也。以犀角地黃湯加黃連山梔而愈。

萬密齋治一娠婦。小便淋瀝不通。醫作轉胞。治之不愈。乃用檳榔赤芍二味研末。順取長流水煎湯調服。效。此方治男婦一切血淋及淋澀水道疼痛。用之無不神效。

馬元儀治沈氏妾。妊娠八月。下利二十餘日。利後患小便淋閉。渴而引飲。飲畢方去。滴許。澀痛異常。已三晝夜。診得肺脈獨大。餘脈虛濇。曰。下利經久。脾陰必耗。燥火自強。今見肺脈獨大。是火據肺位。金被火制。氣化不及。州都便溺何由而出。經曰。病在下者治上。令上竅越。則下竅自行矣。且妊婦之體。脈見虛澀。氣血不能養胎。可知。若再行趨下。不惟病不除。且有胎動之患。因與紫苑五錢。專理肺氣。下及膀胱。乾葛一錢。升發胃氣。數布津液。火鬱則氣燥。以杏仁蘇子潤之。燥勝則風生。以薄荷清之。加枳殼桔梗。開提三焦之氣。一劑。小便如泉。再劑。利下亦止。

吳橋治趙氏婦。素孱弱。有身七月。病不得大小溲。醫者遞以四苓利之。卒不利。久則小腹前後脹急痛楚。燥亂昏憤。殆將不勝。橋診之。則以補中益氣湯加黃連為劑。一服。小溲稍行。明日為湯液五斗。呼絮壺者口授之。扶病者坐。臨盤遞引湯沃病者腹。沃已。口授產嫗。舉手捧其胎。大小溲即行。病愈矣。病得之

食砒而吐未盡其遺毒觸胎。病者故內虛。胎氣下墮而壓脬矣。或曰胎壓脬而不得小溲。誠是也。大溲何爲。橋曰小溲塞則鼓膀胱。是將墮大腸。其氣亦爲不利。故爾。聞者曰善。太函集

胎墜

薛立齋治一婦人墮胎昏憤。不時吐痰。自用養血化痰之劑。昏憤不省。自汗發搐。痰涎涌出。彼以爲中風。欲用祛風化痰之劑。薛曰此屬脾氣虛寒所致。遂用十全大補湯加炮薑二十餘劑。尋愈。

一婦人年二十餘。疫疾墮胎。時咳。服清肺解表喘急不寐。薛謂脾土虛不能生肺金。藥損益甚。先與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五味炮薑四劑。漸愈。又與八珍加五味及十全大補湯全愈。

龔子才治一婦人每懷孕至三個月必墮。不肯服藥。教以四五年老母雞煮湯。入紅殼小黃米。煮粥食之。不數服而胎固。至足月生男。

方節菴之夫人朱氏。屢受產難。因就醫乞墮胎方。服之無效。復求方於鄭氏。鄭云墮胎不下。必貴兒也。今後宜服安胎藥矣。一日方閒步阡陌間。見一道人手攜竹筐。坐於橋下。與之語。道氣盎然。因設齋留之。到家問筐中何物。曰此濟瀉病人丹藥也。因授一方。名曰回生救產丹。并勸修合普施。朱夫人誕彌厥月。時服一丸。則果如達矣。遂連生二子。長名鵬字矯亭。次名鳳字改亭。後一爲宮詹。一爲御史。張氏

薛立齋治一婦苦於生育。孕及三月。以面粉燒酒調服墮胎。胎去下血不止。嘔吐湯藥不納。六脈細小欲

絕作毒藥傷胃氣。胃氣虛不能司納。以人參二錢。甘草五分。水煎徐徐與服。嘔止。用八珍湯調理而安。又治一孕婦。用前藥。患前證。胸腹飽滿。嘔吐不止。用菉豆甘草湯飲之而安。一婦懷孕三月而墮。墮後發熱自汗。四肢軟弱。曰氣血虛不能榮養其胎。故墮。墮後益虛。陰虛則發熱。陽虛則自汗。以十全大補湯去桂加五味子而安。

吳橋治程應兆妻。素多病。三月不月。已忽微行。諸醫以爲積血而力導之。惡乃大至。舉身汗溢。垂絕而甦。則又爲虛極。而重劑補之。上視反張。驚搐昏冒。飾巾待盡。橋診之。脈雖離經。按之不絕。曰此妊娠也。誤謂積血。迫之大行。胎離經而欲下。則血竭而途窮。陽氣無陰血可依。則浮騰而上。越胎墮陽上逆而觸心。故上視反張。驚搐昏瞽。法不當死。乃予順胎散。始進甚艱。既及半而藥力行。嗒焉而寐。諸醫曰橋曰死矣。橋曰藥中病乃寐。諸公待之頃之。呻吟始云頭痛。諸醫以爲餘燼也。夜分乃終。橋曰中夜陽生。比當來復。時至而圍圍乃少舒。詰朝爽然。俄仆臥。諸醫曰攝橋曰真死矣。橋曰胎欲下而血垂盡。壅關不得行。尋以順胎散下之。則血塊大如拱。諸醫攝橋曰吾儕固以爲積血。果然。橋徐應曰非積血也。胎也。立引水激而濯之。外紫而中白。具人形。病者漸安。諸醫乃服。大函集

徐靈胎曰婦科之最重者二端。墮胎與難產耳。世之治墮胎者。往往純用滋補。治難產者。往往專於攻下。二者皆非也。蓋半產之故非一端。由於虛滑者十之一二。由於內熱者十之八九。蓋胎惟賴血以養。故

得胎之後。經事不行者。因衝任之血。皆爲胎所吸。無餘血下行也。苟血或不足。則胎枯竭而下墮矣。其血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內熱。火盛陽旺而陰虧也。故古人養胎之方。專以黃芩爲主。又血之生。必由於脾胃。經云營衛之道。納穀爲寶。故又以白朮佐之。乃世之人。專以參耆補氣。熟地滯胃。氣旺則火盛。胃濕則不運。生化之源衰而血益少矣。至於產育之事。乃天地化育之常。本無危險之理。險者。予不得一世之遭厄難者。乃人事之未工也。其法在乎產婦。不可令早用力。蓋胎必轉而後下。早用力則胎先下墜。斷難舒轉。於是橫生倒產之害生。又用力則胞漿驟下。胎已枯澀。何由能產。此病不但產子之家不知。卽收生穩婦。亦有不知者。至於用藥之法。則交骨不開。胎元不轉。種種諸證。各有專方。其外或宜潤或宜降。或宜溫。或宜涼。亦當隨證施治。其大端以養血爲主。蓋血足則諸證自退也。至於易產強健之產婦。最多卒死。蓋大脫血之後。衝任空虛。經脈嬌脆。健婦不以爲意。輕舉妄動。用力稍重。衝脈斷裂。氣脫血崩。死在頃刻。尤忌舉手上頭。如是死者。吾見極多。不知者以爲奇異。實理之常。生產之家。不可不知也。

胎死

章虛谷治陳姓婦。年未三十。懷妊已六月。腹滿及胸。飲食不進。大便艱燥。小便不利。左膀間與小腹掣痛如錐刺。日夜坐不能寐。醫用五苓散方。章診之。左脈弦強。關尤甚。右關弦滯。曰凡溫邪脈必濡細。今脈

象如是。乃血少。肝氣犯脾胃也。彼以小便利。故認爲濕邪。不知經云。肝主遺溺。癃閉。此肝火鬱結之癃閉也。風火煽動。故膀胱刺痛。若用利水藥。反傷津液。其燥愈甚。必致痿厥之變矣。乃重用大生地爲君。佐以當歸。白芍。黃芩。紫蘇。生甘草。稍加厚朴。木香等。服兩劑。脈稍和。滿略減。惟小便仍澹。猶有刺痛。於前方加黃柏。車前。服兩劑。小便暢行。其痛若失。乃去黃柏。紫蘇。又服兩劑。胸寬食進。惟腹滿不能全消。至第三夜。忽於睡夢中。震響一聲。落下死胎一個。滿床皆水。始悟水在胞中。其胎早經泡死。利水之藥。斷不能泄胞中之水。反耗其陰。必致痿厥而死。病情變幻。有非常理所能測者。同時章姪女。亦患此證。爲醫用利水藥。而致痿厥。又妄認爲中寒。用附子理中湯一劑。乃至陰陽脫離。章用大劑滋陰攝陽之藥。晝夜急進。竟不能救。延三日而卒。

許裕卿治邵涵貞內子。孕十七月不產。不敢執意憑脈。問諸情況。果孕非病。但云。孕五月以後不動。心竊訝之。爲主丹參一味。今日服七錢。兩旬餘。胎下已死而枯。其胎之死。料在五月不動時。經十三月在腹。不腐而枯。如果實在樹。敗者必腐。亦有不腐者。則枯胎之理可推也。雄按此由結胎之後。生氣不旺。未過數人矣。若胎已長成。豈能死於腹中。而不爲大患哉。惜許君言之未詳也。故及之。

張路玉治馬雲生婦。孕十三月不產。脈來微結。爲處十全大補湯。服至二十餘劑而下。胎枯色白。治雖異。而胎枯則一也。

喻喜言治。顧季掖乃室。仲夏時孕已五月。偶爾下血。醫以病經一月。用阿膠。勉固其胎。又身腫氣脹。血逆上奔。結聚於會厭胸膈間。飲食纔入。觸之痛楚。轉下甚難。稍急卽嘔出。全似噎證。數更醫。皆謂胎氣上逼。延至秋。計孕已八月。病已造極中之極。呼吸將絕。診之不云病狀。其脈尺部微瀆難推。獨肺部洪大無倫。其喘聲如曳鋸。其手臂青紫腫亮。如毆傷色。乃駭曰。似此凶證。何不早商。然不必明言。以滋驚恐。姑以善藥投之。通其下閉。上壅可也。季掖必求病名。曰。上壅者以肺脈之洪大。合於會厭之結塞。知其肺當生癰也。下閉者以尺脈之微瀆。合於肉色之青腫。知其胎已久壞也。善藥者。瀉白散加芩桔之苦。以開之。不用硝黃等厲藥也。服一大劑。腹卽努痛。如欲產狀。問欲產乎。曰。肺氣開而下行。多時閉拒。惡穢得出可也。奚產之云。再進一劑。身腫稍退。上氣稍平。下白汚如膿者數斗。裏朽胎而出。旬餘。尙出白汚。並無點血相間。可知胎朽腹中。已近百日。陰胎之血。和胎俱化爲膿也。病人當時胸膈卽開。連連進粥。神思清爽。然朽胎雖去。而穢氣充斥周身。爲青腫者未去也。胸膈雖寬。而肺氣壅遏。爲寒熱咳嗽者未除也。乃一以清肺爲主。旬餘獲痊。然則肺癰未成。乃穢濁之氣上攻。而然耳。

立齋治一穩婆之女。勤苦負重。妊娠腹中陰氣重墜。口中甚穢。意其胎必死。令視其舌。果青黑。與朴硝半

兩許服之。隨下穢水而愈。

濟陰綱目
是薛案

一婦胎死。服朴硝而下穢水。肢體倦怠。氣息淹淹。用四君子爲主。佐以四物。薑桂調補而愈。雄按未可卽投大補。恐穢

濁運還反
生他變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華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問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是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此類也。三國志

陳斗巖治一婦。孕四月而墮。墮後腫脹發熱。氣喘脈洪盛。面赤。口鼻舌青黑。陳曰：脈洪盛者。胎未墮也。面赤者。心火盛而且乾也。口鼻舌青黑。肝氣絕而胎死也。以蛇脫煎湯調平胃散。加芒硝歸尾服之。下死胎而安。

華佗甘陵相夫人有妊六月。腹痛不安。華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下之。果下男形。即愈。三國志

陳良甫治僂宅厥媼孺人杜氏。生產不下。坐婆魂童救療皆無效。召診之。曰：產前脈不可考。但當察色而知之。遂揭帳明燭以察之。其面色赤舌色青。如此色者。知胎已死。母却無憂矣。或問曰：何以知之。答曰：面赤舌青。子死母活明矣。躬自合至寶丹三粒服之。胎即落矣。此以見古人處方神速。良方

異胎

莊氏婦懷妊三年不產。有醫者診之曰：脈象頗異，疑必異物。當以藥下之。服畢，覺腹中奇痛，產一胞墮地而裂。中有小蛇蜿蜒盤屈，以次而出。急撲之，沈布衣麟親見其事。三圖識略

張路玉治一婦懷孕六月，因喪子悲哭動胎。醫用黃芩白朮等二服，不應。改用香附紫蘇枳殼砂仁一服，胎遂上逼，心膈下脹悶喘息，口鼻出血。第三日薄暮往診，其脈急疾如狂風驟雨，十餘至則不至，頃之復至如前。因喻之曰：此孕本非好胎，安之無益。不若去之以存母命。因思此胎必感震氣所結，震屬木，惟金可制。令以鐵斧燒紅醋淬，乘熱調芒硝一兩灌之。夜半果下異胎，下後脈息微和，神思恍惚，所去惡露甚多，又與安神調血之劑數服而安。

孫文垣治張氏婦年二十一，診之左寸關短弱尺滑，右寸亦滑，關濡弱，尺沈微。診畢，其夫問曰：脈何如？不告

原曰：心神脾志皆大不足。國圖得妙。肺經有痰。孫君平生多病，以一痰揣病。左寸短弱如此，安得有孕？曰：已七十日矣。問曾

經孕育否？曰：已二次。此其三也。問二產皆足月否？男耶女耶？曰：始產僅九月，手足面目俱全，第無啼聲。

抱起已身冷矣。細檢之，乃知其無水火也。水火前次亦九月而產，亦無啼聲。驗之口中無舌，二胎之異後陰也。

如此，乃爲制方以補心脾爲主。令多服以百帖爲率。棗仁茯神遠志各一錢，白朮二錢，白芍當歸枸杞各一錢五分，甘草五分，生地八分，艾絮二分，龍眼肉五個，水煎服。足月產一子，次年又有身。以前事爲意。至九月產下，形體俱備，外有脂膜一片，包其面不能去，卽殞。因思上年所產獲全藥之力也。乃以

前方黏壁間。纔見有身。卽照方服之。後生子女皆無恙。凡小兒有不足之證皆緣父母有虛損處觀此當舉一反三。

郭茂恂嫂金華君。產七日不食。始言頭痛。頭痛已又作心痛。既而目睛痛如割如刺。更作更止。相去無瞬息間。每頭痛欲取大石壓。良久漸定。心痛作。則以十指抓壁。血流滿掌。痛定目復痛。又以兩手自剜取之。如是十日不已。眾醫無計。進黑龍丹半粒。疾少間。中夜再服。乃瞑目寢如平時。至清晨下一行。約三升許。如蝗蟲子。三疾減半。已刻又行如前。則頓愈矣。濟陰綱目

河南開封府有丹客之婦。懷妊甚巨。動躍間似雙胎也。丹客語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兒。虎五兒。一日欲出而天若雨狀。謂妻曰。晴履可耶。抑雨具去可耶。妻未答。則腹中朗應曰。無雨。丹客驚懼曰。汝何人。則曰。虎四兒也。言未竟。又聞聲曰。雖不落也。有幾點。丹客曰。汝又何人。曰。虎五兒。一日丹客欲煉丹。其妻腹中又曰。汝所為。竟練不成。必須爐如何置。火如何候。藥如何辦。又應曰。如何如何。乃皮毛也。如何如何。小點化。如何如何。大點化。待吾母為之可也。丹客遂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既不深廣。而客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迫人。奈何奈何。至夜熏蒸而死。琇按後世有小點化之說。謂其傳滅其口手然亦不知何妖也。

錢國賓云。山西大同軍人朱劉祿娶妻孔氏。七年始孕。其腹極大。七月不能行。八月不能動。仰臥於牀。延診。右寸及兩尺脈。加別部一倍。經斷當生雙女。其懷胎之狀。主難產。令服易產湯劑。以救其母。至十月

期足而產。產下一女。其腹不減。至三日。腹陣痛。再產一女。其腹仍大。咸謂怪異。必傷其母矣。次日腹又陣痛。又產一女。腹始如故。初生二女存。三生之女斃。雄按此不為異也。余里中故老張氏兄弟三人同產。皆壽而母亦無恙。又見王成衣之妻一產三子。並育而母產畢。卽暈脫。隨園詩話載有一乳而生四子者異事也。

鬼胎

滑伯仁治仁孝廟祝楊天成一女。薄暮遊廟中。見黃衣神覺心動。是夕夢與之交。腹漸大。而若孕。邀伯診治。診之曰。此鬼胎也。其母道其由。與破血墜胎之藥。下如蝟斗魚目者二升許。遂安。

薛立齋治一婦人。經閉八月。肚腹漸大。面色或青或黃。用胎證之藥不應。診之曰。面青脈瀯。寒熱往來。肝經血病也。面黃腹大。少食體倦。脾經血病也。此鬱傷脾肝之證。非胎也。不信。仍用治胎散之類。不驗。薛用加味歸脾逍遙二藥。各二十餘劑。諸證稍愈。彼欲速效。別服通經丸。一服下血。昏憤自汗惡寒。手足俱冷。嘔吐不食。薛用人參炮薑二劑。漸愈。又用十全大補湯。五十餘劑而安。此案依婦人良方鬼胎門選入。

東白馬氏婦有妊。歷十四月不產。形瘠尪且黑。松陽周漢卿脈之曰。非孕也。乃為妖之所乘耳。以藥下一物如金魚。疾旋已。

立齋治一婦人。虛羸有鬼胎癥塊。經候不通。診之曰。此病也。非胎也。令服四物湯加芫花根。而塊漸消。又令用吳萸川芎柴胡僵蠶巴戟巴豆不去油。芫花醋製為末。煉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七丸。蜜酒下。卽出。

惡物而愈。後以八珍湯調理而安。

錢國賓云。余之太倉。有長年吳山。其妻懷孕十有八月。胎形漸大。山以貧人難治。日懷生死之憂。求便道一診。其脈浮沈長短。去來至止。上下不一。知痰非胎矣。曾見痰火喘門書中一款。凡婦人當經受驚。其痰由心包絡流入血海。如懷胎狀。經閉漸大。活動身安。此假胎也。以清痰活血輕劑。用芎歸地芍貝母天冬半夏香附白芥子茯苓陳皮枳殼各一錢。煎服數月後乃愈。

大和墮農夫朱言之妻。生平無病。爲人寡言。凡有氣惱。皆不肯發。肝火久鬱。可知矣。于天啟二年。經後胎漸大。起居飲食如常。至十月不生。又十月不生。家人憂甚。醫皆莫知其故。錢亦曾診。見六部浮鼓。亦未敢斷。又過五月。終日撒屁。如此兩月。胎消。因當經著氣傷肝。久鬱沖於血海。似懷胎而無形。此名氣胎。表出以資多識。雄按正胎亦有逾十月而產者。余見許培之茂才暨其一妹一弟。皆年餘或二年而生。

傷寒

繆仲淳治于潤父夫人。妊九月。患傷寒。陽明證。頭疼壯熱。渴甚。舌上黑胎。有刺。勢甚危。繆投竹葉石膏湯。

索白藥子。

醫馬病者。

不得。卽以井底泥塗臍上。乾則易之。一日夜盡。石羔十五兩五錢。病瘳。產一女。母子毋恙。

治妊娠傷寒。護胎爲要。否則墮胎多死。以白藥子爲細末。雞子清調。攤綿紙上。如椀大。自臍帖至臍下。胎存生處。乾卽以濕水潤之。臨產者慎勿忘此。

感寒

馮楚瞻治一孕婦。勞役受寒。忽四肢厥冷。喘急大作。額汗如雨。六脈沈細欲絕。令以人參五錢。桂附共三錢。煎服。病家曰。已孕三四月。服桂附保勿墮乎。曰。此時重母不重子。未有母亡而子活者。服下少頃。即吐出清水。藥入腸胃。其聲汨汨直達而下。作噯數聲。喘減汗收。脈漸起。乃平和調理。以漸而安。十月足生一子。

張路玉治一婦人。素稟氣虛多痰。懷妊三月。因臘月舉喪受寒。遂惡寒嘔逆清血。血字疑水字之誤腹痛下墜。脈

得弦細如絲。按之欲絕。與生料乾薑人參半夏丸。二服不應。更與附子理中。加苓半肉桂。調理而康。大

抵懷孕母氣多火。得連則安。多寒得桂附則安。多痰得苓半則安。務在調其偏勝。適其寒溫。未有母氣

逆而胎得安。亦未有母氣安而胎反墮者。較馮說自然所以金匱有懷妊六七月。胎脹腹痛惡寒。少腹如扇。

用附子湯溫其臟者。然認證不果。不得妄行是法。一有差誤。禍必旋踵。非比苓連之誤。猶可引延時日

也。

傷暑

孫文垣治竹匠婦。孕五月。患心痛。究所由。為失足墮樓也。教飲韭菜汁一盞。痛隨止。又服他醫藥二帖。心復痛。吐鮮血盈盆。胸間沖沖上抵。痛不可言。危在頃刻。再診六脈皆洪大。汗出如雨。喘息不相續。亟令

移居樓下與益元散五錢紫蘇湯調服戒之曰今夜若睡聽其自醒切勿驚動汗止即甦也服之果睡至曉汗斂胸膈不痛喘息亦定再與固胎飲一帖全安先是鄰醫診之謂吐血脈宜沈細今反洪大又汗出喘息不休危在今夜見病起來詢曰孕婦不得汗下及利小便謂之三禁昨劑悉犯之而反獲效何也曰醫貴審證蓋婦之汗非由病以樓居低小當酷暑熱逼故也汗血去而胎失養故上抵喘息不續移樓下避暑氣益元散為解暑聖藥紫蘇又為安胎妙品氣下則血歸元而病痊矣法出醫壘元戎中四血飲是也乃唯唯而退雄按紫蘇雖安胎大汗如兩者不嫌太散乎請酌之

喘逆

張子和治吳產祥之妻臨月病喘以涼膈散二兩四物湯二兩朴硝一兩作二服煎令冷服一服病減大半次又服之病痊張曰孕婦有病當十月九月內朴硝無碍八月者忌之七月却無妨十月者已成形矣雄按朴硝究宜慎用

周仁齋治一孕婦痰喘用生半夏一錢五分肉桂乾薑各五分五味子三分麻黃二分先以水煎後下藥勿令太熱熱服其喘即止半夏肉桂皆孕婦所忌宜酌用證治大述

薛立齋治吳江庠史萬湖仲子室二十餘疫疾墮胎時咳服清肺解表之藥喘急不寐此脾土虛而不能生肺金藥復損而益甚也先與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五味炮薑四劑漸愈後往視之用八珍湯加五

味十全大補湯而愈。

咳嗽

薛立齋治一妊婦。嗽則小便自出。此肺氣不足。腎氣虧損。不能司攝。用補中益氣湯以培土金。六味丸加五味。以生腎氣而愈。

一妊婦咳嗽。其痰上湧。日五六碗許。諸藥不應。此水泛爲痰。用六味丸料。及四君子湯。各一劑稍愈。數劑而安。

一娠婦因怒咳嗽。吐痰兩脇作痛。此肝火傷肺金。以小柴胡湯加山梔枳殼白朮茯苓。治之而愈。但欲作嘔。此肝侮脾也。用六君子湯加柴胡升麻而愈。

沈堯封曰。錢彬安室人。內熱咳喘涎痰。夜不能臥。脈細且數。呼吸七至。邀余診視。問及經事。答言向來不準。今過期不至。余因鄰近。素知伊稟怯弱。不敢用藥。就診於吳門葉氏云。此百日勞不治。婦延本邑浦書亭療之。投逍遙散不應。更菱蕤湯亦不應。曰。病本無藥可治。但不藥必駭病者。可與六味湯。因取六味丸料。二十分之一。煎服。一劑咳減。二劑熱退。四劑霍然。惟覺腹中有塊。日大一日。彌月生一女。母女俱安。越二十餘年。女嫁母故。後以此法治懷妊咳喘涎痰。或內熱。或不內熱。或脈數。或脈不數。五月以內者俱效。五月之外者。有效有不效。

沈堯封治一婦妊七八月痰嗽不止有時嘔厚痰數椀投二陳旋覆不應用清肺滋陰愈甚遂不服藥彌
月而產痰嗽如故日夜不寐三朝後用二陳加膽星竹茹吐出厚痰數椀嗽仍不止更用二陳加旋覆
當歸少減稍可喫飯因嗽不減痰漸變薄加入生地四錢食頓減嗽轉甚通身汗出脈象微弦用歸身
三錢茯苓二錢炒甘草一錢紫石英三錢因汗欲用黃耆因嗽又止推敲半晌仍用炒黃耆三錢一服
汗止嗽亦大減十劑而安

煩熱

沈堯封曰子煩病因曰痰曰火曰陰虧因痰者胸中必滿宜二陳加黃芩竹茹旋覆花陰虧火盛仲景地
黃阿膠湯最妙汪訥菴醫方集解有竹葉湯一方治妊娠心驚膽怯終日煩悶名子煩因受胎四五月
相火用事或盛夏君火大行俱能乘肺以致煩躁胎動不安亦有停痰積飲滯於胸膈以致煩躁者麥
冬錢半茯苓黃芩各一錢人參五分淡竹葉十片竹葉清煩黃芩消熱麥冬涼肺心火乘肺故煩出於
肺茯苓安心人參補虛妊娠心煩固多虛也如相火盛者單知母丸君火盛者單黃連丸神不安者硃
砂安神丸切不可作虛損用梔鼓等藥治之一方茯苓爲主無人參有防風一方有防風知母無人參
有痰者加竹瀝

薛立齋治一妊婦煩熱吐痰惡熱惡心頭暈此脾虛風痰爲患用半夏白朮天麻湯以補元氣祛風邪漸

愈。惟頭昏未痊。乃用補中益氣湯加蔓荊子。以升補陽氣而愈。

一妊婦煩熱兼咽間作痛。用知母散。知母麥冬黃耆子芩赤苓甘草加山梔竹瀝以清肺金而愈。後內熱咳嗽。小便自遺。

用補中益氣加麥冬山梔以補肺氣滋腎水而痊。雄按後治未妥

嘔吐

薛立齋治一妊婦。停食腹滿嘔吐吞酸。作瀉不食。以為飲食停滯兼肝木傷脾土。用六君子湯以健脾胃。

加蒼朮厚朴以消飲食。吳茱萸製黃連以清肝火。諸證悉愈。又以六君加砂仁調理而脾土乃安。

一娠婦嘔吐脇脹。或寒熱往來。面色青黃。此木旺而剋脾土。用六君子加柴胡桔梗枳殼而安。

一娠婦胸脇脹痛吐痰不食。此脾胃虛而飲食為痰。用半夏茯苓湯漸愈。又用六君子加枳殼蘇梗桔梗。

而飲食如常。後因悲怒。脇脹不食吐痰惡心。用半夏茯苓湯加柴胡山梔而愈。立齋治娠婦亦時用半夏

一妊婦因怒寒熱胸脇脹痛嘔吐不食。證如傷寒。此怒動肝火脾氣受傷也。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梔枳殼。

丹皮而愈。但內熱口乾。用四君子加芎歸升麻而安。雄按丹皮忌用

一妊婦霍亂已止。但不進飲食。口內味酸。泛行消導寬中。薛曰。此胃氣傷而虛熱也。當服四君子湯。彼不。

信。乃服人參養榮湯嘔吐酸水。其胎不安。是藥復傷也。仍與四君子湯俾煎熟。令患者嗅藥氣不作嘔。

則啣少許。恐復嘔。則胎為鈞動也。如是旬餘而愈。胃虛固不待言。既作酸則猶有濕熱。專用四君。猶未盡合。否則人參養榮亦補劑。何以反加嘔酸耶。

沈堯封曰。費姓婦懷妊三月。嘔吐飲食。服橘皮竹茹黃芩等藥。不效。松郡車涓津。用二陳加旋覆花。蔞皮。水煎。沖生地汁一杯。一劑吐止。四劑全愈。一醫笑曰。古方生地半夏同用甚少。不知此方。卽千金半夏蔞芩湯。除去細辛。桔梗。川芎。白芍。四味也。按嘔吐不外肝胃兩經病。人身臟腑。本是接壤。懷妊則腹中增了一物。臟腑機括爲之不靈。水穀之精微。不能上蒸爲氣血。遂凝聚而爲痰。飲窒塞胃口。所以食入作嘔。此是胃病。又婦人既有妊。則精血養胎。無以攝納肝陽。則肝陽易升。肝之經脈夾胃。肝陽過升。則飲食自不能下胃。此是肝病。千金半夏蔞芩湯。中用二陳。化痰以通胃也。用旋覆。高者抑之也。用地黃補陰以抑陽也。用人參生津以養胃也。其法可謂詳且盡矣。至若細辛。亦能散痰。桔梗亦能理上焦之氣。川芎亦能宣血中之滯。未免升提。白芍雖能平肝斂陰。仲景法胸滿者去之。故車氏皆不用。斟酌盡善。四劑獲安。有以也。

又蔡姓婦惡阻。水藥俱吐。松郡醫用抑青丸立效。黃連一味爲末。粥糊丸。麻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按肝陽上升。補陰吸陽。原屬治本正理。至肝陽亢甚。滴水吐出。卽有滋陰藥。亦無所用。不得不用黃連之苦寒。先折其太甚。然後以滋陰藥調之。以收全效。雄按左金丸亦妙。

沈姓婦惡阻。水漿下咽卽吐。醫藥雜投不應。身體骨立。精神困倦。自料必死。醫亦束手。一老婦云。急停藥。八十日當愈。後果如其言。停藥者。卽金匱絕之之義也。至八十日當愈一語。豈金匱六十日當有此證。

之誤耶。不然何其言之驗耶。

沈堯封治朱承宗室。甲戌秋。體倦吐食。診之略見動脈。詢得停經兩月。惡阻證也。述前治法。有效有不效。如或不效。卽當停藥。錄半夏茯苓湯方。與之不效。連更數醫。越二旬復邀沈診。前之動脈不見。但覺細軟。嘔惡日夜不止。且吐蚘兩條。沈曰。惡阻無礙。吐蚘是重候。姑安其蚘。以觀動靜。用烏梅丸。早晚各二十丸。四日蚘止。嘔亦不作。此治惡阻之變局也。故誌之。藜按仍是治肝之法。

喻嘉言治李思萱室人有孕。冬月感寒。至春而發。因連食雞子雞麪。遂成夾食傷寒。一月纔愈。又傷食。吐瀉交作。前後七十日。共反五次。遂成膈證。診時其脈上涌而亂。重按全無。嘔噦連綿不絕。聲細如蟲鳴。久久方大嘔一聲。曰。病人胃中全無水穀。已翻空向外。此不可救之證也。無已必多人參。但纔入胃中。卽從腸出。奈何。李曰。儘十兩。余尙可勉備。喻曰。足矣。乃煎人參湯。調赤石脂末。以墜安其翻出之胃氣。乃少回。少頃大便。氣卽脫去。凡三日。服過人參五兩。赤石脂末一斤。俱從大腸瀉出。得食仍嘔。但不嘔藥耳。因思必以藥之渣滓。如糶粥之類與服。方可望其稍停胃中。頃之傳下。又可望其少停腸中。遂以人參陳皮二味。剪如芥子大。和粟米同煎作粥。與半盞不嘔。良久又與半盞。如是三日。始得胃舍稍安。但大腸之空。尙未填實。復以赤石脂爲丸。每用人參湯吞服兩許。如是再三日。大便亦稀。此三日參橘粥內。已加入陳倉米。每進一盞。日十餘次。人事遂大安矣。仍用四君子湯調理。共用人參九兩全愈。

然此亦因其胎尚未墮。有一縷生氣可續。不然用參雖多。安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哉。後生一子。小甚。緣母病百餘日。失蔭故也。

黃旭乃室。病膈氣二十餘日。飲粒全不入口。診之尺脈已全不至矣。詢其二便。自病起至今。從未一行。止是痰沫上涌。厭厭待盡。或謂其脈已離根。頃刻當壞。喻曰。不然。脈經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是吐則未必死也。但得天氣下降。則地道自通。此證以氣高不返。中無開闔。因成危候。宜緩法以治其中。自然見效。遂變旋覆代赭成法。用其意不用其方。緣尺脈全無。莫可驗其孕否。若有而不求。以赭石乾薑輩傷之。呼吸立斷矣。姑闕疑以赤石脂易赭石。煨薑易乾薑。用六君子湯加旋覆花煎調服下。嘔即稍定。三日後漸漸不嘔。又三日粥飲漸加。但不大便。已月餘矣。日以通利為囑。曰。臟氣久結。飲食入胃。每日止能透下一二節。積之既久。自然通透。蓋以歸地潤腸。恐滯膈而作嘔。喻君於肝腎未確黃通腸。恐傷胎而殞命。姑拂其請。堅持三五日。果氣下腸通。月餘腹中之孕漸著。而病全瘳矣。雄按歸地滯膈之說。何可厚。非魏氏獨擅此。長謂可概治一切。未免矯枉過正。如後列施笠澤一案。斷不可投以血藥者。烏得專究肝腎而不問其他耶。

施笠澤治吳玄水婦。妊病嘔吐。四十日不進糜飲。一十七日不洩溺。眾以為必死矣。診其脈俱沉滑而數。曰。此痰因火搏。凝結中脘。陰陽失次。氣苞血聚。是謂關格。靡有攸處。治之則生。不治則死。吳曰。雖九仙之木精石髓。其如不內何。曰。姑試之。乃用雞脛脰沉丁香海石等末之若塵。用甘瀾水濃煎枇杷葉。取

湯調服。始吐漸留。旋進香砂湯。一飲而沒通。再飲而糜進。然喉中有物。哽哽不能上下。曰此病根也。仍用煎湯探吐。吐出結痰如麥冬蓮實者三四枚。其病遂瘳。妊亦無恙。

泄瀉

陳三農治一婦。有孕常作瀉。久瀉屬腎。用白朮四兩。煮熟山藥二兩。炒甘草一兩。炙杜仲薑汁炒松花炒

各七錢。米糊爲丸。服愈。

雄按仍
是治脾

薛立齋治邊太常側室。妊娠泄瀉。自用枳朮黃連之類。腹悶吐痰。發熱惡寒。飲食到口。卽欲作嘔。強進匙許。卽吞酸不快。欲用祛痰理氣。此因脾胃傷而痰滯中脘。若治痰氣復傷脾胃矣。遂以參朮炮薑爲末。丸如黍米。不時含嚥三五丸。漸加至三百丸。後日進六君子湯。尋愈。

進士王繖徵之內。懷妊泄瀉。惡食作嘔。此脾氣傷也。其姑憂之。強進米飲。薛曰。飲亦能傷胃。且不必強。別用人參養胃湯飲之。吐水酸苦。又欲投降火寒藥。曰。若然。則胃氣益傷也。經云。損其脾胃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後不藥果愈。

一婦人因怒胸膈不利。飲食少思。服消導順氣之劑。脾胃愈弱。飲食少。大便不實。且無度。久而便黃水。或帶白。視其面色。黃中隱白。曰。黃色脾虛也。白色肺虛也。朝以補中益氣湯。升補胃氣。夕以六君子湯。培補脾氣而愈。

易思蘭治石城福王歙之妃。癸酉六月受孕。偶患泄瀉。府中醫用淡滲藥止之。自後每月泄三五日。有作脾泄者。用參苓白朮散之類。二三服亦止。然每月必泄五七次。至次年三月。生產後連泄半月。日夜八九次。諸藥不效。易診之。兩寸尺俱平和。惟兩關洪大有力。易曰。此暑病也。以黃連香薷飲治之。一劑減半。再劑全愈。惟肝脈未退。又用通元二八丹。調理半月後平復。王曰。妃患泄近一載。醫未有言暑者。公獨言暑。何見也。易曰。見之於脈。兩關浮而洪大有力。故知爲暑泄也。王曰。脈經云。風脈浮。暑脈虛。今洪大有力。非虛也。何以斷暑。易曰。暑傷氣。初感卽發。其邪在肺。皮膚衛氣受病。故脈虛。自去年六月至今。將十月矣。其邪自表入裏。蘊蓄日久。而暑熱日深。故其脈洪大而有力量。王曰。暑病固矣。公斷非產後之病。又何見也。易曰。產脈見於尺寸。尺寸既平。於產何干。況病患於未產前。非產病明矣。王曰。諸醫用藥。止效一時。而不能除根。何也。易曰。諸醫有分利者。有補養者。各執其見。未得其源也。其源在暑。若用暑藥。豈有不除根者哉。雄按此證。尙非全由伏暑。

薛立齋治一妊婦。遺尿內熱。肝脈洪數。按之微弱。或兩太陽作痛。脇肋作脹。此肝火血虛。用加味道遙散。六味地黃丸。尋愈。後又寒熱。或發熱。或恚怒。前證仍作。用八珍逍遙散兼服。以清肝火。養肝血。而痊。

祕結

張子和治一婦人。病大便燥結。小便淋瀝。半生不孕。常服疎導之藥。則大便通利。暫止則結滯。忽得孕。至

四月間。醫者禁疎導之藥。大便仍難。臨圍則力努爲之胎墮。凡如此胎墜者三。又孕已經三四月。前後結滯。自分胎隕。張診之。兩手脈雖滑。不敢陡攻。遂以食療之用。花減煮。菠薐菜。以車前苗作蔬。雜豬羊血作羹食之。半載居然生子。燥病亦愈。屢見孕婦利膿血。下迫極努損胎。但用前法。治之愈者。莫知其數。減字疑誤。然儒門事親亦是減字。姑仍之。

薛立齋治李蒲汀側室妊娠。大小便不利。或用降火理氣之劑。元氣反虛。肝脈弦急。脾脈遲滯。視其面色青黃不澤。薛曰。此鬱怒所致也。用加味歸脾湯爲主。佐以加味逍遙散而安。

主政王天成之內。妊娠痢病。愈後二便不通。其家世醫。自用清熱之劑未效。診其脈浮大而濇。此氣血虛。朝用八珍湯加桃仁杏仁。夕用加味逍遙散加車前子而瘥。

陸養愚治一婦。孕九月。大小便不通。已三日。忽胎上衝心。昏暈數次。診之脈洪大而實。謂當下之。與服大承氣湯一劑。少加木香豆仁。村醫見用大黃兩許。搖頭伸舌。其良人有難色。乃謂之曰。余坐汝家。待其得生始去。始安心煎服。一二時許。二便俱行。去黑矢極多。胎亦無恙。乃留調氣養榮湯二劑。而不服。數日後小水不利。乃煎服之而愈。月餘產一男。

陳三農治一婦。妊娠五月。大小便不通。胸腹痞滿。腿足及心腹刺痛難忍。用芎歸赤芍枳殼檳榔木通滑石杏仁葱白童便。水各一鍾。煎八分。入大黃末二錢。車前子末二錢。再沸。入蜜四五匙。溫服。大小便皆

利而安。

聶久吾曰。一醫來問云。我治一婦。孕八九月。忽然大小便不通。腹脹甚。用承氣湯下之。仍不通。今危矣。予曰。此非煎藥所能下。教用牽牛大黃丸下之。服至一兩許。而大小便俱通。次日其夫來謝。因云。諸病皆除。惟小便時。要人將手緊按小腹。方可便。否則不能便。因思。此是氣尙閉。與青皮香附等行氣藥。一劑而愈。逾月生男。母子毋恙。方見嘔門

沈堯封曰。昔丹溪治一妊婦。小便不通。令一婦以香油塗手。自產門入。託起其胎。溺出如注。卽用人參黃耆升麻大劑煮服。又治一婦轉胞。用參歸煎服。探吐得愈。汪訥菴載其方。名參朮飲。蓋當歸熟地川芎芍藥人參白朮留白陳皮半夏炙甘草加薑煎。空心服。丹溪論曰。窈胞之病。婦人之稟受弱者。憂悶多者。性躁急者。食味厚者。多有之。古方用滑藥鮮效。因思胞不自轉。爲胎被壓。若舉起胞。則水道自通矣。近吳宅寵人患此。脈似澹。重則弦。予曰。此得之憂患。澹爲血少氣多。弦爲有飲。血少則胎弱不能舉。氣多有飲。中焦不固而溢。則胎避而就下。方以上藥與飲。隨以指探吐。候氣定。又與之而安。此恐偶中。後治數人皆效。

瘧疾

薛立齋治一妊婦。瘧久不已。噯氣下氣。胸腹膨脹。食少欲嘔。便血少寤寐。此屬肝脾鬱怒。用歸脾湯加柴

胡山樞漸愈。又用六君子湯加柴胡山樞升麻而愈。

一妊婦患瘧已愈。但寒熱少。食頭痛。晡熱內熱。此脾虛血弱。用補中益氣湯加蔓荊子。頭痛頓止。又用六君子湯加芎歸。飲食頓進。再用逍遙散加白朮。而寒熱愈。

陳良甫治一妊婦。六七月而瘧疾。先寒後熱。六脈浮緊。眾醫用柴胡桂枝無效。陳言此疾非常山不愈。眾醫不肯。因循數日。病甚無計。勉強聽之。遂用七寶散一服。愈。良方

薛立齋治一妊婦。三月。飲食後。因怒患瘧。連吐三次。用藿香正氣散二劑。隨用安胎飲一劑而愈。後因怒痰甚。狂言發熱。胸脹。手按少得。此肝脾氣滯。用加味逍遙散加川芎。二劑頓退。四劑而安。

蔣仲芳治一妊婦。瘧疾大作。脈得弦數。用知母四錢。柴胡三錢。陳皮二錢。甘草一錢。并河水各一椀。煎至一椀。露一夜。明早隔湯頓服而愈。不愈。加生首烏五錢。自盜汗甚。加黑豆三錢。食多。加枳殼二錢。此方熱多者宜之。

一孕婦瘧疾。右脈微滑。左脈微弦。曰脾虛生痰也。以白朮五錢。生薑三錢。并河水煎。露一夜。溫服而愈。此方寒多者宜之。

下痢

薛立齋治地官胡成甫之內。妊娠久痢。自用消導理氣之劑。腹內重墜。胎氣不安。又用阿膠艾葉之類。不

應薛曰。腹重墜下。元氣虛也。胎動不安。內熱甚也。遂用補中益氣而安。又用六君子湯全愈。何以遺却。內熱薛氏。

用藥不愜人意。往往如此。

盛用敬治陳傑妻。有胎而患痢。數月昏厥六日矣。所下若室漏水。棺殮已具。盛診之曰。無慮。藥之痢止而

胎動。越數日生一子。吳治縣志。

孫文垣表姪女。孕已七月。患赤痢。腹痛後重。體素弱。以白芍三錢。條芩一錢五分。白朮地榆各八分。甘草

三分。二帖而愈。後因稍勞。痢復作。以當歸三錢。川芎一錢五分。真阿膠二錢。艾葉三分。一帖全愈。此非積滯。

為痢故治法如此。

朱丹溪治八嬖。將產患痢。脈細弦而稍數。後重裏急。用滑石三錢。白芍二錢。枳殼炒一錢五分。木通二錢。

甘草五分。白朮二錢。茯苓一錢。桃仁九枚。研同煎。

馬元儀治張氏婦。孕八月。患痢。晝夜四五十行。腹痛胎氣攻逆。不思飲食。診之兩關尺沉細。下半微冷。曰

據證亦濕熱成痢。但脈沉則為寒。微細則為虛。又下半微冷。乃火衰于下。土困于中。五陽之火。敷布於

上。則水穀之氣。順趨而下。津液血脈不充。胎元失養而攻逆。便膿脈沉。腹痛脈微。均屬危險。當舍證從

脈。可以母子保全。用人參一兩。合附子理中湯二劑。脈安。和四劑減半。調理而愈。

友人虞元靜房中人。方孕五月。患滯下腹痛。日不下數十次。為定此方。甫服一鍾。覺行至腹。卽解一次。痛

亦隨已。滯亦全愈。川黃連四錢。白芍黃芩枳殼各三錢。蓮肉四十粒。橘紅乾葛各一錢五分。扁豆紅麩各二錢。升麻五分。炙草一錢。烏梅肉一個。廣筆記

魏玉橫曰。汪陞堂鄰居也。其室人病痢已久。未嘗藥。初下紅白。後單下紅。每甚於夜。腹痛後重。渠岳翁乃儒而醫者。與歸脾合補中益氣。持方問余。余曰。此古人成法也。第慮服之轉劇耳。不信。服二劑。果下益頻。乃延診脈。沈細且駛。與棗仁山藥杞子地黃當歸白芍甘草黃芩六劑全愈。因問曰。君向謂歸脾補中服之必增劇。已而果然。此何故也。余曰。久痢亡陰。耆朮升柴。令陽愈升。則陰必愈降。理所必然。又問腹尚痛而後重未除。乃不用香砂。此又何說。余曰。用香砂亦無大害。第不能速愈耳。

唐赤城內人。年二十餘。孕月喜瓜果。夏間腹痛下痢。以爲胎氣。冬盡已分娩。而痛痢不減。一老醫謂產後虛寒且久痢。與白朮炮薑建蓮扁豆香附砂仁木香遠志。諸溫燥健脾。痢轉甚。又加補骨脂肉苳蔻。痢益頻。每粥食纔下咽。糞穢卽下出。不及至。圍視之。乃完穀不化。僉謂腸胃已直。瀉若竹筒。病必不起。將治。木診之。脈細數而瀉。額頰嬌紅。舌胎燥黑。曰。此痢疾也。第服藥二劑。必見紅白。因告以向醫謂爲虛寒。將敗之證。今以爲痢。再下紅白。甯望生乎。曰。病緣過傷生冷。滯於迴腸。久從熱化。產後腹空。其積將下。乃爲燥熱所劫。致積反留。而真陰愈傷。內熱愈熾。今之頻併急速。乃協熱下痢之痢。非虛寒下脫之痢也。試觀其面紅。陰虛可知。舌黑內熱可知。但先助其陰。則其下必緩。而積滯見矣。與熟地杞子各一

兩棗仁五錢。服下面紅頓減。舌黑漸退。食入遂不下。迫再服。則裏急後重。紅白兼行。仍與前方。入芩連歸芍甘草。出入加減。十餘劑。已愈八九矣。以歲除停藥。新正邀診。已飲食如常。起居復故。惟便後微有淡血水。此脾絡受傷之餘證也。前方去芩連加烏梅。二劑可愈。乃云舍親謂先生用補藥太早。致成休息痢。蓋前醫是其至戚。特令其邀予一次以相嘲耳。予因謂曰。與其爲直腸瀉。毋甯爲休息痢乎。一笑而別。

凌表姪婦素怯弱。孕數月。幾成損證。以重劑滋養而愈。已十月。因時感發瘡。專科投荆防枳桔等二劑。其師黃澹翁力止之。乃但服頭煎。已而乾咳咽痛。面赤口燥。夜熱盜汗。因食生梨數片。遂泄瀉如痢。腹痛後重。日夜十餘行。或曰立齋。云梨者利也。凡病後及孕產皆不可食。今腹痛下痢。非傷生冷而何。診之脈洪數。左寸鼓指。曰錢仲陽謂疹子無他證者。但用平藥。今病人陰虛多火。滋養猶恐不及。乃用香竄以鼓之。致三陰之火。乘虛上衝。肺既熱甚。勢必下迫大腸而爲痢。於梨何與。蓋立齋之言。言其常耳。合脈與證。猶當以涼潤取效也。詢其小便。熱短而口臭。用生地杞子沙參麥冬川連蘼仁元參牛蒡。二劑痢止。後重除。忽肛門腫痛。謂欲作痔。曰非也。此肺火下傳。病將愈耳。去黃連加黃芩數劑。諸證全愈。

瘡痢

趙養葵治一孕婦。瘡痢齊發。他醫治兩月餘。瘡止而痢愈甚。又加腹痛。飲食少進。趙診之曰。虛寒也。以補

中益氣加薑桂。一服痢止大半。再一服。而反加瘧疾大作。主人驚恐。趙曰。此吉兆也。向者瘧之止。乃陰甚之極。陽不敢與之爭。今服補陽之劑。陽氣有權。敢與陽戰。再能助陽之力。陰自退聽。方中加附子五分。瘧痢齊愈。大進補劑。越三月產一子。產後甚健。

張路玉治太學夫人。懷孕七月。先瘧後痢。而多鮮血。與補中益氣湯。加吳茱萸製川連而愈。每見孕婦病瘧胎隕。而致不救者多矣。

郝氏婦懷孕九月。患瘧三四發。即嘔惡畏食。診其脈。氣口瀯數不調。右關尺弦數微滑。此中脘有冷物阻滯之候。以小柴胡去黃芩。加炮薑山查。四服稍安。思食。但性不嗜粥。連食肺鴨之類。遂瘧痢兼併。胎氣下墜不安。以補中益氣去黃耆。加水香烏梅。五服而產。產後瘧痢俱不復作矣。其僕婦產後數日。亦忽下痢膿血。至夜微發寒熱。小腹脹痛。與千金三物膠艾湯。去榴皮加炮薑山查。六服而瘳。

萬密齋治典史熊鏡妻有孕。先於五月病熱。或治之變瘧。更醫加痢。至八月瘧痢並行。脈左沈實有力。右浮大而虛。此男娠內傷病也。用補中益氣湯加條芩倍白朮。十餘劑瘧痢俱止。後以胡連丸調理而安。後生一男。

沈堯封曰。夏墓蕩一婦。豐前橋章氏女也。己卯夏。章氏來請云。懷孕七月。患三瘧痢疾。及診病者止云。小便不通。腹痛欲死。小腹時有物墮起。至若痢疾。晝夜數十起。所下無多。仍是糞水。瘧亦寒熱甚微。予思

俱是肝病。蓋肝脈環陰器抵小腹。肝氣作脹。故小腹痛溺不利。脹甚則數欲大便。肝病似瘧。故寒熱。予議泄肝法。許其先止腹痛。後利小便。彼云。但得如此。卽活。不必顧胎。用川棟子。橘核。白通草。白芍。茯苓。甘草。煎服一劑。腹痛止。小便利。四劑瘧痢盡除。胎亦不墜。以後竟不服藥。彌月而產。雄按。徐悔堂云。秣陵馮學圃之內。久患痞痛。每發自臍間策策動。未幾徧行腹中。疼不可忍。頻年醫治不一其人。而持論各異。外貼膏藥。內服湯丸。攻補溫涼。備嘗不效。病已瀕危。諭絕醫藥。迨半月後。病勢稍減。兩月後。飲食如常。而向之策策動者。日覺其長。馴至滿腹。又疑其鼓也。復爲醫治。亦不能愈。如是者又三年。忽一日。腹痛幾死。旋產一男。母子無恙。而腹痛消。計自初病至產。蓋已九年餘矣。此等異證。雖不恆見。然爲醫者。不可不知也。

內傷

高鼓峯治吳餐霞室人妊娠。患胸腹脹。不思飲食。口渴下痢。醫以消導寒涼與之。病轉甚。而胎不安。高曰。此得於飲食後服涼水所致耳。脈必沉而遲濡。投以大劑理中湯。數劑乃全愈。

一婦人患內傷證。孕已八月。身體壯熱口渴。舌胎焦黑。醫以寒涼治之。高曰。無論內傷。卽麻黃桂枝證也。須安胎後攻邪。今兩手脈數大無倫。虛熱盛極。乃復用寒涼。陽受陰逼。其能久乎。投以滋腎生肝飲。一劑熱退。繼用補中益氣湯而愈。

薛立齋治一妊婦。因停食。服枳朮丸。胸腹不利。飲食益少。少服消導。竟中之劑。其胎欲墜。此脾氣虛而不能承載也。用補中益氣及六君子湯。中氣漸健。其胎漸安。又用八珍湯加柴胡升麻。調理而痊。

一妊婦飲食停滯。心腹痛脹。或用人參養榮湯加青皮山查枳殼。其脹益甚。其胎上攻。惡心不食。右關脈浮大。按之則弦。此脾土不足。爲肝木所侮。用六君子加柴胡升麻而愈。後小腹痞悶。用補中益氣湯升舉脾氣。乃痊。

虛損

魏玉橫曰。姚葭田室人。年三十餘。頤而肥白。前二子皆殞。後孕而胎墮。今又惡阻甚逆。脈之虛軟而大。與杞子地黃沙參麥冬川連等。漸得安。又腰腹腿足時痛。或加當歸白芍。或加山藥棗仁熟地。用至兩許。或下墜。則以補中益氣一二劑。以熟地山藥代參朮。或時胸腹脹痛。稍用香砂橘朮。則中氣便覺沖惕。良由久虛榮弱。香燥毫不相宜。彼執方治病者。可與言治法乎哉。後服藥幾百帖。足月生男。

胡乾若室人。年二十餘。婚數年無生育。因診。翁便求診。曰。孕也。然三陰俱不足。曰。孕或未然。今所患夜熱咳嗽。腹痛便溏。左足不長于步。詢其腹痛。必內外牽引。腰亦必痛。足之筋則短而不舒。又下午則腫否。曰。皆如所言。然則三陰虛損無疑矣。與杞地歸芍沙參麥冬等。令服五十劑。臨月再服二十劑。乃無後患。又服十餘劑。病已痊。遂不藥。後臨產暈厥。產後復厥。專科以其寒熱往來。則投柴胡桂枝。腹痛便溏。

則與炮薑白朮致身發白癩。細者如芝麻。麤者如綠豆。腹痛甚則偃臥以蒲團著腹。左右旋轉稍可。脈之弦急而數。舌黑而燥。此肝火乘三陰大傷爲患也。令以前方加熟地川連白芍甘草數劑而愈。次年患痢。醫以痢藥愈之。又明年腹痛便澀。與前年初孕證同。召前醫則仍以爲痢也。恪與攻伐。遂胎墮而死。又張氏姐妹三人。每胎皆腹痛泄利。產後乃止。此雖胎氣亦由肝木乘脾所致。

悲傷

薛立齋治一孕婦。無故悲泣。用大棗湯而愈。後復患以四君子加麥冬山梔而愈。

陳良甫曰。鄉先生鄭虎卿內人黃氏。妊娠四五個月。遇晝則慘戚悲傷。淚下數次。如有所憑。醫與巫者兼治皆無益。良甫時年十四。正在儒中習業。見說此證。而虎卿惶惶無計。良甫遂告之。管先生伯同說先人曾說此證。名曰臟燥。悲傷非大棗湯不愈。虎卿借方看之。甚喜。對證治藥。一投而愈。良方

心腹痛

薛立齋治一妊婦。心痛。非真心痛也煩熱作渴。用白朮散即愈。後因停食。其痛仍作。胸腹膨滿。按之則痛。此因

飲食停滯。用人參養胃湯。按之不痛。乃脾胃受傷。以六君子湯補之而愈。

一妊婦心腹作痛。胸脇作脹。吞酸不食。此肝脾氣滯。用二陳山查山梔青皮木香而愈。又因怒仍痛。胎動不食。面色青黃。肝脈弦緊。脾脈弦長。此肝乘其土。用六君子湯加升麻柴胡木香而愈。

一妊婦心腹作痛。胎氣上攻。吐痰惡心。飲食少進。此脾虛氣滯而為痰。用六君子加柴胡枳殼。諸證漸退。飲食漸進。又用四君子加枳殼山梔桔梗而安。後因怒。兩脇氣脹。中脘作痛。惡寒嘔吐。用六君子加柴胡升麻。一劑而愈。

朱丹溪治孫院君。因近喪冒惡氣傷胎。肚痛手不可近。發熱口中不思飲食。須安胎散滯氣。青皮二錢。黃芩白芍各二錢。歸尾一錢五分。木香五分。甘草炙四分。水三盞。先煎芋根二大片。煎至二盞。去芋根入前藥同煎至一盞。熱服全愈。

吳洋治汪伯玉從叔母。吳病小腹急痛。面癢惡寒。醫路萬先至曰。妊娠轉胞。洋曰不然。此陰證也。叔曰若病得之內。誠如公言。萬拂衣行。厲聲曰。吳生殺而婦矣。洋即為灸氣海一穴。進理中湯。頃之疾平。萬語塞。太函集

瘡附咽痛

博陵醫之神者曰郝翁。有妊娠瘡不能言。郝曰。兒大經壅。故不能言。兒生經過。自能言矣。葉杏林女科

蕭廣六曰。內經大奇論。以胞精不足為死。不言為生。此可驗。九月而瘡。非胞精不足。故當十月而復言也。黃錦芳治石蕙文室。素稟水衰火微。水衰則火時遊於上。而見咽痛氣逆。火衰則食不甚化。常與虛火內結。稍用地黃以滋之。則食益壅滯。稍用當歸以補血。則溢隨辛性上竄而熱起。稍用沙參元參以清咽。

則氣覺頓下。而眼昏不見。稍用人參白朮以補氣。則眼雖光明。而氣又覺急迫。胸滿而痛。稍用疏氣抑肝之品。則腰腎重墜。腹痛欲解。至於偶感風寒。稍用表藥。則熱勢蒸蒸。而氣隨火逆。時兼有孕。愈難調攝。黃診之。六脈俱弦。而兼微數。兩關尤覺高突。胸滿氣喘。喉痛脚腫。眼昏。食後胸滿愈甚。孕已九月。將足。乃用自製和氣安胎飲。茯苓廣皮炒白芍丹皮大腹毛炒麥冬人參木蘇葉。濃煎溫服。隨藥漸愈。

乳痛

孫文垣治程玉吾內人。妊已七月。乳忽紅腫而痛。洒淅惡寒發熱。將成內吹。以大瓜蒞四錢爲君。當歸尾二錢爲臣。甘草節蒲公英貝母連翹各一錢二分爲佐。青皮柴胡各八分。橘葉五片爲使。二劑而瘳。此方治驗不可勝數。婦女怒鬱。肝經爲多。瓜蒞甘草爲緩肝之劑。貝母開鬱。連翹蒲公英解毒。柴胡青皮調氣。橘葉引經。當歸活血。活氣調毒解熱散。而腫痛消釋也。若將成膿。可加白芷。

醫學綱目治婦人吹乳。阜角散歌曰。婦人吹乳治如何。阜角燒灰蛤粉和。熱酒一杯調一字。頃間揉散笑呵呵。

惡阻

龔子才治劉尙書妾有孕。患惡阻。嘔吐不止。飲食不下。心中煩躁。頭目眩暈。咸以二陳湯。藿香正氣散。保生湯之類。遍投不效。診之。左脈微數。氣口數。此血虛氣盛有火也。若不養血。則火不降。火不降。則嘔不

止以茯苓補心湯加薑汁炒黃連竹茹二服全愈。

盧不遠治史氏婦。嘔吐之聲。遠聞百步。脈之左關鼓指不連於寸。兩尺滑搏。於左獨加。水飲不入。唇七日矣。與透肝之劑。斷其必男。藥進而嘔定。月足果產男。是證初寒熱大作。嘔吐不食。人皆以為傷寒。盧以尺中脈搏。知其為妊。其關不連寸者。蓋肝鬱善怒而不能發也。順其性而伸之。調之。肝舒氣平。惡自無阻。而嘔自定耳。

馮楚瞻治一婦。妊娠三月。而大吐兩月有餘。藥食俱不能受。六脈沉微已極。竟依脈立方。以人參五錢。炙甘草一錢。炮薑製附各一錢五分。數劑而愈。胎亦安然。經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

柴嶼青治翁氏家人沈泰女。懷娠三月。患惡阻。醫以感冒治之。方中用半夏二錢。連投二劑。腹痛異常。身熱盜汗。歷有二旬。求診。柴謂半夏乃孕婦所禁。如何可用二錢。無怪乎腹痛之甚也。其胎不墮。幸矣。遂與養陰之劑。半月而瘳。并令其八月後。服達生散十餘劑。至臨產生理甚順。而速得舉一子。

張路玉治錢氏婦。去秋瘧久大虛。飲食大減。經水不調。季冬略行一度。今春時發寒熱。腹滿不食。服寬腸利水藥。不應。擬進破血通經之劑。張診之。其脈左手厥厥動搖。右關與兩尺雖微弦。而重按久按。却滑實流利。惟右寸左關虛濡而數。尋之。瀟瀟少力。此陰中伏陽之象。洵為胎脈無疑。良由中氣虛乏。不能轉運其胎。故作脹耳。前醫曰。自結襍至今。距十二歲。從未受孕。病後元氣大虛。安有懷孕之理。張曰。向

之不孕。必有其故。今病後餘熱留於血室。因而得孕。亦恆有之理。細推病機。每粥食到口。輒欲作嘔。惟向晚寒熱之際。得熱飲入胃。其寒熱頓減。豈非胃氣虛寒。水精不能四布。留為涎液。汪洋心下乎。俗名惡阻是也。其腹滿便難之虛實。尤當明辨。金匱云。跌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必便難。乃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柔藥服之。況大便之後。每加脹急。以裏氣下通。濁陰乘之上。擾與得下。暫時寬快。迥殊其治。雖當以安胎為主。但濁陰之氣。非藉辛溫不能開導。其結遂疏。六君子湯益入歸芍。以收營血之散。稍借肉桂為濁陰之嚮導。使母氣得溫中健運之力。胎息無濁陰侵犯之虞。桂不傷胎。龐安常先有明試。余嘗屢驗之矣。服後寒熱漸止。腹脹漸寬。飲食漸進。胎息亦漸形著。至仲夏因起居不慎。而胎漏下血。前醫猶認石瘕。欲進破積。喻以左寸動滑。斷屬乾象。與扶脾藥得安。後產一子。

陳三農治惡阻。諸藥不納。以蘇梗三錢。砂仁一錢。煎服。或烏藥為君。沉香次之。人參甘草又次之。為細末。以薑切片粘藥末咬嚼。咽津液送至丹田。過一時。又如此嚼。即愈。

一孕婦嘔吐酸水。胸滿不食。此脾土虛為肝木所侮。用六君子加白芍而愈。又用四君子加枳桔而安。萬寧齋治徽商吳儼妻。年三十餘。少子二歲。尚食乳。月水未行。因反目激怒。得嘔逆病。食入隨吐。凡所食物。鼻中即作其臭。醫俱作反胃治不效。其脈左三部沈實搏手。右三部平和。曰。此有孕也。當生二男。汪曰。前生三子。皆三歲而後孕。今兒方二歲。經水未動。宜非孕也。曰。身自有孕。且不知之。況醫人乎。宜其

治之不效。蓋怒傷肝。肝傳心。諸臭皆屬于心。心傳脾。故隨所食物。卽作其氣而出也。嘔逆食臭。皆肝心二臟之火炎上也。以黃芩一兩。黃連白朮。陳皮香附。茯苓各五錢。炒砂仁二錢。爲末。神麩糊丸。菘豆大。每服五十丸。白湯下。未五日而安。後生雙男。

下血

薛立齋治一孕婦下血。服涼血之藥。下血益甚。食少體倦。此脾氣虛而不能攝血。用補中益氣湯而愈。後因怒而寒熱。其血仍下。此肝火旺而血沸騰。用加味逍遙散。血止。用補中益氣湯而安。

一妊婦下血。發熱作渴。食少體倦。屬脾氣虛而肝火所侮。用四君子加柴胡山梔。血止。因怒復作。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梔升麻而安。

一妊婦六月。每怒血下。甚至寒熱頭痛。脇脹腹痛。作嘔少食。薛謂寒熱頭痛。乃肝火上衝。此語無脇脹腹痛。乃肝氣不行。作嘔少食。乃肝火侮胃。小便下血。乃肝火血熱。用小柴胡加白芍炒山梔茯苓白朮而愈。

一妊婦胎及六月。形體倦怠。飲食少進。勞役下血。胎動不安。用六君子加當歸熟地升麻柴胡而愈。

張子和治一婦娠半年。因傷損下血。張診之。以三和湯。一名玉燭散。承氣湯四物湯對停。加朴硝煎之。下數行。痛如手拈。下血亦止。此法可與智識高明者言。膏梁之家。慎勿舉似。非徒駭之。抑又謗之。嗚呼。正

道難行。正法難用。古今皆然。

孫文垣治姪孫婦。三孕而三小產。六脈滑數。迺氣虛血熱也。因血類下。甚恐怖。終日偃臥。稍起血卽大下。與生地白芍白朮地榆桑皮寄生續斷甘草升麻椿根白皮黃柏條芩服之。血三日不來。惟白帶綿綿下。因起身稍勞。血復行。謂血滑已久。若不瀉必不能止。又血海甚熱。亦肝風所致。防風子芩丸。正與病對。宜製與之。又製白芍六兩。側柏葉條芩各三兩。防風椿根白皮各二兩。蜜丸服之。遂血止胎定。足月產子。此後絕無胎漏之患。後遇此證。第用此法皆驗。

張路玉治鄭墨林夫人。素有便紅證。妊七月。正肺氣養胎時。患冬溫咳嗽。咽痛如刺。下血如崩。脈較平時反覺小弱而數。此熱傷手太陰血分也。與黃連阿膠湯二劑血止。後去黃連。加萎蕤桔梗人中黃四劑而安。

柴嶼青治其妾母。懷孕五月。與女伴爭競致傷。腹痛見紅。穩婆驗云。昨夜子已在產門。定死腹中。診其六脈如常。驗其舌紅活。斷以決無此理。用安胎養血藥二劑而起。至十月滿足產一子。

葉杏林曰。一婦人妊娠。月信不斷而胎不損。產科熊宗古曰。婦人血盛氣衰。其體必肥。是以月信來而胎不損。若作漏治。則胎必墮。若不作漏胎。則胎未必墮也。

立齋治一妊婦尿血。內熱作渴。寒熱往來。胸乳作脹。飲食少思。肝肺弦弱。此肝經血虛而有熱也。用加味

逍遙六味兼服漸愈。又用八珍湯加柴梔丹皮而全愈矣。

魏玉橫曰。許竹溪室人。妊娠七月。偶以舉重跌磕。遂胎動下血甚多。與熟地一兩。杞子五錢。白芍三錢。甘草五分。棗仁三錢。數劑全愈。

胡田室人。先嘗妊娠。以胎漏諸治罔效。延至二十四月而產。近有孕。仍漏血下。因胃痛求治。脈之兩關弦數。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川棟。胃痛愈而胎亦不漏矣。

子癩與癰病略同

薛立齋治一婦人。素口苦。月經不調。或寒熱。妊娠五月。兩臂或拘急。或緩縱。此肝火血虛所致也。用四物

加柴胡山梔丹皮鈎藤治之而愈。雄按炎上作苦口苦皆膽火上炎

一妊婦因怒寒熱。頸項動掉。四肢抽搐。此肝火血虛風熱。用加味逍遙加鈎藤。數劑而痊。

一妊婦頸項強直。腰背作痛。此膀胱經風邪所致。用拔萃羌活湯一劑而愈。又用獨活寄生湯及八珍湯

以祛邪固本而痊。

一妊婦四肢不能伸。服祛風燥血之劑。遺尿痰甚。四肢抽搐。此肝火血燥。用八珍湯加炒黑黃芩爲主。佐

以鈎藤湯而安。後因怒前證復作。小便下血。寒熱少寐。飲食少思。用鈎藤散加山梔柴胡而血止。用加

味逍遙散。寒熱退而得寐。用六君子湯加白芍鈎藤。飲食進而漸安。

萬密齋治一婢臨月。病口眼喎邪。腰背反張。手足攣曲。不省人事。用黃連解毒湯。加硃砂。斡開口。灌之稍定。其夜生一男。產後猶昏迷不省。以七珍湯與之。即安。據萬云。即子癇。

薛立齋治一妊婦。出汗口噤。腰背反張。時作時止。此怒動肝火也。用加味逍遙散漸愈。又用鈎藤散而止。更以四君加鈎藤山梔柴胡而安。

一妊婦因怒臥地。良久而甦。吐痰發搐。口噤項強。用羚羊角散漸愈。更用鈎藤散始痊。又用歸脾湯而安。孫文桓治黃氏婦。青年初孕。已及彌月。忽午夜口中啾啾。因作上視。角弓反張。裸裎不知羞恥。口眼偏邪。昏憤不知人事。問之不能言。此風痰為怒所動。而成子癇。當從雲岐子葛根湯。加大腹皮。一兩劑可愈。

也用葛根貝母丹皮防風川芎當歸茯苓桂心澤瀉甘草各二錢。獨活人參各四錢。水煎飲之而甦。原注。

按貝母令人易產。未臨月者用升麻代之。

陸肖愚治謝四府女。與夫俱在青年。妊將七月。日間因責婢大怒。又與夫反目。號哭半日。夜即不能寐。至夜半。忽口中讖語不已。目上視。竟于牀褥中裸形而出。其夫力抱之。遂昏憤不知人事。問之不語。醫不識何病。咸以為祟。謝公夜起。著紅袍執劍壓之。而號叫笑詈。千端萬狀。召診悉其證。乃令數婦執而脈之。六部洪數有力。曰。此子癇證。非祟也。證亦時見。但此殊甚耳。用真正霞天麴貝母黃連山梔天麻青皮白芍龍膽草青黛。加燈心竹瀝。一劑而醒。二劑減半。四劑全瘳。問其病狀。毫不知也。

吳橋治程鈞妻。孕且四月矣。著屐而履橋版。偶失足臥地。扶起則目上視而瞑。愠憤而爲鬼言。逆橋視之。寸口脈動而微。尺脈按之不絕。右差勝。曰。非真病易去也。胎且安。主生男。聞者愕然。乃以大劑參耆加安神甯志藥。僅服過半。舒氣一聲而目微開。問之則歷述所遇。皆亡者言。畢復瞑。仍進前藥。乃甦。日漸得安。七日而痊。或問向者榆村程氏婦。與此同。而彼七日死何也。橋曰。往者吾不及見。無敢以口給臆之。今病者故中氣虛。妊子食母氣且盡。母失所養。而震驚出其不虞。氣下陷而火上炎。痰壅心絡。故憤憤欲死。非真死也。又謂見鬼物者。何經曰。脫陽者見鬼。此無足怪。雄按此必挾痰。如果脫陽。則爲敗證。安神甯志豈能卽愈。

沈堯封曰。妊婦病源有三大綱。一曰陰虧。人身精血有限。聚以養胎。陰分必虧。二曰氣滯。腹中增一障礙。

則升降之氣必滯。三曰痰飲。人身臟腑接壤。腹中遽增一物。臟腑之機括爲之不靈。則津液聚爲痰飲。知此三者。庶不爲邪說所惑。妊婦卒倒不語。或口眼歪斜。或手足痠癱。皆名中風。或背腰反張。時昏時醒。名爲風癱。又名子癇。古來皆作風治。不知卒倒不語。病名爲厥。乃陰虛於下。孤陽逆上之謂也。口眼歪斜。手足痠癱。或因痰滯經絡。或因陰虧不吸肝陽。內風暴動。至若腰背反張一證。臨危必見戴眼。其故何歟。蓋足膀胱經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循肩膊。內夾脊抵腰中。足太陽主津液。虛則經脈時縮。故腰背反張。經曰。瞳子高者。太陽不足。謂太陽之津液不足也。脈縮急則瞳子高。甚則戴眼。治此當用地黃麥冬各等藥。滋養津液爲主。胎前病陽虛者絕少。慎勿誤用小續命湯。

沈堯封治錢鵠雲室。飲食起居無恙。一夜連厥數十次。發則目上竄形如尸。次日又厥數十次。至晚一厥不醒。以火炭投醋中。近鼻薰之不覺。切其脈三部俱應。不數不遲。並無怪象。診畢。其父問可治否。沈曰。可用青鉛一斤化烱。傾盆水內。撈起再烱。再傾三次。取水煎生地一兩。天冬二錢。石斛三錢。甘草一錢。石菖蒲一錢。服之。是晚止厥六次。亦甚輕。照方再服。厥遂不發。後生一子。計其時乃受胎初月也。移治中年。非受胎者亦甚效。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四終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四終

續名醫類案卷二十五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同校

產難

劉復真治府判女產死將殮。取紅花濃煎。扶女於椽上。以綿帛蘸湯盪之。隨以澆帛上。以器盛之。又煖又淋。久而蘇醒。遂產一男。蓋遇嚴冬血凝不行。得溫便產也。

回生丹方不知起自何人。或云長葛孫奎始得之。異人傳授。乃催生之聖藥也。錦紋大黃一斤爲末。蘇木

三兩打碎。用河水五椀。煎汁三椀。聽用。大黑豆三升。水浸取殼。用絹袋盛殼。同豆煮熟。去豆不用。將殼

曬乾。其汁留用。紅花三兩。炒黃色。入好酒三四椀。煎三滾去渣。取汁聽用。陳米醋九斤。將大黃末入淨

鍋。下米醋三斤。文火熬之。以長木筋不住手攪之成膏。再加醋三斤熬之。又加醋三斤。次第加畢。然後

下黑豆汁三椀。再熬。次下蘇木汁。次下紅花汁。熬成大黃膏。取入瓦盆盛之。大黃鍋粃亦罐下。入後藥

同磨。人參當歸酒洗。川芎香附醋炒。延胡索酒炒。蒼朮米泔浸炒。蒲黃隔紙炒。茯苓桃仁去皮尖各一

兩。牛膝酒洗五錢。炙甘草地榆酒洗。川羌活橘紅白芍酒炒各五錢。木瓜青皮去穰炒各三錢。乳香沒

藥各二錢。益母草三兩。木香四錢。白朮米泔浸炒三錢。烏藥二兩五錢。良薑四錢。馬鞭草五錢。秋葵子

三錢。大熟地一兩。三稜醋浸透紙裏煨五錢。五靈脂醋煮化焙乾研細五錢。山萸肉酒浸蒸搗五錢。以

上三十味。并煎黑豆殼共曬爲末。入石臼內。以大黃膏拌勻。再下熟蜜一斤。共搗千杵爲丸。重二錢七分。陰乾。不可火烘。燼蠟爲殼護之。用時去蠟。方中人參或作真潞參二兩

裴兆期治一婦。坐草已過三日。胞水盡行不得下。寢變瞑眩無知。牙關緊閉。手足無氣以動。裴視之曰。此痰涎壅塞胃口也。蓋胃口爲真氣運行之樞。所病者真氣本滯。又經連日困頓。饑飽難調。穀食疎而湯飲雜。勢必釀作痰涎。以閉胃口。則真氣益滯而不行。觀其瞑眩無知。若中風狀可徵也。以半夏爲君。蒼朮澤瀉茯苓爲臣。人參黃連厚朴橘紅白蔻仁薑汁爲佐使。急煎俾飲一服而甦。再服而產。是豈蒼朮黃連等藥能催生哉。蓋方之能對病而取驗者。自有所以對病取驗之理。在不可專執本草中主治。而曰某藥定是治某病。某病定是用某藥而已也。

薛立齋云。荆婦孟冬分娩艱難。勞傷元氣。產子已死。用油紙燃燒斷臍帶。藉其氣以暖之。俄頃忽作聲。此兒後無傷食作瀉之證。可見前法之功不誣。世用刀斷臍帶。母子致危者。竟不知其由矣。且穩婆又喜平日常施小惠。得其用心。兼以安慰母懷。故無虞耳。一穩婆云。我止有一女。正分娩時。適當巡街御史行牌取我。視其室分娩。女因驚嚇未產而死。後見御史。更以威顏分付。追視產母。胎雖順而頭偏在一邊。若以手入推。正可順保生。因畏其威。不敢施手。但回稟云。此是天生天化。非人力所能。立俟其母子俱死。

張子和治一婦人年二十餘。臨產召穩婆三人。其二嫗極拽婦之臂。其一嫗頭抵婦之腹。更以兩手扳其腰。極力爲之。胎死於腹。良久乃下。兒亦如血。乃穩嫗殺之也。豈知瓜熟自落。何必如此乎。其婦因之經脈斷閉。腹如刀剜。大渴不止。小便闕絕。主病者禁水不與飲。口舌枯燥。牙齒黧黑。臭不可聞。飲食不下。昏憤欲死。張先以冰雪水恣意飲之。約二升許。病緩渴止。近時專科及庸手遇產後一以燥熱溫補爲事。殺人如麻。閱此宜知變通矣。次以舟車丸通經散。前後五六服。下數十行。食大通。仍以桂苓甘露飲六一散。柴胡飲子等。調之。半月獲安。

雄按知變通者甚少

一婦人臨產。召村嫗數人侍焉。先產一臂出。嫗不測輕重。拽之臂爲之斷。子死腹中。其母面青聲微。汗漿不絕。時微喘。張曰。命在須臾。針藥無及。急取秤鉤。續以壯繩。以膏塗其鉤。令其母分兩足。向外偃坐。左右各一人。脚上立足。次以鉤其死胎。命一壯力婦人。倒身拽出死胎。下敗血五七升。其母昏困不省。待少頃。以冰水灌之。漸甦。二口大醒。食進。次日四物湯調理。數日方愈。張常曰。產後無他事。因侍嫗非其人。轉爲害耳。

凌漢章治吳江婦。臨產胎不下者三日。呼號求死。凌針刺其心。針出兒應手下。主人大喜。問故曰。此抱心

生也。針痛則舒。取兒掌視之。有針痕。

明史

按此二案與宋史龐安一案彷彿。大抵醫既有名人。益附會

如近時吳門有享盛名者。俚人時向余道其神驗。皆古人案中。所載若以蟹治漆毒。以土坑治香氣。不

一而足。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是也。

亟齋治前太僕卿張君季媳。年輕體壯。孕必八個月。而生產必數日百苦而下。兒生必週而天。再孕再產。再天皆同。乃謂後當生宜相聞。明年又八個月坐草三日不下。忽憶前言。飛輿相召。中途逢驅車者云。迎其父母作承訣計。比至已夜分矣。診之脈未離經。人餘殘喘。穩婆在傍。問之曰。兒頭已抵產門。不得出耳。乃急令安臥。且戒勿擾。與安胎藥。明晨主人出笑而不言。問之曰。好矣。曰。昨言兒頭已抵產門。今若何。曰。不見矣。大笑而別。後過百二十日。計十二月足生男。今八歲矣。始知前此皆生取出。以體壯年輕。幸保母命耳。達生篇

太學戴時濟弟媳。一產三男。母子俱殞。一猶在腹。今又婢孕。其腹膨亨。頗患之。比產先令安臥。與加味川芎湯。每隔半日而產。積日半生三子俱無恙。同上

陳氏婦產九日夜不下。一息僅存。聞有兔腦丸。踵門求藥。問之。亦曰。頭逼產門不得出。諭令安臥。再來取藥。強而後去。繼與芎歸湯。明日生下。母子兩全。按此皆產母用力。逼令橫在腹中。豈有人倒懸十日而尙得生者乎。同上

一婦產兒。手出不得入。穩婆礪刃以須。急令安臥。與大劑芎歸湯。徐徐託手入。明早生下。母子兩全。右臂

紫黑數月而後消。同上

欵有神醫。嘗路遇昇櫬。中有血流出。醫曰。此尚活。可治也。開視。則彌月婦人。顏色未改。以針針其心。遂產

一男。手有針孔。母子俱無恙。其子至今尚存。張氏
扈言

張所望治婦人產一子。忽叫痛欲絕。舉家驚愕。莫措所望。診之曰。腹內尚存一子未下。投一丹而子下。母

遂甦。錢塘縣志
雄按此候極宜審慎。蓋雙生有駢肩
而下者有踰數日而下者。其有過旬餘而再產者。

張文仲治一婦人橫產。先出手諸般符藥不效。乃以艾灸其婦人右腳小指頭尖頭三壯。炷如小麥大。下

火立產。醫說

高道者不知何許人也。得長桑君禁方。當明初挾技遊銀陽。一日值樞於途。詢之。乃孕婦喪也。道者驗其

遺衣血。曰。此猶未死耳。啟棺視之。一針遂甦。俗驚道者能起死人。以比秦越人耳。江西
通志

陸祖愚治高濟亭室。胎前惡阻。或以清涼調治。既而內傷飲食。消導太過。元氣甚弱。胎動欲產。臨盆三日

夜。方得分娩。疲憊昏冒。不知人事。診之。遍身冷汗。口鼻之氣有出無入。寸關無脈。兩尺如絲。不及服藥。

令壯盛婦女對口接其出入之氣。俟其氣之入而呵之。次用人參歸身熟地各一兩。熟附四錢煎服。加

童便一酒杯。徐徐灌之。四肢溫和。人事清爽。連進三劑。便能飲食。此時若不用接氣之法。必俟藥熟

不幾氣絕耶。

萬密齋治朱宅一婦女李氏。常苦難產。形頗壯。性急少食。此氣滯也。與一方枳殼甘草香附為主。當歸川

芎白朮陳皮佐之。至八九個月內。每月服三帖。後生三子甚快。

葉杏林治一婦。分娩甚易。至四十外。下血去多。玉門不開。與加味川芎湯一劑。更以活水無憂散斤許。

煎熟時飲之。以助其血而產。

產婦坐草時。取路傍蒼草鞋一隻。名千里馬。用鼻絡小耳繩。洗淨燒灰。童便和溫酒調服。如得左足者。男。右足者。女。覆者兒死。側者有驚。自然之理也。似非切要之藥。催生極驗。得效方。沈堯封曰。千里馬得人身最下之氣。佐以童便之趨。

下酒性之行血。故用之良驗。

王執中云。一貴人內子產後暴卒。急呼其母。為辦後事。母至為灸會陰及三陰交穴。數壯而蘇。母蓋名醫。

女也。資生經。

魏玉橫曰。余素不信陰陽家言。因召工卒屋。或謂年月不利。不聽。時荆婦娠身已九月。及產。一穩婆甚青年。見勢不順。乃託故亟歸。易其姑至。視之曰。此非可望生下。欲全母命。非變而出不可。余亟令安臥。勿怖。以熟地四兩。杞子二兩。當歸一兩。煎百餘沸。先飲一鍾。再煎再飲。不及時許。一女已死。乃臍帶縮于項間所致。幸母無恙。穩婆詫異而去。婦人良方云。凡有孕婦之家。不宜造作修治。良有以也。

凌表姪婦。年二十餘。暑月臨蓐。自旦及暮不得產。體素弱。屢發暈迷悶。時師診之。以為挾痧。不可服參。漸危急。延余視。無他。乃腎氣不能作強。肝虛不能疎洩。又血液枯涸。致胎不易下耳。與熟地二兩。杞子一

兩當歸五錢。曰服下卽產矣。已而果然。次日覺惡露行少。飲沙糖老薑湯。血行甚涌。專科以炮薑白朮棗仁茯神當歸白芍等不效。反加自汗口苦。小便熱澀。煩躁不眠。再延診曰。但以余前方。加棗仁當歸愈矣。一劑而安。余此方催生則用當歸。止崩則用棗仁。甚者杞地俱倍之。凡治百餘婦人。無不神驗。無力之家。可代人參。亦無後患。古今諸方。無出其右者。

胞衣不下

薛立齋治一產婦。胞衣不下。胸腹脹痛。手不敢近。用滾酒下。笑散一劑。惡露胞衣並下。

一產婦胞衣不下。腹作痛。手按痛稍減。此氣虛而不能送出戶也。用無憂散而下。前證常詢諸穩婆。宜服益母草丸。或就以產婦頭髮入口作嘔。胎衣自出。其胎衣不下者必死。授與前法甚效。

呂東莊治陳氏婦半產。胎衣不下。連服行血催衣之藥四劑。點血不行。胸痛發亂。呂視之曰。此脾失職也。先與黃耆一兩。當歸一兩。下咽而發亂頓減。時有以準繩女科中惡露不下及胞衣不下。方書一本進者。上注某方經驗。某方試效。以示曰。中有可用否。曰。一無可用。遂用大劑人參白朮白芍黃耆歸身茯苓甘草等藥。一服而惡露漸至。皆驚歎曰。古方數十。無一可用。準繩一書。真可廢也。呂曰。惡是何言也。王損菴醫之海岱也。讀書者自不察耳。若唯以惡阻惡阻二字及胞衣不下條中。求合吾方。宜其繆也。試以血崩及下血條中求之。吾方可見矣。蓋此病本氣血太虧。而致半產。脾失統血之職。水溼土崩。衝

決將至。故生督亂。不爲之修築。而反加穿鑿。是愈虛也。吾正憂血之下不止。其不合又何怪焉。曰。今從子法。可得免乎。曰。不能也。穿鑿過當。所決之水。已離故道。狂瀾壅積。勢無所歸。故必崩。急服吾藥。第可固其隄。使不致蕩沒耳。至第三日。診尺內動甚。曰。今夜子時以前必崩矣。因留方戒之。曰。血至卽服。至黃昏果發。如言得無恙。方卽補中益氣加參耆各二兩也。次用調補脾腎之藥而愈。胞衣二字却不重醒 俞東扶曰。惡露不下。用參朮歸附等藥而下者。生平經手頗多。然必脈象細弱。口不燥渴。內不煩熱。方爲合治。此案不言脈象。但曰脾失其職。諒此婦平昔怯弱。以致胎墜。且連服行血催衣藥四帖。甯不反其道以治之耶。

薛立齋治一婦人。產後面赤。五心煩熱。敗血入胞。胞衣不下。有冷汗。思但去其敗血。其衣自下。遂用黑豆二合炒透。然後燒紅鐵秤錘同豆淬酒。將豆淋酒化下益母二丸。胞衣從血而出。餘證盡平。

陳良甫云。有人親戚婦人。產後胞衣不下。血脹迷悶。不記人事。告之曰。死矣。僕曰。某收得趙大觀文局中真化蕊石散在笥中。漫以一帖贈之。以童便灌之。藥下卽甦。胞衣與惡物旋卽隨下。遂無恙。良方

魏玉橫曰。施介籛室人。年三十餘。忽有孕。又孿生。產後頗健。能食雞啖飯。數日來。漸發熱脹滿。診之脈浮按滑疾。沈按結澹。詢至惡露。已一日不行。謂爲瘀也。宜通之。乃可。與生地牛膝益母紅花桃仁泥當歸尾丹參瓦楞子。畏不敢服。延專科曰。此年過壯而初產育。氣血俱傷。屬虛也。與焦朮炮薑歸芍茯神棗

仁等一劑熱益甚再劑遂譫譫更一專科其說同其藥仿又二劑日夜不眠昏狂不省人事時忽高聲歌唱與傷寒陽明失下無異再延診曰產數日惡露即停雖執途人而語之亦必知為瘀滯若欲其生亟進前方可耳不得已乃服黃昏進藥至夜分惡露始行黎明復下一物已焦黑乃胞衣也蓋產時穩婆只收其一謂二人同胞不知其一猶在腹也遂貽患乃爾胞衣去惡血行其病如失然予初亦不知其為胞衣未下也醫誠難哉雄按孿生之胞有分有合穩婆須有識見庶不貽誤

隱疾

薛立齋治一產婦陰脫便閉下墜形氣倦甚用十全大補湯而上因怒仍脫重墜寒熱小便淋瀝用補中益氣湯加山梔龍膽草一劑重墜減而小便利仍用前湯去二味倍加升麻參耆而愈

一產婦陰脫腫痛小便淋瀝此因元氣甚虛而肝火旺也用補中益氣湯加山梔車前子四劑而肝證悉退仍用前藥去二味加茯苓小便利又用十全大補湯而腫痛遂漸消

一產婦元氣充實初產玉門不閉腫焮作痛小便不利薛謂肝經溫熱壅滯欲以加味道遙散加車前子牛膝治之不信乃服十全大補湯腫痛益甚仍用前藥更加澤瀉一劑而安

一產婦陰脫腫痛脈又滑數欲作膿也薛用十全大補湯四劑膿成又數劑而膿潰但小便頻數而患處重墜痛盛此因元氣虛弱而下陷也又用補中益氣湯數劑而安

一產婦素有肝火。患陰蝕疳瘡。內潰癢痛如蟲行狀。食少熱渴。小水淋瀝。用加味逍遙散。加味歸脾湯兼服。間以蘆薈丸。外以鶴虱草煎洗而愈。

龔子才治一產婦。陰門痛極不可忍。教用桃仁去皮尖。研如泥。塗之即已。散其一婦產後陰戶極癢。令以

食鹽一兩。塗之即瘳。去風熱也一婦產後陰腫大。用吳茱萸煎湯洗立愈。辛以散之也

薛立齋治一婦。胞衣不下。努力太過。致子宮脫出。如猪肚狀。令用溫湯治之。即以手捺子宮。去其惡露。仰

臥徐徐推入而安。

一婦脫肛。用補中益氣。加味歸脾。各百餘劑而愈。後因分娩復脫。仍以前藥。各二百餘劑始愈。拙哉

李時珍治一婦。產後子腸不收。用葶麻仁搗膏。貼其丹田。一夜而上。但用此膏。病愈即宜揭去。其提拔之

力最猛也。又有用催生下胎。用塗脚底。亦宜即時洗去。

孫文垣治一僕婦。因產難。子宮墜出戶外。半月不收。艱於坐臥。有醫令服補中益氣百貼。需參二斤可愈。

乃聽之。孫謂此必產時受寒。血凝滯不能收斂。雖名陰脫。未必盡由氣虛下陷也。觀其善飯。大小便如

常可知矣。授以一法。價廉功省。三五日可愈。用未經水石灰幹一塊。重二三斤者。又以韭菜二三斤煎

湯。置盆中。將幹灰投入。灰開湯沸。俟沸聲盡。乃瀘去灰。乘熱坐盆上。先熏後洗。即以熱韭於患處揉挪。

蓋石灰能散寒消瘀。韭菜亦行氣消瘀。一日洗一次。三日果消軟收。入。按子宮子腸。有墜下損傷者。

有終身不能上。如帶綬者。要皆初時治之不得其法耳。

瘀滯

南濠陳鰲妻。新產五六日。患腹痛。惡寒發熱。醫曰。此元氣太虛。正合丹溪云。產後當大補氣血。遂用人參大劑。入口痛劇。面黑發喘而死。殊不知丹溪以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為主。治有雜證。以未治之。今陳氏之妻。因瘀血未盡。而惡寒發熱。先去其瘀血。驟施大補。是失丹溪主末二字之意矣。主末者。即標本之謂也。續醫說 丹溪之言本。有語病不須為之回護。

吳孚先治楊氏婦。產後一月。半身以下。忽腫脹臍突。小便不通。或以五皮飲。加車前牛膝。治之不效。吳曰。先經斷而後腫脹。名曰血分。分平聲且按小腹有塊如拳。知敗血尚結於胞門。非溫無以化之。以薑桂佐行瘀之劑。下血如黑漆數升。便利腫消。

孫文垣治溫氏婦。產後五十餘日。有脇脹痛。手不可近。非虛痛可知赤白帶下多如膿。發熱便秘。診之曰。此惡露未盡。血化為膿。宜急治之也。常見數婦病此。治之不善。積久為毒。有成腸癰者。有內成毒從腰俞出者。皆瘀血為患也。急用澤蘭葉。山查五靈脂。消惡露為君。川芎當歸。茯苓白芍為臣。益母為佐。香附青皮為使。外與當歸龍薈丸潤大便。使熱從之去。服后次日。腹脇皆寬。痛亦止。又食葷與雞子。復作痛。但不如前之盛。與保和丸。用山查煎湯送下。三錢遂愈。若用行氣等藥。則引惡血入四肢。發為癰毒。故產後以去惡露為要著。

潘印川子室年二十五。因難產傷力。繼以生女拂意。後又女死悲戚。卽時暈厥。洎醒神思昧。手足痲癱。目上視。孫至。因痲癱不能診脈。細詢之。自產後惡露絕無。時有女醫在傍。與人參大嚼。及獨參湯并粥。雜進。蓋參與粥皆壅塞膈上。故神昏痲癱不已也。教以手探喉中。乃隨手吐出痰飲。粥食盈盆。痲癱方定。以川芎山查澤蘭葉陳皮半夏茯苓香附進之。稍得睡。不虞女醫又私與補藥。子丑時。陡然狂亂。人皆異之。目爲神附。禱禳無已。曰。此惡露不盡。乃畜血如見鬼之證。非真有神物相附也。此時何不明徐以正言叱之。卽緘默。繼以清魂散加滑石童便與之。天明小便乃行。狂亂皆定。既而女醫欲要功。又以藥進。則狂亂如前。再與川芎一錢五分。當歸四錢。澤蘭益母各一錢。臨服加童便。連進二帖不效。此必胸中有痰作滯。故藥力不行。卽用前劑大加山查。惡露稍行。神思卽清。靜睡片時。手足微動。或以掌批其面。或以手搥其胸。昏亂不息。診其脈近虛。早間面紅而光。申酉時面白。此血行火退。當補矣。與人參川芎澤蘭各一錢。當歸山查各二錢。茯苓陳皮各八分。卷荷葉一片。煎熟調琥珀末五分。服半時許。噯氣二聲。此清陽升而濁陰降矣。自是惡露微行。大便亦利。飲食漸進而安。細閱是案。其得肯綮處。全在知惡露未行。及誤服人參兩著。至其用藥。亦只見證治證而已。雄按此證總不宜用川芎而方用陽升而濁陰降則誤矣。熱證既因痰阻滯氣壅不行。故用多方通降而得愈。則是濁陰降而清陽始升也。何可顛倒其詞哉。俞東扶曰。此條前半段。法治不難。蓋得其參粥雜進之病情。自有消痰及消痰食之方法。但探吐法尤捷耳。畜血如見鬼。知者亦多。後半段

惡露稍行。神思即靜。略睡片時。昏亂不息。仍是畜血形狀。乃於輕劑消瘀之中。復用人參。並不以前會誤用。而畏蹈故轍。此爲高手。其講脈與面色極是。但產後譫語昏狂。有純因於痰者。又不可不知。

高鼓峯治一婦人。產後惡露不盡。至六七日。鮮血奔注。發熱口渴。脇痛狂叫。飲食不進。或用四物湯調理。或用山查青皮延胡黃芩等藥。卒無一效。脈之洪大而數。此惡露未盡。留泊血海。凡新化之血。皆迷失故道不去。畜血瘀則以妄爲常。曷以禦之。遂以醋製大黃一兩。生地黄二兩。桃仁泥五錢。乾漆三錢。濃煎飲之。或曰。產後大虛。藥毋過峻。否曰。生者自生。去者自去。何虛之有。第急飲之。果熟寐半夜。次早下黑血塊數升。諸證如失矣。復用補中益氣而安。雄按此鼓峯傑出之案。然乾漆可刪。愈後亦不宜遽投補中益氣湯。

薛立齋治一產婦。患惡露不下。服峻墮之劑。惡露隨下。久而昏慣。以手護其腹。薛曰。此脾氣復傷作痛。故用手護也。虛痛喜按。以人參理中湯加肉桂二劑。補之而愈。按產後惡露不下有二。一則瘀滯宜行。一則

血虛宜補。予常治數人。皆二三日而止。察其人果虛。一以大劑養營而愈。

陸肖愚治謝四府如夫人。分娩旬餘。忽臂下微微作痛。或謂血虛。用大料芎歸十劑而痛不減。又謂血當補氣。陽生則陰長。加參者五六劑。而痛益劇。脈之六部沉弦。而左關尺更緊。詢之。止左邊近肛門一點痛耳。問痛處熱否。曰極熱。曰此氣血不足而痛也。乃產後敗血凝滯於肝經。臂乃肝經所絡之地。凝而注之。不急治。久必成毒。當行血海之瘀滯。解經絡之蘊結。庶可消耳。不信。更醫仍以八物湯投之。一日

痛處頓腫。又與寒涼解毒之品。致瘡口不收。大便作滯。飲食不進。肌肉半削。再診脈微細如蛛絲。按之猶覺有神。曰。今宜大補矣。乃用四君子加耆桂附。數劑瀉止食進。又加當歸熟地。約十劑成痂而愈。一產婦患惡露不行。瘀塞溺道。小便不利。遍身浮腫。喘急不得臥。用牛膝膏治之愈。丹皮大黃當歸桂心。

桃仁蒲黃元胡香附瞿麥川芎麝香。先用土牛膝三兩。水五椀。煎減半。入上藥煎。

孫文垣治陳達菴之媳。產半月而腿疼。專科曰虛。與八珍湯十日。疼益盛。疼處甚熱。非虛謂曰慎勿認虛

認風。此產後敗血凝滯血海。流於經絡。不急治。則瘀無從出。久必化膿成毒。或為腸癰。今腿疼是其候也。不信。復延專科曰風也。但丹溪云。產後當大補氣血。雖有它證。從末治。投十全大補。痛轉劇。大發寒熱。小腹近胯紅腫出膿。外科又與收口太早。腰俞復發一毒。腫痛寒熱如初。十日後。大潰膿而不收口。精神委頓。肌肉陡削。飲食不進。惡心惡寒。奄奄一息。診之六脈濡大無力。清水無膿。曰勢亟矣。速為保脾。與人參白朮各五錢。甘草乾薑附子各一錢。黃耆三錢。白芷桂心各五分。外科曰白朮作膿。恐不可服。曰膿不死。飲食不進。則死人也。四帖神氣回。飲食進。證減膿成。改用參苓白朮散。調理一月而安。朱丹溪治一婦人。年十八。難產七日。產後大便瀉。口渴氣喘。面紅有紫斑。小腹脹痛。小便不通。用牛膝桃仁當歸紅花木通滑石甘草白朮陳皮茯苓煎湯。調益母膏不減。後以杜牛膝煎濃汁一椀飲之。至一更許。大利下血一桶。小便通而愈。

心法 雄按此證余每以當歸龍薈丸投之立效

繆仲淳治莊斂之次女。產後惡露未淨。至夜發熱。脾胃却弱。腰腹大痛。時師謂產後氣血俱虛。投以人參。當歸諸補劑。轉劇。咸慮其成蓐勞也。診之。謂不數帖卽痊矣。用白芍扁豆杜仲各三錢。紅麴蘇子車前各二錢。萸肉麥冬青蒿各四錢。橘紅乾葛各錢半。炙草八分。牛膝五錢。黑豆八錢。澤蘭一錢。十劑而惡露淨。發熱已。腹痛亦止。但腰痛未盡除。脾胃尙未健。改用白芍山查橘紅麥芽石斛扁荳沙參各三錢。砂仁杜仲萸肉各一錢。五味一錢。炙草五分。牛膝五錢。蓮肉四十粒。十餘劑。脾胃亦健而全愈。

來天培治王正權室人。產後十餘日。患寒熱腹痛。目赤而濇。羞明疼痛。診之脈沈而濇。詢其惡露未盡。知停瘀爲患。以當歸川芎桃仁紅花甘菊生地丹皮銀花連翹蟬退。清火行瘀驅風等劑。六帖而痊。

薛立齋治一婦。產後四肢浮腫。寒熱往來。蓋因敗血流入經絡。滲入四肢。氣喘咳嗽。胸膈不利。口吐酸水。兩脇疼痛。遂用旋覆花湯。微汗漸解。頻服小調經散。用澤蘭根煎湯調下。腫氣漸消。未選入

一產婦腹痛。或用抵當湯。敗血已下。前證益甚。小腹重墜。似欲去後。此脾氣虛而下陷。用補中益氣。加炮薑溫補脾氣。重墜如失。又用六君子湯而安。歸脾湯調理而愈。同上

癰瘕

薛立齋治一產婦。腹中似有一塊。或時作痛而轉動。按之不痛。便非實積面色痿黃。痛則眊白。脈浮而濇。此肝氣虛而血弱也。不信。乃服破血行氣痛益盛。轉動無常。又認爲血鼈。專用破血祛逐之藥。痛攻兩脇。肚

腹尤甚。益信爲蠶。確服下蟲等藥。去血甚多。形氣愈虛。肢節間各結小核。隱於肉裏。以爲蠶子畏藥而走於外。薛云。肝藏血。而養諸筋。此因肝血復損。筋涸而攣結耳。蓋肢節胸項皆屬肝膽部分。養其脾土。補金水以滋肝血。則筋自舒。遂用八珍湯。逍遙散。歸脾湯。加減調治而愈。

一產婦小腹作痛。有塊。脈芤而澀。以四物加元胡索。紅花。桃仁。牛膝。木香。治之而愈。

血崩

薛立齋治一產婦血崩。小腹脹痛。用破氣行血之劑。其血崩如涌。四肢不收。惡寒嘔吐。大便頻瀉。用六君炮薑四劑稍愈。又十全大補三十餘劑全安。

一產婦血崩因怒。其血如涌。仆地口噤目斜。手足抽搐。此肝經血耗生風。用六味丸料一劑。諸證悉退。但食少晡熱。佐以四君柴胡丹皮而愈。

孫文垣治黃氏婦。產未彌月。醉犯房事。血來如崩。發熱頭暈。大小便俱熱。六脈洪大。以竹茹。蒲黃。白芍各一錢。香附。茯苓。側柏葉各七分。甘草。炮薑。艾葉各三分。血止大半。腰猶脹痛。下午胸膈飽悶。改以川芎五分。當歸。茯苓。補骨脂。蒲黃。香附各八分。薑炭。甘草各一分。陳皮七分。人參一錢而愈。

呂東莊治從子在公婦半產。惡露稀少。胸腹脹甚。脈之濡數。當重用參者。不然必崩。因力艱未服。已而果崩潰不止。下血塊如拳。如椀者無數。神氣昏憤。兩足厥冷至小腹。兩手厥冷至肩。額鼻俱如冰。頭上汗

如油旋拭旋出。按其脈至骨不得見。乃投大劑補中益氣湯。加人參一兩未效。如無一兩之參單服補

知不。急用人參一兩。附子一兩。炮薑二錢。濃煎灌之。至暮漸減。戒曰。俟其手足溫。卽停藥。至三鼓手足

盡溫。崩亦止。家人忘戒。又煎前藥進之。比曉視之。脈已出而無倫。痰忽上涌。點水不能飲。入口卽嘔吐。

并獨參湯不能下。曰。過劑所致也。卽投生地黃五錢。熟地黃一兩。當歸白芍枸杞各三錢。甘草一錢。濃

煎與飲。病者意參飲尙吐。況藥乎。不肯服。乃強之曰。試少飲必不吐。進半甌殊安。遂全與之。盡藥而痰

無半點。神氣頓清矣。午後體發熱。曰。此血虛熱恆理也。後用十全大補調理而痊。雄按人參雖重幸不

掉頭設法其聰
敏有過人處也

張飛疇治陳子厚媳。八月間因產不順。去血過多。產後惡露稀少。服益母湯不行。身熱汗血。產科用發散

行血更劇。自用蔗糖酒一椀。遂周身絡脈。筌難堪。惡露大下。面赤戴眼。出汗如浴。但言心痛。不可名

狀。卽殺血此去血過多。心失其養。故痛。肝主筋。爲藏血之地。肝失其榮。故脈絡筌楚不堪。且汗爲產後

之大禁。非急用人參。恐難挽也。用四君合保元湯。加白芍五味。一劑汗止。因其語言如祟。疑爲瘀血未

盡。更欲通利。曰。音怯無神。此屬鄭聲。且腹不痠痛。痠從何有。此神氣散亂不收之故。前方入棗仁龍齒

諸證悉平。後服獨參湯。至彌月而安。

薛立齋治一產婦。月經不調。內熱燥渴。服寒涼之劑。其血如崩。腹腫痛。寒熱作嘔。少食。用六君子二十餘

劑諸證悉愈。以加味道遙散調理而安。

一產婦月經年餘不通。內熱晡熱。服分氣丸。經行不止。惡寒作渴。食少倦怠。胸滿氣塞。朝用加味道遙散。夕用四君子湯。月許諸證悉愈。佐以八珍湯。兼服兩月而愈。

馬元儀治金氏婦。產後一月。血來不已。厥逆自汗不止。或與養血補陰不效。診之兩尺空大無神。曰。褚氏有云。血雖陰類。運之者其陽和平。今厥逆自汗。脈大無根。爲脾腎之真陽內弱。故血無所附而溢。所謂陽虛陰必走也。法當大補真陽。以攝虛陰。若養血補陰。恐血未必生。而轉傷陽氣。則陰血愈不守矣。以人參三兩。白朮一兩。附子三錢。茯苓炙甘草各一錢。一劑知。二劑已。數劑精神勝常矣。

繆仲淳治賀函伯乃正。小產後陰血暴崩。作暈惡心。牙齦浮腫。喉嚨作痛。日夜叫號不絕。曰。此因失血過多。陰氣暴虧。陽無所附。火空則發。故炎上。胸中覺煩熱。所謂上盛下虛之候也。法當降氣。氣降則火自降矣。火降則氣歸元。而上焦不煩熱。齒齦腫消。喉嚨痛止。陽交於陰。而諸病自已耳。用蘇子研青蒿子各二錢半。麥冬白芍鼈甲牛膝生地枸杞各四錢。五味五分。棗仁五錢。續斷橘紅各二錢。枇杷葉三片。河水煎。加童便一大杯。鬱金汁十二匙。空心服時。進童便一杯。

魏玉橫曰。許竹溪夫人年三十餘。產後自巳至酉。血暴下如注。呵欠連連。遂目閉口張。面色青慘。白悴。汗出不止。髮根盡濕。六脈全無。勢欲脫矣。其初亦以童便灌之。韭醋薰之。殊不應。乃用熟地二兩。杞子棗

仁各一兩。令煎湯候藥至投入。不待稠濃。卽徐徐灌之。才盡一鍾。汗止目開口閉。漸知人事。再與之。血止而睡。醒後進粥。次日仍以前方。令日服一劑。四日全瘳。當其亟予診也。時方與人會飲。擲杯而往。疏方而返。坐有業醫者數人。詢其證。咸曰。猶與藥乎。用何方。曰。與某某。咸詫笑曰。君真買乾魚放生也。咎將誰任。余笑而不言。

宋申甫室人妊數月。時長夏。歸甯母家。召醫診之。以爲經阻也。投破瘀辛熱之劑。四帖遂半產。血行如瀉。亟余診。至則大汗淋漓。脈將脫矣。伏几上去牀數步。不能就寢。以血行之猛也。時惟親戚之朱某在。乃屬其母。煮水待藥。煎百餘沸。卽與服。再煎再與。不及稠濃也。急偕朱就近鋪買熟地四兩。杞子棗仁炒各二兩。如法服立瘳。

張建東室人。年三十餘。妊娠五月。素有肝病。偶不快。鄰醫與荆防廣半香砂鬱金元胡之類。五劑遂見紅。腰腹痠墜。氣促面紅。診之脈不接續。曰。胎已難保。第與滋養三陰。以防其崩耳。其產必在子夜。若待崩而延診。服藥恐緩不及事。先疏方與之。熟地二兩。杞子一兩。棗仁一兩。令察其面若加赤。氣若加喘。血必暴下。宜急飲之。至時。一一如言。果獲無事。次日就前方減半。入人參一錢。二劑而瘳。後數年復孕。因肝虛發厥。余用生地杞子之劑。不敢服。遂至變證百出。產後上咳下利。余與杞子生地沙參麥冬。病少退。次日仍前方。告以必用薑仁。乃可以服。參朮薑附既多。熱鬱甚。非此莫能解也。遂不復邀。後聞其日

進參耆朮附卒致不起人之生死豈皆命乎

血迷

張子和治一婦產後第六日血迷用涼膈散二兩四物湯三兩朴硝一兩都作一服天下紫黑水其人至

今肥健

即末句推之則其人素常肥健可知故可用如此藥

柴嶼青治侍御李符干大令媳半產大汗發暈昏不知人即血迷也他醫立方俱不敢服符干乃徒步邀視先

令其以韭葉斤許搗爛用好醋炒之乘熱熏鼻少甦用清魂散加童便黃酒服之調理旬日而安

薛立齋治一婦因產後飲酒惡露甚多患血暈口出酒氣此血得酒熱而妄行虛而作暈也以佛手散加

煨甘葛二錢一劑而痊酒性慄悍入月及產後不宜飲恐致前證產室人眾氣熱喧嚷亦致此證雄按此證

宜清血導下肯歸宜慎葛根雖解酒亦嫌升散一劑而痊殊難盡信

梅師治產後餘血不盡上沖心胸悶腹痛以藕汁二升飲之愈

薛立齋治一產婦患惡露上攻昏憤口噤冷汗不止手足厥逆用六君子加附子一錢以迴其陽二劑頓

甦又以十全大補湯養其氣血而安

一產婦患前證手不敢近腹用失笑散一服下瘀血而愈次日腹痛下利用十全大補而安

一產婦患前證用大黃等藥其血雖下復患頭痛發熱惡寒次日昏憤自以兩手堅護其腹不得診脈視

其面色青白。此脾虛寒而痛也。用六君子加薑桂而痛止。又用八珍加薑桂調理而安。

王執中曰。產後血暈。寒熱往來。或血搶心。惡疾也。予閱食物本草。見有用鹿角燒爲末。酒調服。日夜數服。驗者。偶家有婦人患此。令服此神效。因教他人婦服。皆驗。但以產後未可飲酒。以童子小便調服耳。最

忌服利藥。資生經

沈堯封曰。產後去血過多。眩暈昏冒者。宜重用阿膠。水化略加童便服之。血去不多者。宜奪命散。沒藥去油二錢。血竭一錢。共研末分兩服。糖酒調下一錢。某姓婦產後發暈。兩日不醒。產後惡露甚少。暈時惡露已斷。其夫向鄰家討琥珀散一服。約重二錢許。酒調灌下。卽醒。其藥之色與香俱似沒藥。大約卽是此方也。

呂姓婦分娩。次日患血暈。略醒一刻。又目閉頭傾。一日數十發。其惡露產時不少。今亦不斷。脈大左關弦硬。用酒化阿膠一兩。冲童便服。是夜暈少減。而頭汗少出。腹痛有形。寒戰如瘧。戰已發熱更甚。投沒藥血竭奪命散二錢。酒調服。寒熱腹痛發暈頓除。惟通身汗出。此氣血已通。而現虛象也。用黃耆五錢。炒歸身二錢。甘草一錢。炒棗仁三錢。炒小麥五錢。大棗三個。煎服。汗止而安。雄按惡露雖少。而胸腹無苦者。不可亂投破瘀之藥。今秋周鶴亭室新產。眩暈自汗。懶言目不能開。脈虛弦浮大。詢其惡露雖無。而腕腹無患。投以牡蠣石英鼈甲琥珀丹參甘草紅棗小麥之劑。覆杯卽減。數日霍然。此蓋血虛有素。

既婉則榮陰下奪。陽氣不潛。設泥新產瘀衝之常例而不細參脈證。則殺人之事矣。

血虛

楊乘六治許氏婦。產後動怒。寒熱往來。脇痛口苦。肝火病其狀如瘧。蓋膽爲肝府。肝病則膽亦病矣。漸次發熱。晡熱。醫云風證。混

加表散。腹左忽增一塊。匾大如掌。日夜作痛。或疑寒凝。或疑食滯。或疑瘀畜。或疑痞積。雜治之。病益甚。食減肌瘦。脈之右關弦洪。左關弦數。面色黑。數。舌色淡黃而乾。證乃怒氣傷肝。經血少而燥痛也。蓋肝居胃左。本藏血者也。血足則其葉軟而下垂。血虧則其葉硬而橫舉。內與胃相磨。外與肌相逼。能不隱而痛乎。凡性燥多怒者。往往患此。而婦女尤多。庸妄不知。誤用香燥剋之劑。枉殺者不知凡幾。良可歎也。以滋水清肝飲。四劑。塊消痛止。繼用歸脾湯。去木香。加白芍。丹皮。山梔。間服十餘劑而痊。必用歸脾。收場。

吾知其守而未化也。

許氏婦產後發熱。或時作寒。頭痛體倦。醫與疎邪降火。煩渴不食。楊診之。其脈浮取似數。重按則芤。左手尤甚。唇舌皆白。面無血色。用十全大補湯加炮薑。或曰。如此大熱。而用薑桂。何也。曰。陽在外爲陰之衛。陰在內爲陽之守。兩相依附者也。今產後陰血大虧。虛陽無附。浮散於外而爲熱。非引浮散之陽歸於柔陰。其熱不退。却不盡然。故用溫補血氣之劑。欲其補以收之也。又曰。薑桂味辛而散。何云補以收之耶。曰。桂逢陽藥。固能汗散。若逢血藥。卽爲溫行。薑之爲用。生則開肌發汗。熟則溫中散寒。至炮黑則入血。且

能引氣藥。以入血分而生新血。故以大補為主。以之爲佐使。陰得陽生。則熱自除。耳四劑果熱退身涼。十餘劑諸證悉愈。凡產後證。多屬陰虛血少。第以二地二冬杞子。一切養營之劑。無不立愈。若氣血

兼補。雜以薑附剛劑。非擔延時日。卽貽病者。後患臨證者宜審之。雄按魏氏獨擅此長。至論產後却是爲貼切。

柴嶼。青治錢嶼。官侍御時。其夫人產後三日。惡露甚少。面色唇燥。口乾身熱。與前案唇舌皆白。面無血色。同。擬用參嶼

沙。以產後不宜用補爲疑。柴曰。果有外感。自別有治法。今證屬不足。舍此必致貽患。不可用參之說。此不知醫者及女流之說也。遂投人參當歸散。加好桂一錢。次日口潤生津。調理半月而痊。

陸祖愚治聶巡司子婦。產後百餘日。大腸燥結。虛火上衝。便血腸鳴。腹滿短氣。內外皆熱。半月不能進飲食。或與養血清火愈甚。診得兩脈浮洪而數。按之無神。脾腎兩脈更覺空虛。乃產後元氣耗散。真陰不足。而非實熱也。用八味丸。清晨淡鹽湯送下三錢。用四君加歸芍麥冬。知母蓮肉作煎劑。數服諸證少緩。後以補中益氣。加白芍麥冬。一月瘳。

馬元儀治陸氏婦。產未一月。因起居微觸。便血三日。遂徹夜不寐。此新產去血過多。虛而益虛也。凡有所觸。必傷其肝。肝傷而血溢。則氣亦不守矣。氣虛血弱。心神無養。故目爲之不瞑。又與歸脾大劑。用參至

一兩。加鹿茸三錢。兩月而愈。論是而方未盡協。

魏玉橫曰。許竹溪室人產後。數日發熱自汗。面赤頭痛。惡食不眠。惡露雖極少而淡。腹時脹痛。脈則洪大。

而數曰。此血虛也。腹脹面赤。其勢欲崩。宜峻補或問。故曰。面赤者陽上越也。腹脹者陰下陷也。陽上飛則陰下走。勢所必然。以熟地一兩。杞子棗仁各五錢。一劑。次日小腹之右。忽有一塊如槃且硬。按之痛甚。於是疑爲瘀而誤補。欲更張。幸病人素服予藥。姑再延診。曰。其塊驟起。卽大如槃。雖瘀滯亦無如是之甚也。此正肝脾失血。燥而怒張。得補猶然。否則厥而崩矣。今脈大漸斂。面赤漸退。非藥之誤。乃藥之輕也。令前方加倍。再入炒白芍五錢。炙甘草一錢。一服塊漸平。再服塊如失。前方減半。數劑諸證全安。此證若作瘀治。斷無幸矣。

肉線出

一婦產後。水道中下肉線一條。長三四尺。動之則痛欲絕。先服失笑散數帖。次以帶皮薑三斤研爛。入青油二斤。煎油乾爲度。用絹兜起肉線。屈曲於水道邊。以前薑薰之。冷則熨之。六日夜縮其大半。二六日卽盡入。再服失笑散。芎歸湯調理之。如肉線斷。則不可治矣。

惡露多

產後惡露過多不止。用伏龍肝二兩。煎湯澄清。烱入阿膠一兩服之。如不應。加人參。方出沈堯封女科輯要。

感證

陸肖愚治吳敬之室。年二十餘。產前已有感冒。分婉三日。後因責婢離牀。時正冬月。覺身上慄慄。遂身熱頭痛。或用參蘇飲發其汗。頭痛止而身熱不除。遂以產後當大補氣血。數劑而煩熱日甚。又擬用補中益氣湯。脈之兩手雖弱。而左猶帶浮。右已見數。曰。脈虛正產後之平脈。但左手猶浮。知表邪未散。右手見數。欲傳裏之候也。宜急解其表。微通其裏。少緩便有承氣之患矣。用柴葛桔梗黃芩花粉甘草山查一劑而煩熱滅。二劑而身涼。以清氣養榮湯調之。雄按左手帶浮是產後血虛。右手數是爲容邪未解。

馬元儀治陸氏婦。產後惡寒。雖重茵厚被不除。屢補不效。將行桂附矣。診之兩手脈沉伏。面赤口燥胸滿。此非產後新虛。乃胎前伏邪也。屢用參朮。則邪愈結而正愈阻。肌表惡寒者。邪熱內鬱。逼陰於外也。口乾面赤胸滿者。邪氣挾火挾食。上凌清道也。仍宜一表一裏治之。用葛根防風蘇梗枳殼桔梗杏仁蘇子薄荷。一服而表證已。右關尺轉見滑實。隨用大黃五錢。元明粉三錢。甘草一錢。一服下積穢甚多。復發疹發頤。此表裏兩和。餘邪畢達之徵也。再與辛涼解透之劑而安。此證邪伏於內。久而不宣。用清陽泄表。苦寒達下兩泄之。猶發疹發頤而乃妄行溫補。將謂脈伏惡寒。爲陽虛之候耶。其亦不審病機甚矣。雄按在產後能知伏邪而用一表一裏之治。洵是高手。更不犯蘇防葛桔可免後來發頤之患矣。

王氏婦產後一月。神氣昏倦。上氣喘促。胸滿中痛。咳嗽發熱。百治無效。診之兩脈沉瀯兼結。此胎前已有伏邪。兼產後氣血兩虛。邪益內結。法宜表裏兩和。使邪從外達。氣從內泄。病自愈矣。以桂枝柴胡蘇梗

枳殼半夏麩蘿蔔子杏仁廣皮透邪滯之劑頓安脈已稍舒或投參地歸芍斂滯之品遂徹夜糜甯如喪神守此邪結於中補之生變也乃用桂枝炮薑黃連枳實厚朴廣皮等一劑而胸滿中痛除復用薑仁柴胡桂枝半夏枳殼杏仁蘇子桔梗再劑而表熱喘咳平但大便不行此久病津液失養也加生首烏一兩便行餘邪盡去然正氣大虧再與滋補氣血之劑而安

李季虬治魏季嘗令正產後飲食不節復感風寒遂致發熱譫語喘咳氣逆惡露絕不至勢甚急迫謂證皆係外來客邪尙屬可救設正氣虛脫現諸證者必無幸矣何以見之以脈氣浮大有力故也用大劑疎風消食之劑二劑便霍然先是有用白朮芎歸等補藥者幾爲所誤廣筆記

張意田治一婦產後患病已及半載咸作勞損治且云陰虧已極勢難痊愈張連診五次確知此證服小柴胡湯法必當應奈羣議紛紜以參柴非治陰虧之藥又言肺熱咳嗽大忌人參因立案爭之幸病家見信一服而寒熱大作三服之後寒熱退而咳嗽平十服全愈案云診得六脈皆數右寸脈大而軟關尺兩部沈候弦急左寸洪數關部三候皆虛數尺中空大夫右寸軟大肺氣虛也關尺沈候弦急關主中州尺司火位沉裏也弦肝脈也此因中氣虛而木邪犯位木氣動而火從之也左寸洪數心經虛火也關中虛數肝無血養也尺中空大腎水虛也是脈本屬陰虛而寒邪乘之留連不已以至於此今所見證五更發熱者寅卯木旺之時肝火挾邪隨時而動也上午寒熱得汗熱減者邪稍泄而勢稍緩

也。咳嗽之聲結而不暢。此久嗽傷肺。肺氣虛而邪不得越也。胸腹時脹而微鳴。此肝木犯脾。肝主脹者也。合脈與證。是爲虛中挾實。不得樞轉外出之候也。大全曰。產後血氣虛弱。飲食未平。不滿百日。將養失所。風冷客於氣血。顏容憔悴。飲食難消。感於肺。故咳嗽口乾。遂覺頭昏。百節疼痛。榮衛受邪。氣通於肝。流注臟腑。須臾頻發。咳嗽無汁。寒熱如瘧。暮勞之候。往往如此。景岳云。虛弱之人。外邪初感。不爲解散。而作內傷。或用清涼。或用滋補。以致寒邪鬱伏。久留不解。而寒熱往來。或爲欬嗽。其證全似勞損。欲辨之者。察其表裏病情。或身有疼痛。而微汗則熱退。無汗則復熱。或大聲欬嗽。脈雖弦緊。而不甚數。卽病至一兩月。而邪猶未解。此似損非損證。毋再誤也。今此證實類此。當用小柴胡湯。轉動樞機。藉少陽之生氣。由內而外。自下而上。則陰陽和。而伏邪解散矣。加半夏牛膝。半夏能散陰氣。產後陰虧。而兼口燥。故去之。胸腹時脹。脾陰多鬱。宜加牛膝以導之。藥病相當。自應如桴鼓也。雄按。今春余荆人。婉子頗卽壯熱。大渴汗出不解。耳鳴目淚。舌絳無津。苔色黃燥。腹痛拒按。脘悶不饑。惡露仍行。小溲極熱。按脈弦滑。右甚是胎前。吸受溫邪。而痰熱素盛。氣機壅滯。血去陰傷。故見證如是之劇也。予元參丹參白微知母。花粉竹茹。豆卷。旋覆桑葉等服之。熱卽退。而脈不減。且不饑。仍予是藥。越二日後。麻冷而復熱。舌較潤。苔稍薄。知治已中。竅尙嫌力薄也。前方加石膏。蒲枳實。棟實。薏仁。投之。熱亦退。卽退併吐膠痰數枚。略進稀糜。間一日。又發寒熱。或疑爲瘧。或云產時用力勞傷。或慮將成。羸損。議論紛紛。予置若罔聞。仍主前藥。熱果漸短。渴亦甚減。踰日。寒熱猶來。確守原方。至十一朝。始解。黑燥矢而諸恙悉解。且漸進穀計。服此方已十大劑矣。繼惟粥食調養。竟不與藥。戚友聞之。莫不駭異。然非獨斷。獨行。斷難奏績。設泥初產。而用生化行瘀。或視爲瘧。而以柴胡桂枝溫散。則必驟變。卽知爲陰虛熱感。而與四物等養血。亦必邪氣糾纏。延爲羸損。季冬孫晝三仲。媳因兒女過多。不欲產乳。胎前屢用下胎藥。不應。後三朝亦發寒熱。兼以痛瀉。無溺。瀉出皆黑色。醫視爲瘀。予回生丹等藥。已漸愈。惟寒熱間作。未已。至八朝。延余

診之右寸關大而乏韻且有靜中一躍之象及視其神氣頗安苔色薄黃略思粥食診視甫畢前醫適來余謂脈甚不佳恐有猝變彼診之云較昨已大和矣必無害也余唯唯而退主人似訝余之太無能也勉強送余出門余復謂曰元氣太傷不可再服峻藥也聞夜間寒熱復來腹痛又作仍以回生丹下之越日而殞

來天培治潘氏婦季夏產後二十餘日患寒熱便血惡露未淨而專科與香薷飲四劑服後反嘔吐頭眩腹痛自汗惡心發熱氣促發斑色微紅兩頰淡紅診之左脈如絲右脈沈細此虛而兼感嘔吐傷胃肝木乘相火刑金肺氣受傷上下拒格之證也治宜活血滋陰行氣舒脾散氣降逆託裏化斑之劑用牛膝茯苓杞子當歸紅花黃耆川芎木香香附廣皮半夏麩生薑一劑諸證大減六脈和緩但微嗽眩暈心跳胸膈不舒此邪去正虛所致也前方去川芎木香牛膝加茯神丹參杏仁貝母二劑前證盡除惟心跳頭暈改用歸脾湯去人參木香加防風黨參杞子白芍調理而愈

感暑

孫文垣治一婦人年十六初產女艱苦二日偶感暑邪繼食麵餅時師不察竟以參朮投之即大熱譫語口渴汗出如洗暑證多汗氣喘暑傷氣泄瀉瀉皆黃水無尿協熱下利日夜無度小水短少飲食不進證甚危惡時六月初旬女科見熱不退乃投黃連黃芩白芍之劑諸證更甚又以參朮大劑肉果乾薑等止瀉一日計用參二兩四錢瀉益頻熱益劇喘汗轉加譫語不徹口醫各束手謝曰汗出如油喘而不休死證也又汗出而熱不退瀉而熱不止譫語神昏產後脈洪大法皆犯逆無生路矣惟附子理中湯庶微倖萬

一孫診之。六脈亂而無緒。七八至獨右關堅硬。積食因思暑月汗出乃常事。但暑邪麵食瘀血皆未銷鎔。

補劑太驟。致畜血如見鬼。若消瘀去積解暑。猶可生也。用益元散六錢。解暑清熱止瀉利水爲君。糖棗

子即山查三錢爲臣。紅麴澤蘭各一錢五分。消瘀安魂爲佐。橘紅半夏麴茯苓理脾爲使。三稜五分。消前

參朮決其壅滯爲先鋒。飲下卽略睡。譫語竟止。連進二劑。瀉半減。次日仍用前方。其下漸減。大便止二

次。有黃屎矣。惡露行黑血數枚。次日診之。脈始有緒。神亦收斂。進粥一盞。前方去三稜紅麴。加扁豆。大

便一次。所下皆黑屎。熱盡退。改用六君子加益元散。青蒿扁豆香附酒芍炮薑。調理而安。三稜亦消瘀之品耳。略消

參朮之壅滯則山查已足矣。非三稜事也。雄按炮薑是蛇足矣。

易思蘭治石城王福謙之妃。癸酉年六月受孕。偶患泄瀉。醫用淡滲之藥止之。自後每月瀉三五日。有作

脾瀉者。用參苓白朮散之類。二三服亦止。然每月必瀉五七次。至次年三月生產後。連瀉半月。日夜八

九次。諸藥不效。驚惶無錯。召易診之。兩寸尺俱平和。惟兩關洪大有力。曰此暑病也。以黃連香薷飲治

之一劑減半。再劑全愈。惟肝脈未退。又用通元二八丹。調理半月後平復。

陸祖愚治李丹山子室。自來元氣不足。產後六七日。正當酷暑。而臥房在樓。忽頭疼氣喘昏悶。體若燔炭。

沉沉昏去。或以爲傷寒。令門窗盡閉。帳幔重圍。用二陳羌活防芎蘇一劑。口乾唇裂。喘急欲絕。診之六

脈浮洪而散。乃冒暑而非感寒。宜涼解而不宜溫散。令取井水灑地。鋪以蘆席。移病人臥其上。飲以香

薰飲遂微汗而甦。再用清暑益元湯四劑而起。雄按論證甚超用藥可議何不用益元散西瓜汁等物

沈明生治劉舜泉孫媳。夏月產後暈厥。不知人事。或謂惡露上攻所致。投去瘀清魂等劑。瘀不行。暈厥益甚。又作痰治食治。皆不效。沈至回翔諦審。笑曰。吾得之矣。此暑熱乘虛而入。急宜清暑。非黃連不可。或謂血得冷則凝。今惡露未去。若投寒涼。是速其斃也。沈笑曰。有不諱吾任之。藥甫入口。厥甦。暈止。再進而惡露行。蓋產時樓小人多。炎酷之際。益助其熱。乍虛之體。觸之豈能不病。經云暑傷心。又云心主血。為熱冒而暈厥。此中暑而非惡露明矣。或曰。舍證從時。理固然矣。然血熱則行。冷則凝。亦古訓也。今用寒涼而惡露反去。何也。曰。熱行冷瘀。以血喻水道。其常耳。子獨不觀失血者。有用溫緩藥而得止。則瘀血者。豈無用苦寒而得行。豈造化之微權。逆從之妙理也。安可執乎。雄按病雖因暑而惡露不行。必佐清瘀之品。斷非單以黃連治之也。

讀者須默會之

火熱

易思蘭治一婦。產後半月餘。胃中有清水。作逆而吐。以為胃寒。令煮雞倍用椒薑。初覺相宜。凡內熱虛火之人。初服辛

熱之藥亦有小效

至三五日。清水愈多。以薑椒煎湯。時時飲之。近一月。口氣漸冷。四肢發厥。晝夜作逆。腹中冷

氣難堪。有時戰慄。用四君子湯。人參一錢。至二錢。初服少安。久則不應。又加炮薑亦不效。眾議用附子

理中湯。庸俗必趨之道易診之。六脈俱無。以食指復按尺部。中指無名指之後。診法脈來實數有力。左右皆同。

發言壯厲。一氣可說三五句。唇焦頰赤。大便五六日一次。小便赤少。此實熱證也。詢之其俗產後以食胡椒炒雞爲補。此婦日食二次。半月後遂得此疾。乃用三黃湯治之。連進四盞。六脈俱現。薑椒湯不欲食矣。又進四盞。身不戰慄。清水減半。服四日。口中熱氣上升滿口。舌尖俱發黃小粟瘡。大便八日不通。以四苓合涼膈散。空心一服。至午不動。又以甘草煎湯。調元明粉五錢熱服。一時許。腹中微鳴。吐出酸水一二椀。大便連去二次。又復元明粉五錢。下燥矢十數枚。後以四苓三黃山梔枳殼調理全愈。主人曰。荆人之病。醫皆以爲虛而用薑附。先生一診而遂用大劑三黃湯。更加元明粉寒涼之劑以通之。不以產爲掣肘。公何見也。易曰。脈證明顯。不詳察耳。脈法云。極大極微。最宜斟酌。凡診脈遇極大無力者。須防陽氣浮散於外。若極微之脈。久久尋而得之。手指稍稍加力。按之至骨。愈堅牢者。不可認作虛寒。今脈左右三部。初按悉無。再以食指按其尺部中指。無名指按其尺後。脈來實數有力。所謂伏匿脈是也。此乃陽匿於下。亢之極矣。又大便祕結。小便赤少。唇焦頰赤。氣壯言高。自脈與證視之。其爲實熱明矣。若果虛寒。脈當浮大無力。何以實數有力。證當氣息微弱。何以言貌壯強。其口氣冷吐清水。四肢厥時戰慄者。正熱極似水。陽遏陰浮之義也。戰慄則熱入血室。熱極則生風矣。熱在肝腎。不在心經。故言語真誠而不妄也。其致病之由。本於食椒雞過多。胡椒性味辛熱。能散寒逐敗。雞屬巽而入肝。性溫能活滯血而養新血。雞可常食。椒性大熱有毒。不可過多。多則熱毒積於腸胃。而諸怪證作矣。至於服薑

椒而反現寒證者。正古云。服黃連多而反熱者。服薑附多而反寒之謂也。用三黃者。黃連味苦入心。苦能下泄。如天氣下降。自能引地氣上升。黃芩利大腸之熱毒。黃柏生腎水以制火。甘草稍解諸藥之毒。元明粉輕堅。四苓散合涼膈散。清利大小便。此藥一服。故口舌生瘡。其毒自口而出。雖不補產後之虛。然內邪既去。則正氣自昌。而虛弱者充實矣。是不補之中。而有大補者在也。按此爲火極似水。乃物極必反之候。凡患此爲燥熱溫補所殺者多矣。哀哉。

許學士云。記一婦人產後。護密閣內。更生火。睡久及醒。則昏昏如醉。不省人事。其家驚惶。許用荆芥佐以交解散。云。服之卽睡。睡之必以左手搔頭。覺必醒矣。蓋爲火所逼也。

魏玉橫曰。沈協蘭室人善病。自頗知醫。最重景岳全書。數年來。所服多溫補之劑。約桂附幾各半斤。近以產後惡露淋漓。赤白時下。欬嗽日甚。小便自遺。脈之右手鼓指。兩關弦數。右尺弱。面有紅光。舌當中無胎。胸多冷氣。喜熱飲。稍涼則不快。所服乃壽脾煎。加薑桂等。乃列案與之曰。病本三陰不足。久服溫補。則氣分偏勝。遂至綿延不已。其誤在便溏氣冷。又喜熱飲。認爲脾胃虛寒。不知火盛。下迫則作瀉。上沖則反冷。鬱於中。則得辛熱而暫散。此理方書多未論及。今以產後去血。血益虛。則火益盛。面有紅光。火炎上也。惡露赤白。肝脾熱也。欬嗽便遺。肺虛肝盛。腎不祕密也。辛溫燥烈。宜急遠之。方用生熟地。杞子。沙參。麥冬。欬斛。初猶畏麥冬之寒。以二錢太重。只用六分。數劑後覺相宜。漸加至一錢五分。十餘劑便

不喜熱飲。證漸平。又加萸仁二十餘劑。每日大便下青黑雜物。而辛氣滿房戶。蓋桂薑之熱久泊迴腸。因營氣漸充。乃勢不能容而下出也。若再投溫補。其害可勝言哉。書此以爲偏服溫補者戒。

楊氏二婦。妯娌也。其妯新產發熱。頭暈不能起坐。坐則欲仆。惡露紅白。兩乳壅腫。子戶旁腫如雞卵。痛甚。勢將成癰。專科與炮薑白朮荊芥桂枝等。更嘔惡不寐。脈之弦數。六至有餘。乃與生地杞子地丁麥冬。當歸銀花甘草黃連萸仁六劑全愈。其姊產彌月。耳聾。頭及乳腹常痛。帶下綿綿。每浴湯中搖漾如綫。子戶亦腫痛。醫與香燥轉甚。亦用前方。加減而愈。又朱朗齋之妹。產後赤白淋瀝。口乾咽痛。前方去地丁。當歸加白芍。四帖全安。其初楊妯所生兒。食乳卽吐。自母服藥後。亦不嘔矣。凡此皆少厥二陰。陰虛火盛之病。若謂產後而用辛溫。是殺之也。

惡寒

吳詳治汪伯玉孀。杜冬舉仲子。會病瘖且痿。四肢病溢而甚惡寒。歷春夏滋深。挾纒擁絮猶慄慄。曰。物極則反。吾且極之。病由遞產而虛。勢重不可亟反。激而後反。其易爲力哉。於是補以參耆。斂以桂枝。固以龍骨牡蠣。經年寒猶故也。汪以爲言。詳曰。毋謂徐徐。及瓜而後可治。又明年夏。先期一月而診之。曰。藥力告盈。其可以已。則以盤水沃青巾者二。以石水浮瓜者三。謂汪曰。詳無戲言。通言語。徹衣衾。其在今日。乃命女僕奉盤水進。杜難之手語曰。吾病產後。宜不可水。詳曰。無害。第以兩手按青巾試之。病者曰。

宜然後乃沃兩巾。尋漱以盂水。已復飲之。既削瓜而使啖其半。於是汗止聲出。單衣如常。先是溪南吳千婦病與杜同。詳治以嚮法效。大涵集 雄按此先救其表而後清其裏也。然及瓜而後可治。雖醫者有此眼力。恐病者無此耐性何。

喘

沈堯封曰。產後喘有閉脫二證。下血過多者。是脫證。喉中氣促。命在須臾。方書雖有參蘇飲一方。恐不及待。惡露不快者。是閉證。投奪命丹可定。如不應。當作痰治。此皆急證。更有一種緩者。婁全善所云。產後喘者多死。有產二月。洗浴卽氣喘。坐不得臥者。五月惡露得煖稍下。用丹皮桃仁桂枝茯苓乾薑枳實厚朴桑皮紫蘇五味瓜萸煎服。卽臥。其疾如失。作汚血感寒治也。按此亦是痰證。所以能持久。痰滯陽經。所以惡寒。方中著力在瓜萸厚朴枳實桂枝茯苓乾薑五味數味。餘皆多贅。

婁全善治一婦。產後洗浴卽氣喘。但坐而不得臥。已五日。惡風得暖稍寬。兩關脈動。尺寸俱虛。百藥不效。用牡丹皮桃仁桂枝茯苓乾薑枳殼桑白皮紫蘇五味子萸仁服之。卽寬。二三服卽臥。其疾如失。蓋作汗出感寒治之也。治法彙 雄按寸脈既虛。何以用枳朴尺脈既虛。何以用丹皮桃仁。若謂惡露不行。案中胡不叙及。

薛立齋治一產婦。喘促自汗。手足俱冷。常以手護腹。此陽氣虛脫也。用人參附子湯四劑愈。

繆仲淳曰。己丑予婦產後五日。食冷物。怒傷脾。作瀉。乃微嗽。又三日泄不止。手足冷發喘。牀亦動搖。神飛揚不守。一醫投以人參五錢。附子五錢。療之如故。加參附又不效。漸加參至三兩。附子三錢。一劑霍然。

起廣筆
記

繆仲淳治于中甫夫人。產後氣喘。投以人參五錢。蘇木麥冬各三錢。一劑愈。

欬嗽

薛立齋治一婦欬嗽。見風則喘急。惡寒頭痛。自汗口禁。痰盛。薛謂脾肺氣虛。腠理不密。用補中益氣加肉桂。數劑而安。

一產婦欬而腹滿不食。涕唾面腫。氣逆。此病在胃。而關於肺。用異功散而愈。

孫文垣治贊皇令堂。產後左脇痛盛。此脇痛緣肺實而氣機不利。欬痰不易出。內熱氣壅。不能伏枕。與以瓜蒌仁六

錢。桑白皮蘇子杏仁半夏桔梗枳殼各一錢。水煎服之。氣定喘除。外與保和丸。及七製化痰丸而安。

繆仲淳治施靈修乃正。產後發寒熱。欬不止。因本元虛弱。誤用薑桂。勢甚劇。二句宜細玩之。用鼈甲白芍牛膝

生地各四錢。山查麥冬益母草各五錢。橘紅當歸各二錢。青蒿杜仲各二錢五分。棗仁八錢。遠志五味

各一錢。茯神三錢。竹葉十三片。數劑輒定。方亦太雜

聶久吾治一婦。年四十餘。因產過多。身熱日夜不止。午後益盛。肌肉瘦削。經水不行。諸醫無效。與花粉山

藥百合香附麥冬各八錢。天冬五分。地骨皮當歸二母各六分。生地生炒各四分。白芍生炒三分。前胡

四分。茯苓七分。生甘草三分。薑一薄片。龍眼三個。服十餘劑而身熱已退。又加桔梗四分。酒炒苓連各

六分二十四劑而安。

嘔附霍亂

陳霞山治一婦產後傷食致胃虛不納穀四十餘日聞穀氣藥氣俱嘔以參苓白朮炒麩各一錢陳皮薑香各五分炙甘草三分砂仁五分陳米一合用沸湯二碗泡伏龍肝末澄清汁煎藥服而安。

薛立齋治一產婦患腹脹滿悶嘔吐因敗血散於脾胃不能運化所致或用抵當疑是抵聖湯敗血已下前證

益甚小腹重墜似欲去後薛謂脾氣虛而下陷用補中益氣湯加炮薑溫補脾氣重墜如失又用六君子湯而安。

一產婦停食霍亂用藿香正氣散之類已愈後胸腹膨脹飲食稍過即嘔吐或作泄瀉此脾胃虛極用六君子湯加木香治之漸愈後因飲食失調兼恚怒患霍亂胸腹大痛手足逆冷用附子散又用八味丸以補土母而康設泥痛無補法而用辛散或用平補之劑必致不起。

泄瀉

陸養愚治臧舜田內人脾胃素常不實產後因怒大便泄瀉或以胃苓湯加歸芍投之勢日甚且汗出氣喘脈氣散大或謂此非產後泄瀉所宜宜勿藥陸曰脈雖大而按之不甚空尚有一二分生意用人參理中湯加訶子肉果已煎矣忽傳人事已不省再診之浮按虛數沈按如絲手足厥逆或謂今夜決不

能延。乃辭去。陸令前藥。急以加附子一錢。一劑汗止瀉減。再劑病減七分。去附子加歸芍數劑起。

王愴如治一產婦。彌月瀉。年餘不愈。六脈沈遲。此元氣下陷。寒熱太甚證也。然湯藥猶濕也。以濕治濕可乎。遂用參耆苓朮肉蔻升麻防風甘草。用豬肚一枚。入蓮肉一斤。好酒煮爛。搗和爲丸。日進而安。

陳三農治一婦。產後滑泄。勺水粒米不容。卽時瀉下。半月餘矣。六脈濡而弱。此產時勞力傷脾也。若用湯藥。恐滋胃濕。遂以參苓白朮散。加肉桂生薑棗肉爲丸。服愈。雄按今秋石北涯仲媳胎前患泄瀉。婉後瀉如漏水不分。徧數惡露不行。專科束手。

余視其脈左弦數右大而不空。口苦不饑。小溲全無。以白頭翁湯合伏龍肝丸治之一劑而減。三啜而瘳。

薛立齋治一產婦。大便不實。飲食少思。五更或清晨遺尿。此中氣虛寒。脾腎不足。用補中益氣。送四神丸而痊。

張子和治李德卿妻。因產後病泄。年餘。四肢瘦乏。皆斷爲死證。張曰。兩手脈皆微小。乃利病之生脈。況洞泄屬肝經。肝木尅土而成。此病亦是腸澼。澼者。腸中有積水也。先以舟車丸四十五粒。又以無憂散三四錢。下四五行。又進導飲丸。渴則調以五苓散。再與胃風湯調之。半月而能行。一月而安健。

小便不禁

薛立齋治一產婦。人小便頻數。時忽寒戰。乃屬脾肺虛弱。用補中益氣湯。加山藥爲主。佐以山桑螵蛸散而安。

一產婦患前證吐痰發熱日晡作渴此膀胱陰虛用補中益氣湯佐以六味丸而愈又患痢後小便頻數手足俱冷屬陽氣虛寒用前湯及八味丸而瘳

一產婦小便不禁二年不愈或面色青赤或黃白此肝脾氣血虛熱用加味道遙散為主漸愈佐以六味丸而痊後因怒小便自遺大便不實左目頓緊面色頓赤仍用前散佐六君子湯以清肝火生肝血培

土而瘳

一產婦小水淋瀝或時自出用分利降火之劑二年不愈以為肺腎氣虛用補中益氣及六味丸而愈

大便秘結

薛立齋治一產婦大便秘結小腹脹痛用大黃等藥致吐瀉不食腹痛胸結痞用六君子湯加木香炮薑

治之而愈

孫文垣治沈三石夫人產三日腹不暢女科為下之大瀉五六次遂發熱惡心又用溫膽湯止吐小柴胡

退熱數劑食吐不止粒米不進又用八珍湯加童便昏憤耳聾眼合口渴腸鳴發熱惡心耳聾口渴多似感證然此實誤下虛

之所致所謂變證蜂起也眼胞上下及手足背皆浮腫診之六脈皆數曰脈數所主其邪為熱其證為虛與十全大

補湯加炮薑夜半稍清爽進一盂始開開目言語次日午以藥不接且言語過多復昏時不知人事翌

日以人參白朮各三錢炮薑茯苓陳皮各一錢甘草五分服訖體微汗遍身痲痺熱退神爽下午藥又

不接。且動怒昏昧如前。六脈散亂無倫。狀如解索。痲痺亦沒。亟以人參白朮各五錢。炙甘草炮薑製附各一錢。連進二帖。是夜熟睡。唯呼吸之氣尚促。屢進皆效後之腫毒自非實證也。次日脈轉數。下午發熱不退。環跳穴

邊發一毒如椀大。紅腫微痛。女科復讚曰。向之發熱惡心。皆此所致。薑附溫補誤也。須急進寒涼解毒

之劑。孫曰。此乃胃中虛火遊行無制。大虛之證。非毒也。若用寒涼。速其死耳。經云。壯者氣行則愈。怯者

著而成病。惟大補庶可萬全。三石然之。仍與前劑。日夕二帖。參朮皆用七錢。服後痲痺即起。毒散無蹤。

熱亦退。再以參苓白朮散調理而安。是證皆由誤下致變。幻百出。可不慎哉。按是證多由產後血津

血耗及平素多火內熱之人常有之。雖日數過甚。亦無所害。即欲通之。唯大劑二冬二地歸杞菴蓉。不

過一二服即行矣。彼桃杏麻柏及膽密之治。猶下乘也。若硝黃肆用。誠庸醫也。

薛立齋治一婦。產後大小便不通。諸藥不應。將危矣。令飲牛乳。一日稍通。三日而痊。人乳尤善。人乳膩滯不如牛乳

之無弊

瘧

陸肖愚治陳振宇女。年二十七。產後患間日瘧。已月餘。寒熱雖不甚。而身體倦怠。飲食減少。脈之左手平

和。右手弱而無力。與補中益氣湯二劑。覺胸膈飽悶。遂歸咎人參。更醫仍用青皮飲二陳湯等。寒熱反

甚。用截藥。或止數日復至。延至數月。肉削骨立。再診之。其脈微弱已甚。曰。前日人參兩許可愈。今非至

筋不能奏效矣。用十全大補湯二劑。仍覺悶疑之。曰。直服至不脹悶愈矣。更倍參投之。遂飲食日增。服數十劑方起。

下痢

薛立齋治一產婦。食雞子腹中作痛。面色青黃。服平胃二陳。更下痢腹脹。用流氣飲子。又小腹一塊不時上攻。飲食愈少。此脾胃虛寒。肝木尅侮所致。用補中益氣。加木香吳茱萸漸愈。又用八珍湯兼服。調理

而安。雄按塊既上攻無論虛實豈可再服升柴

龔子才治一產婦。血痢小便不通。臍腹疼痛。以馬齒莧搗爛取汁三大合。煎沸下蜜一合。調勻頓服即愈。

薛立齋治一產婦。尿後下血。諸藥不應。飲食少思。肢體怠倦。此中氣虛弱。用補中益氣湯。加吳茱萸炒黃

連五分。四劑頓止。但怔忡少寐。盜汗。用歸脾湯治之而愈。

孫文垣治族女。小產後二十日矣。患赤痢一日十餘次。怯寒惡食。小腹脹痛。診之右寸滑大。知其虛中有

熱。蓋緣惡露未盡。故小腹脹痛。專科泥丹溪產後大補氣血之語。遂概施之。因而作痢。乃翁曰。病尚怯

寒。何云有熱。曰。惡寒非寒。反是熱證。蓋火極似水也。時師多昧此旨飲藥後當知之。以白芍當歸滑石為君。桃

仁酒連酒苓為臣。木香桂枝檳榔為佐。青皮為使。服下果去黑瘀血甚多。小腹頓寬。惟口乾小水少。惡

心怕飲食體倦。仍裏急後重。人參川芎白芍各一錢。當歸一錢五分。酒連陳皮各六分。木香二分。外與

清甯丸服下熱除。痢減十之八矣。但大便不實。惡心虛弱。以四君子湯加酒芍陳皮木香肉果酒連當歸養之而平。

陸養愚治李尙田乃正。產後患痢。延及年餘。肢肌羸瘦。面色黧黑。咸以不可爲矣。脈之兩手皆微小。而右關尺之間。尙覺有力如珠。舌中常起黑胎。曰。微小乃久痢生脈。脈滑胎黑。必沈積在腸。久而未去也。若大下之病當愈。李謂初病亦常服通利。今飲食不進者數月矣。安得所積乎。因檢前方。大都紐於產後。大補氣血爲主。卽用消導。多雜參耆歸芍。補不成。消不成。致元氣日衰。積滯日固。至收斂溫瀟。宜其劇也。乃以潤字丸一兩分三服。令一日夜服盡。下紫黑如膏數畝許。口渴甚。煎生脈散作茶飲之。胃漸開。又以潤字丸。日服一錢。每日下稠積畝許。十日後。方用補養。一月而痊。

張路玉診大兵缸上。一婦胎前下痢。產後三日不止。惡露不行。發熱喘脹。法在不救。服藥一劑。反加呃逆。診之。其脈三至一代。欲辭不治。因前醫被留。不與排解。必致大傷體面。乃曰。此證雖危。尙有一綫生機。必從長計議。庶可圖治。彼聞言。始放其醫。而求藥。遂與葢一枚。錢數文。令買砂糖熬枯。白湯調服。既可治痢。又能下瘀。且不傷元氣。急與之服。彼欣然而去。醫得脫而遁。至大兵去。乃歸。雄按存心可敬

薛立齋治一產婦。痢未至滿月。因食冷物及酒。冷熱與血攻擊。滯下純血。纏墜極痛。其脈大無力。口乾。用黃芩芍藥湯。三服而安。

孕產痘

徐仲光曰。一孕婦正痘養漿時墜胎。血去多昏憤。乃伏陷而死。

一孕婦證同前。以黃耆一兩五錢。人參當歸各一兩。阿膠五錢。甘草艾黑薑各三錢。附子一錢。治之而愈。

一孕婦漿期正產。痘順。以保元湯。加川芎當歸荆芥山查益母草而愈。

一孕婦痘漿足不易痂。面赤晡熱。此脾虛血少也。以安胎飲加參而愈。

一孕婦痘勻朗灰白。熱甚墜胎。昏憤冷嘔。此胃氣虛寒也。以保丸湯。加炮薑白朮肉桂而愈。

一產婦痘不易透。疲倦血去不止。此氣血兩虧也。治以芎歸參薑益母升麻。血止痘起。又以補中益氣而愈。

一孕婦出痘。以安胎飲調理而愈。又有胎痛甚者。以砂仁炒黑研末。酒下一錢。即愈。

一產婦出痘。漿不足灰白。身熱肢冷。寒戰咬牙。煩躁溇泄。此脾胃虛也。以異功散治之而愈。亦有去血不止。藥不效者。倒靨而死。

一婦產後。痘順痰盛。清解之益甚。此陰虛不能制陽也。以大味地黃丸料。加當歸麥冬而愈。

一婦痘甫愈。而強以房事。疤變色。成勞而死。

一產婦痘不易發。煩躁譫狂。此毒重壅遏。以芎歸連紫升莠甘芍蟬退。治之而愈。

萬密齋治程氏女。年二十出痘。時娠五月矣。診其脈。其男也。惟以清熱解毒。和中安胎爲主。用黃芩白朮爲君。人參生甘草當歸生地白芍紫蘇爲佐。自初出至成漿。無他苦。乃聞家中被盜。過歸。醫與藥一服。胎墮果男也。再延診。痘變灰白平塌。成倒陷矣。乃裏虛故也。詢所用方。乃獨聖散。曰山甲麝香。皆墮胎藥。胎虛氣血益虛。瘡毒內陷。不可爲矣。三日卒。

朱應我治一趙姓宦家孕婦。二十五歲。胎已五月。忽痘。朱視之。點尙未盛。至四五日。背上痘如蛇皮。略無空地。乳以下至小腹。亦如蛇皮。其翁與夫。皆決不治。朱細察之。正額面部併頸至胸堂。皆粒粒圓綻。紅白分明。啟手臂脚腿視之。喜其如面與身。許以可治。至七八日。忽牙戛不已。神昏不知人事。但被其羞餘皆赤露。每日任其飲水。一小桶。如黃連解毒湯。酷飲亦不計其數。時屆五月天氣。譫妄不安。朱令以土填地板上。鋪席在土上置之。臥而兩邊仍以桶盛水。逼之以涼氣。夜則昇之於牀。如此調理。至十八日而愈。此證治至九日。覺漿滯不行。知用涼劑多。更以獨味麻黃一兩加入。其漿倏至。妙哉。此法屢用而屢奏神功者也。十八日別囑其夫曰。欲保胎。當服養氣血藥數劑。不信。後四十餘日。胎墮。婦亦無恙。遇此等證。後補斷不可少也。

一汪姓孕婦。方三月而痘。朱至已四日。不知他醫所用何藥。主人問曰。婦人何爲來。桃紅血水。朱以主人堅信他醫。默言不對。越一日血餅大至。主人始忙急叩朱。朱以痘點細而朗。可以收功。與以安胎散。用

阿膠珠三錢。黃芩三錢。砂仁白朮歸身芍藥等藥。又因腹脹。加木香三分。以行滯氣。一服而血止胎安。主人歎以爲神。朱曰。必三四劑。胎始無恙。主人懈。越三日。血又來。腹又脹。而胎墮矣。母痘則安全無恙。可見藥力之多少。所係不小也。

一少婦孕三月而痘。醫見面部稀少。而口許輕。朱視之。標雖少。而血氣尙混。頂不見起水珠。視舌則又紫赤色。曰。此痘必添。難保無虞。主人與醫皆不解。朱曰。舌乃心苗。胎絡上係手少陰。舌紫黑。則血分有毒。安得不墮。果三四日。痘添而布滿。六日血來。而胎墮矣。急以黃芩白朮阿膠等藥養血。痘微長。稍有漿色。畢竟血氣受虧。雖服補血劑。四肢胸背。尙起水泡。又急以補脾滲濕藥。山藥榴皮薏苡等。進三五劑。至十四五日。方長膿水。而收功。可見孕婦之痘。稍有疑難。極難保胎不墮。慎之。

類風

薛立齋治一產婦。患虛極生風。或用諸補劑。四肢逆冷。自汗。泄瀉。腸鳴腹痛。薛以陽氣虛寒。用六君子薑附各加至五錢。不應。以參附各一兩。始應。良久不應。仍腸鳴腹痛。後灸關元百餘壯。及服十全大補湯。方效。

一產婦患中風。盜汗自泄。發熱晡熱。面色黃白。四肢畏冷。此氣血俱虛。用八珍湯不應。更用十全大補。加味歸脾二湯。始應。後因勞怒。發厥昏憤。左目牽緊。兩唇抽動。小便自遺。薛謂肝火熾盛。用十全大補。加

鈎藤山梔而安。再用十全大補湯。辰砂遠志丸而愈。

一婦人產後。睡久及醒。則昏昏如醉。不省人事。用荊芥穗微焙為末。每服三錢。豆淋酒調服。或童便服。此華陀愈風散也。又名舉卿古拜散。醫用此及交解散。當歸荊芥穗等分。每服三錢。水酒煎。云服後當睡。必以左手搔頭。用

之果然。此病多因怒極傷肝。或怒氣內鬱。或坐草受風而成。急宜服此。便可立待。本草綱目

王肯堂治一婦。產後七日。為將息失宜。腠理不密。偶因風寒所侵。身熱頭痛。兩眼反視。手足痠癱。名曰尊風。用前方其疾即愈。古人珍此祕方。隱括其名曰舉卿古拜散。蓋用韻之切語。舉卿為荊。古拜為芥。曾公談錄謂之再生丹。亦神之也。續醫說薛氏謂前證如此。用不應者。急用大補氣血為主。

吳交山治一婦。產後因虛。牙關緊急。半身不遂。失音。以續命湯煮飲。數服而安。醫宗粹言

薛立齋治一產婦中風。不省人事。言語妄甚。惡風寒。喜熱飲。形氣倦怠。脈虛浮無力。薛謂氣血虛寒。用十全大補湯。二十餘劑不應。又二十餘劑稍緩。乃漸加附子至一錢。服數劑。諸證減一二。又二十餘劑。十退三四。乃去附子五分。數劑諸證頓退而安。後又發。仍用前藥。加附子三五分而愈。

一產婦不語。用七珍散而愈。後復不語。內熱晡熱。肢體倦怠。飲食不進。用加味歸脾湯為主。佐以七珍散而愈。後因怒不語。口噤腰背反張。手足發搐。或小便見血。面色或青或黃。或時兼赤白。面青肝之本色也。黃者脾氣虛也。赤者心血虛也。用八珍湯加鈎藤茯苓遠志漸愈。又用加味歸脾湯而痊。

一婦產後惡寒發熱。他醫治以小柴胡。致汗出譫語。煩熱作渴。四肢抽搐。用十全大補湯益甚。其脈洪大。重按則無。此藥力未及也。遂加附子。服四劑愈。

一產婦筋攣。臂軟。肌肉掣動。此氣血俱虛而自熱也。用十全大補湯而安。

一產婦因勞。兩臂不能屈。服蘇合香丸。肢體軟痿。汗出如水。薛謂前藥辛香耗散真氣。腠理虛而津液妄泄也。先用十全大補湯加五味子。補實腠理。收斂真氣。汗頓止。又佐以四君子。調補元氣。漸愈。用逍遙散大補湯調理而痊。

一產婦先胸脇乳內脹痛。後因怒。口噤吐痰。臂不能伸。小便自遺。左三部脈弦。此肝經血虛而風火所致。不能養肝。先用加味逍遙散治之。臂能屈伸。又以補肝散六味丸。而諸證悉愈。

一產婦患兒枕腹痛。或用驅逐之劑。昏憤口噤。手足發搐。此血氣極虛之變證也。用八珍湯加炮薑二錢。四劑未應。又以十全大補湯加炮薑一錢。二劑而甦。

沈堯封云。丁丑三月。練塘金虞第四媳。產後變證。先是於上年十月。生產甚健。至十二月初旬。面上浮腫。驅風不應。加麻黃三帖。通身脹腫。小便不利。更用五皮雜治。反加臍凸。更用五桂五苓。小便略通。脹亦稍減。續用桂附八味。其腫漸消。惟右手足不減。忽一日。口眼歪邪。右手足不舉。舌不能言。因作血虛治。變為俯不得仰。數日後。吐黑血盈盂。吐後俯仰自如。旬餘復不能仰。又吐黑血而定。投以消瘀。忽然口

閉目開如脫狀。其母一夜煎人參三錢。灌之得醒。醒來索飯。喫一小碗。近日又厥。灌人參不醒。已三晝夜矣。余遂往診。右手無脈。因腫極。不以為怪。左脈浮取亦無。重按則如循刀刃。余曰。此是實證。停參可治。遂用膽星半。夏石菖蒲。橘紅。天蟲。地龍。紫草。水煎入竹瀝薑汁。一劑。知。二劑。手足能舉。十三劑。能出外房診脈。諸病悉退。惟舌音未清。仍用前方而愈。金問奇病之源。余曰。人身臟腑接壤。懷胎後。腹中遂增一物。臟腑之機關。為之不靈。五液聚為痰飲。故胎前病。痰滯居半。千金半夏茯苓湯。所以神也。至產時。痰涎與惡血齊出。方得無病。若血下而痰飲不下。則諸病叢生。故產後理血不應。六神湯為要藥。此證初起。不過痰飲阻滯氣道作腫。血本無病。用五苓腎氣腫減者。痰滯氣道得熱暫開故也。久投不已。血分過熱。致吐血兩次。至若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舌絡不靈。俱是痰滯經絡之證。卽厥亦是痰迷所致。並非虛脫。故消痰通絡。病自漸愈。何奇之有。

又曰。震澤一婦。產後十餘日。延我師金大文診視。余從焉。接述新產時。證似虛脫。服溫補藥數劑。近日變一怪證。左邊冷。右邊熱。一身四肢盡然。前後中分。冷則如冰。熱則如炭。鼻亦如之。舌色左白。右黑。師問曰。此是何證。用何方治。余曰。書未曾載。不知應用何方。師曰。奇證當於無方之書求之。經云。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陰陽者。水火之徵兆也。敗血阻住陰陽升降道路。不能旋轉。陽盛處自熱。陰盛處自冷。所以偏熱偏冷。用澤蘭山查肉。劉季奴。蘇木。桃仁。琥珀等藥。兩劑。病減半。繼服不應。遂更醫雜以致不

起由今思之。此證不但血阻。必兼痰滯。我師見及阻住陰陽升降道路。已經識出病源。但跳不出消痰圈子耳。倘通痰不應。卽兼化痰。或者如前案。金婦得起。未可知也。

痛癢

張三錫治一婦。月中著惱。素體厚。多痰臂痛。移走兩足。且腫。以爲虛治。服參歸。痛益甚。惡心迷悶。作鬱痰治。二陳越鞠。加秦芫丹皮。二服稍減。大便四五日不去矣。投搜風丸。後用化痰舒氣。二陳二朮酒芩酒柏木通澤瀉香附。調理而愈。

陸養愚治凌繹泉夫人。妊將七月。忽兩足軟痿。不能履地。分娩後頓愈。一月後仍作。且胸脇痛。夜分發熱。或以四物入牛膝木瓜虎骨鹿膠。或作或止。後以脾主四肢。與參朮。脹痛悶絕。仍用養血之品。無進退經年。診之。詢其飲食如常。肌肉如故。足脛浮腫。胸脇揉按則微痛。否則痞悶。其脈沈緩而滑。此濕痰積於胸。流於四肢。故痛而緩。宜乎滋陰不減。補氣增劇也。用二陳湯。加蒼朮威靈仙黃柏白芥子數劑。痛定熱除。加苡仁。十劑步履如故。

薛立齋治一產婦。身腹作痛。發熱不食。煩躁不寐。盜汗脇痛。服解散祛血之藥。不時昏憤。六脈洪大無力。用補中益氣。加炮薑半夏。一劑頓退。二三劑飲食甘美。但背強而痛。用八珍散十全大補湯。調理而安。

一產婦遍身頭頂作痛發熱不食脈浮緊此風寒之證也用五積散一劑汗出而愈但倦怠發熱此邪氣去而真氣虛也用八珍湯調理而愈

周慎齋治一婦產後受濕遍身疼痛衆以風藥治之遂致臥牀不起手足漸細此產後氣血虛而風藥愈損氣血故也治宜大補氣血用參耆各錢半防己五分煎服愈

一產婦遍身痛坐不得臥已經兩月痰多食減衆治不效以參歸各一兩木香一錢爲末酒煎分爲九次服之愈

馬元儀治卜氏妾產後胸中作痛痛甚則迫切不能支至欲求死諸治不效延至五月病轉危急診其脈兩手弦濇少神不能轉側不得言語曰胸中者陽氣所治之部今爲陰邪所入陰與陽搏所以作痛前醫破氣不應轉而和血又轉而溫補又轉而鎮逆不知陰陽相結補之則無益攻之則愈結若鎮墜之益足以抑遏生陽而阻滯邪氣惟交通一法足盡開陽入陰通上徹下之妙使陰治於下陽治於上太虛之府曠然何胸痛之有哉用人參三錢肉桂一錢合仲景黃連湯一劑痛減二三劑頓釋次進加桂理中湯數劑全愈按是證卽胸脾是也故入痛痹門

繆仲淳治王善長夫人產後腿痛不能行立久之飲食不進困憊之極診之曰此脾陰不足之候脾主四肢陰不足故病下體向所飲藥雖多皆燥苦之劑不能益陰用石斛木瓜牛膝白芍棗仁爲主生地枸

杞茯苓黃柏爲臣。甘草車前爲使。一劑輒效。四劑而起。

來天培治潘履端內。年約四旬。患頭身手足麻木疼痛。產後感風。不能節勞。致風入經絡。而成痛風之證也。詢之。果以前歲產後而起。以歸身紅花養血。釣藤鈎秦朮通經絡。黃芩銀花清火。羌活走百節。川芎理頭痛。菖蒲利腸消滿。甘草緩痛。薑皮達肌膚。通腠理。服二劑而頭痛愈。腹脹減。惟發熱身疼未除。更心神恍惚不寐。脈稍和。此表證稍退。裏熱未清。改用生地歸芍柴胡地骨皮續斷鈎藤半夏麩枳殼棗仁建蓮。二劑而諸證痊。惟兩膝內腫痛。扶杖而行。此風入三陰。而將愈矣。前方減柴胡地骨皮半夏麩枳殼。加丹皮赤芍紅花威靈仙清風膝防己牛膝五加皮生甘草。又三四劑全愈。

薛立齋治一產婦。六月多汗人倦。不敢袒被。故汗出被裏。冷則浸漬。得風濕身疼痛。遂以羌活續斷湯數服愈。未選入

頭痛

薛立齋治一產婦頭痛。日用補中益氣湯不缺。已三年矣。稍勞則惡寒發熱。爲陽氣虛。以前湯加附子一錢。數劑遂不發。

一婦人產後頭疼面青。二年矣。日服四物等藥。薛謂腎水不能生肝木而血虛。用六味丸加五味子。兩月而痊。

繆仲淳治黃桂峯乃正產後頭痛大便祕用生料五積散一劑不效令加歸身一兩一服大便通頭疼立止。

薛立齋治一膏梁之婦產後月經不調唇烈內熱每發作服寒涼之劑後不時出水薛用加味清胃散而愈後值春令兼怒唇口腫脹寒熱作嘔痰盛少食用小柴胡加山梔茯苓桔梗諸證頓退但內熱仍作乃以加味逍遙散調理而安。

瘡

沈明生治袁令默女素稟不足分娩後體倦發熱醫者以其弱齡瘦質且遵丹溪產後當大補之法遂以參耆進之病益甚診之脈浮而濇此不惟有瘀血且有風寒在內夫瘀血未盡外邪初感均有用參之誠是以補之無功耳遂用解表散瘀之劑三四服後熱除胸爽然倦怠如故曰參耆之用此其時矣而袁懲噎廢食因循勿與越至四五日忽舌瘡不語或用茯神棗仁或用南半薑橘或用芩連皆不效復延治察其神情雖不能語然每對食物輒注目以視得食則神稍旺更衣則神卽疲且脈空而大經云脾之脈連舌本散下心之別脈系舌本今火土兩虛醫藥雜亂經又云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況經月不語乎不惟用參且應用附矣服五六日諸證悉愈夫病機者問不容髮有昨宜用攻而今宜用補且宜用熱而夕宜用涼惟視其機之所在以法合病耳故是證也不用補之害與驟補之害同。

失其機甚矣。機之難也。

病乳

薛立齋治一婦。產後勞役。忽乳汁如涌。昏昧吐痰。此陽氣虛而厥也。灌以獨參湯而甦。更以十全大補湯。數劑而安。若婦人氣血方盛。乳房作脹。或無兒飲。脹痛增寒發熱。用麥芽二三兩。炒熟水煎服。立消。其耗散氣血如此。何脾胃虛弱。飲食不消。方中多用之邪。

張隱菴治一婦。產後乳上發癰。腫脹將半月。周身如針刺。飲食不進。診之。六脈沈緊有力。左乳則腫連胸脇。用麻黃葛根荆芥防風杏仁甘草石膏溫服取汗。遂愈。金匱云。產後婦人喜中風。經云。開闔不得。寒氣從之。榮氣不從。逆於內理。乃生癰腫。此係風寒內壅。火熱內閉。榮衛不調所致。眾以涼藥治熱。不知開闔之故。今毛竅一開。氣機旋轉。榮衛流行。而腫痛解矣。經云。食氣入胃。散精於肝。病屬陽明。厥陰二經。是以飲食不進。今經氣疎通。自能食矣。孰謂瘍醫可不知經乎。

薛立齋治一婦人。產次子而無乳。服下乳藥。但作脹。曰。人乳氣血所化。今脹而無乳。是氣血竭而津液亡也。當補其氣血。自然有乳。乃與八珍湯倍參朮。少加肉桂。二十餘劑。乳遂生。後因勞役復竭。夫其初產有乳。再產而無。其氣血祇給一產耳。其衰可知。

王肯堂治一娠婦。患乳腫不散。八月用火針取膿。用十全大補湯。外敷鐵箍散不效。反加喘悶。九月產一

女潰勢愈大。兩乳旁爛盡。延及胸腋。膿水稠粘。出膿六七升。略無斂勢。十一月。乃用解毒和中平劑。外
滲生肌散。龍骨寒水石等。膿出不止。流濺所及。卽腫泡潰膿。兩旁紫黑。瘡口十數。胸前脇下皆腫痛。不
可動側。其勢可畏。此產後毒氣乘虛而熾。令服黃耆解毒歸參和血生血爲臣。升麻葛根漏蘆爲足陽
明本經藥。連翹防風散結疏經。蔓仁芩子解毒去腫。角刺引膿。白芷排膿長肌。川芎桂炒黃柏爲引。每
劑入酒一杯。送白玉霜丸。疏膿解毒。時膿水稠粘。不可遽用收瀉之劑。理宜追之。乃制青霞散。外糝。明
日膿水頓稀。痛定穢滅。始有向安之勢。至正月。皆生新肉。有紫腫處。俱用葱熨法。隨手消散。但近脇足
少陽分尙未斂。乃加柴胡一錢。青皮三分。及倍川芎。膿水將淨。卽用搜膿散。糝之。元宵後遂全安。凡治
癰疽。須審經絡部分。今所患正在足陽明之分。少侵足少陽經分。俗醫不復省別。一概用藥。藥無向導。
終歸罔功。甚可嘆也。是證得生全在膿水稠粘。其人必能食故可治也。 琇案乳病。全是肝火上逆。入胃大絡。不降而成。卽肝
木侮胃之病。近治鮑綠飲夫人。素有血虛肝病。忽一日憎寒壯熱。頭痛口苦。乳腫痛不堪。熨吮俱無效。
予用生地杞子當歸各五錢。麥冬薑仁各二錢。丹皮赤芍各一錢五分。地丁銀花各三錢。二劑卽愈。凡
用此方最效者。不可枚舉矣。

朱丹溪治一婦人。產後患乳癰。用香白芷連翹甘草梢當歸赤芍青皮荆芥穗各半兩。貝母花粉桔梗各
一錢。瓜蘆半個。作一帖。水煎。半饑半飽服。細細呷之。有熱加柴胡黃芩。忌酒肉椒料。數藥用南星寒水

石皂角貝母白芷草烏大黃七味為膏醋調鵝翎掃敷腫痛效治

陳良甫曰余荆布因產前食素得痰瘦弱產後乳脈不行已七十日服諸藥無效嬰兒甚苦偶有人送赤豆一斗遂如常煮赤豆粥食之當夜乳脈通行因閱本草赤小豆能通乳謾載之

王洪緒曰產後兩乳伸長形勢如雞腸垂過小腹痛難刻忍此名乳懸急用芎歸各一觔內取各四兩水煎時服以所餘斤半於產婦面前放一桌下放火爐將芎歸入爐慢燒令婦伏於桌上口鼻及乳皆吸煙氣便可縮上如未愈取草麻子一粒冰水磨塗一縮即洗去但用此藥恐異日再產必復發不救故膏藥不可以草麻煎入倘貼孕婦下身瘡癩即致小產再貼即致命巴豆草麻之害如此不可輕用也何廉訪郡伯云此證以女人鼻裏脚布紮縛即收上曾用有效亦古方也

腰脇痛

薛立齋治一產婦腰痛腹脹善噦諸藥皆嘔薛以為脾虛弱用白朮一味炒黃每劑一兩米泔浸時飲匙許四劑後漸安服百餘劑而愈

一產婦因怒兩脇脹痛吐血甚多發熱惡寒胸脇脹痛此氣血俱虛用八珍湯加柴胡丹皮炮薑而血頓止又用十全大補湯而寒熱退此病非用薑辛溫助脾肺以行藥勢不惟無以施其功而反補其脹耳

雄按亦須參之以脹始可用也

王時亨室產後腰間腫痛兩脇尤甚此由瘀血滯於經絡而然也不早治必作骨疽遂與桃仁湯二劑稍愈更用沒藥丸數劑而痊亦有惡血未盡臍腹刺痛或流注於四肢或注股內疼如錐刺或兩股腫痛此由冷熱不調或思慮動作氣所壅遏血蓄經絡而然宜沒藥丸治之亦有經血不行而腫痛者宜當歸丸治之凡惡血停滯為患匪輕治之稍緩則流注以為骨疽多致不救

腹痛

衍義治一婦人產當寒月臍腹脹滿痛不可按百治不效或作瘀血將用抵當湯曰非其治也此脾虛寒邪客於子門也以羊肉四兩當歸川芎陳皮各五錢薑一兩煎服二三次而安

周慎齋治一產婦腹脹痛服敗血去瘀之藥致小腹痛硬入大腹用薤桂吳茱萸薑棗數劑而愈同上

一產婦患小腹痛或作嘔或昏愊此脾氣虛寒用人參理中湯漸愈又以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全愈

後復作痛而兼喘仍用補中益氣湯培補脾肺而遂瘥良方

一產婦小腹作痛小便不利內熱晡熱形體倦怠用加味逍遙散以清肝火生肝血用補中益氣湯補脾

胃升陽氣而痊同上

朱丹溪治馮宅婦產後發熱腹中痛有塊自汗惡寒曾服黑神散用白朮白芍各三錢滑石五錢黃芩丹皮各二錢五分人參川芎歸尾陳皮荆芥乾薑各一錢甘草些須

薛立齋治一婦。產後小腹作痛有塊。脈芤而澀。以四物加元胡紅花桃仁牛膝木香。治之而愈。

周于文母。產後月餘。腹中作痛不已。甚至惡心不食。惡寒發熱。服藥不效。有人教用荔枝四兩。連核殼燒灰。存性秤準四兩。好酒煎服。或作幾次服下。亦無不可。按此係平陽事也。其地產後。每食老薑湯。或服薑醋。以其山水寒冷故也。如少飲。則爲患不小。雄按此不獨東甌爲然而廣東尤盛亦習俗使然耳貧苦之家或無大害席豐履厚者多傷損而至死不悟也

浮腫

薛立齋治一產婦。飲食少思。服消導之劑。四肢浮腫。薛謂中氣不足。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君子湯。而愈。後因怒腹脹。誤服沉香化氣丸。吐瀉不止。飲食不進。小便不利。肚腹四肢浮腫。用金匱加減腎氣丸而愈。

一產婦泄瀉。四肢面目浮腫。喘促惡寒。此脾氣虛寒。用六君子加薑。而泄瀉愈。又用補中益氣。而脾胃健。杜壬治一婦。產後忽患浮腫。衆作水氣治不效。曰水氣必咳嗽。小便不利。今便利而不作嗽。獨手足寒。乃血臟虛寒。氣塞不通。故生浮腫也。治宜益和血氣。後服丹皮散愈。

張子和治曹典史妻。產後憂恚抱氣。渾身腫。繞陰器皆腫。經肝所絡大小便如常。其脈浮而大。此風水腫也。先

以壘水療其痰。以火助之發汗。次以舟車丸。瀘川散。瀉數行。後四五日。方用苦劑。涌訖。用舟車丸。通經散。行十餘行。又六日。舟車瀘川復下之。末後用水煮桃紅丸。四十餘丸。不一月如故。前後涌者二瀉。凡

四約百餘行。當時議者以爲倒布袋法耳。病再來則必死。不知此乃內經治鬱之玄旨。但愈後慎房室等事。況風水不同。水無復來之理。

虛汗

薛立齋治一產婦。略聞音響其汗如水而昏憤。諸藥到口卽嘔。薛以爲脾氣虛敗。用參附末爲細丸。時噙三五粒。隨液嚥下。乃漸加至錢許。却服參附湯而安。

一產婦盜汗不止。遂至廢寐。神思疲甚。口乾引飲。薛謂血虛有熱。用當歸補血湯以代茶。又以當歸大黃湯內黃芩連柏炒黑。倍加人參五味子。二劑而愈。

繆仲淳治于中甫夫人。產後氣喘。投以人參蘇木麥冬各五錢。一劑愈。五日後忽自汗。無間晝夜。畏聞響聲。飲熱茶湯卽汗遍體。投以人參黃耆各五錢。加歸身生地。二劑不效。卽令停藥。金壇俗忌未彌月不得診視。乃遍檢方書。至證治要訣治汗門內。有凡服固表藥不效者。法當補心。汗者心之液也。恍然曰是矣。病人素稟有火。氣非不足也。產後陰血暴亡。故心無所養。而病汗亟以聚仁一兩炒爲君。生地白芍麥冬五味枸杞牛膝杜仲歸身阿膠牡蠣龍眼肉。大劑與之。至三十二劑罔效。于懼曰。得無不起乎。曰非也。前投參耆不應。而遽止之者。以參耆爲氣分藥。劑且大。其不應者。必與證不合也。茲得其證。復何惑乎。蓋陰血也。難成易虧者也。不可責效旦夕。仍投前劑。至四十二帖。忽得睡。汗漸收。睡愈熟。至四

日夜醒而霍然。顏色逾常。血足則色華也。琇謂能於方中加炒焦黃連三五分。則數劑可愈。雄按還須去歸

身效始速

馮楚瞻治一產婦。因頭汗甚多。延診。餘無他苦。脈之雖洪而緩。曰：頭汗過多。諸證謂之亡陽。然產後陰氣太虛。正喜其亡陽與陰齊等。此薛氏之謂。可勿藥而愈也。病家疑之。別延一醫。峻用參耆溫補。遂暴注下瀉。完穀不化。益認陽虛。重用參附炮薑。其瀉愈甚。不數日。其肉盡削。精神困頓。復延診。六脈洪弦甚數。此真陰竭矣。何能挽救。蓋產後頭汗。乃陰虛。虛火上蒸。孤陽上迫。津液不能閉藏。誤作陽虛。重加溫補。燥熱之氣。暴注下趨。而為完穀不化。乃火性急速。不及變化而出也。重以溫熱焚灼。勢必窮極。尙何藥之可救哉。雄按薛氏此言不通。已極魏氏謂其不能養陰。余謂良由泥於產後宜溫補。故不敢用壯水養陰之法也。案中正喜亡陽。與陰齊等。薛氏謂可勿藥而愈。此正薛氏生平不能峻用養陰之缺處也。予嘗遇此證。以重劑生熟地。白芍。杞子。麥冬。聚仁。察其有火。則少加芩連。不過二三劑愈矣。馮君論此證。雖了了而不與藥。致病家屬之庸手而敗。亦守而未化之過也。何嘗了了。不過習於溫補。遇此等證。便茫然無所措手耳。

虛損 雄按此證最多。何以僅采溫補數案。

薛立齋治大尹俞君之內產。後發熱。晡熱。吐血。便血。兼盜汗。小便頻。胸脇脹痛。肚腹痞悶。此諸臟虛損也。證當固本為善。自恃知醫。用降火之劑。更加瀉利。腸鳴。嘔吐。不食。腹痛。足冷。始信薛言。診其脈。或浮洪。

或沉細。或如無。大虛之脈類多如此。其面或青黃。或赤白。此虛寒假熱之狀。時雖仲夏。當捨時從證。先用六君子。

加炮薑肉桂。數劑胃氣漸復。諸證漸退。更佐以十全大補湯。半載全愈。

儒者楊敬之內人。患證同前。但唾痰涎。或用溫補化痰之劑。不應。面色黧黑。兩尺浮大。按之微細。此因命

門火衰。不能生脾土。脾土不能生諸臟而為患也。用八味丸補土之母而痊。

一婦人產後血竭。朝寒暮熱。肚腹作脹而痛。按之不痛。以為血氣俱虛。用八珍之類治。更加發熱煩躁。仍

用當歸補血湯。熱躁漸止。用八珍麥冬五味子。氣血漸復。

一產婦朝寒暮熱。或不時寒熱。久不愈。用六君補中益氣。兼服百餘帖而安。

沈堯封治鄒氏婦。產後便泄。用參附溫補未效。新城吳敬一診云。虛寒而兼下陷。用補中益氣。加熟地茯

苓桂附。應手取效。以是觀之。方論內言。下虛而不可升提。不盡然也。

陸氏婦產後發疹。細而成粒。不稀不密。用荆芥蟬退鼠粘等藥。一劑頭面俱透。越一日。漸有回意。忽大便

溇泄數次。覺神氣不甯。問其所苦。曰熱曰渴。語言皆如抖出。脈虛細數有七至。沈師金大文診之曰。此

陽脫證也。屬少陰。用生附子三錢。水洗略浸。切片焙水炒米色。炮乾薑八分。炒甘草一錢。炒白芍一錢

五分。水煎沖人屎一調羹。青魚膽汁四小茶匙。因無豬膽故以此代之。服畢即睡。覺來熱渴俱除。續用黃耆建中

湯。加丹參蘇木。二劑而安。

產後惡血不行。餘血滲入大腸。洞泄不禁。或下青黑物。的奇散極驗。荆芥大者四五穗。於盞內燃火燒成灰。不得犯油火。入麝香少許。研勻。沸湯一兩。呷調下。此藥雖微。能愈大病。慎勿忽視。又千金膠蠟湯。治產後利。黃蠟二棋子。大阿膠二錢。當歸二錢半。黃連三錢。黃柏一錢。陳米半升。煎湯煎藥服。

裴兆期治一婦難產。後發熱不止。汗多語錯。六脈洪大而虛。六晝夜不合眼。一合眼。則飄飄如入雲中。投以參耆歸朮丹皮童便。及炒黑乾薑之類。不驗。反增頭眩耳鳴。惡心嘈雜。欲嘔不嘔。裴翻然曰。此非氣血大虧。乃痰涎壅盛也。更方用半夏三錢。天麻二錢。茯苓橘紅白蔻仁厚朴黃連枳實各一錢。竹茹三錢。鐵繡水煎服。二劑氣爽神清。身涼脈靜。繼以人參大補脾丸。日進二服。以培胃中元氣。月餘全愈。產後虛弱。豆腐漿一椀。沖入打散雞子一枚。再加豆腐皮一張。龍眼肉十四枚。白沙糖一兩。同滾透。五更空心服。產後失調。往往延成勞損。而貧戶醫藥無貲。富家又每爲藥誤。此方甘平和緩。補血滋陰。貧富皆宜。允爲妙劑。

驚悸

薛立齋治一產婦。驚悸二度。服琥珀地黃丸。局方地香散。隨效。再患服之。其證益甚。而脈浮大。按之如無。發熱惡寒。此血氣俱虛。薛用十全大補。加味歸脾二湯。各百餘劑而愈。後遇驚恐。勞怒復作。仍用前藥而安。

吳孚先治王氏婦。產數日惡露已盡。身體虛弱。遇回祿昇出。神驚散亂。身翩翩如在雲端。專科用元胡紅花等味。反增煩劇。汗瀉交作。六脈虛弱如無。用六君子加黃耆炮薑製附棗仁鈎藤龍骨川斷五味。始服證減。繼則神清。每日參一兩。或二兩。二十劑而安。

高鼓峯治用晦室人。患產後驚悸。初起時見篋中綿絮。念將所生兒入綿絮中。不幾悶死。遂作驚恐憂患之狀。後凡有所觸。意中以爲不耐。卽憂患不止。或一端執想。數日纔已。飲食不進。面少精采。服諸補心養血藥。無一效。高脈之曰。孩時得毋因齒病致大驚否。用晦向室人問之。曰。十歲時果曾病齒。治齒者用刀鉗之。幾受驚而死。子何能識之也。解曰。脈法當如是耳。不精於象數鈐法之學者。不能也。此語少時以驚受損。傷其君火。心包氣散。痰得留之。今產後火虛。痰因虛動。疾端見矣。夫心爲君主。主明則下安。國乃大昌。故凡七情皆由心起。今心虛甚。痰邪侵擾。思慮亦因之多變。況喜樂氣之陽也。憂患驚恐氣之陰也。陽虛則陰得乘之。又兒爲其所愛。氣虛痰入。則愛不得正。因愛而過爲防護之。惟恐不至。遂因而生憂矣。今先用歸脾養榮八味等類。五十大劑。待其氣血完備。然後攻之。病可得而去。而病不再發矣。先補後攻法 如言治之果愈。

張路玉治汪督學媳。產後病虛無氣。洒洒然如驚。時欬青黑結痰。欲欬則心中愴愴大動。渾身麻木。心神不知所之。偶聞聲響。則頭面鬩熱微汗。神魂如飛越狀。屢用補養之藥。罔效。虛羸轉劇。診之脈浮微弦。

而乳獨左寸厥厥動搖。此必胎前先傷風熱。坐草時併力過甚。痰血隨氣上逆。衝過膜膈而流入心包也。朝用異功散。加童便煨碎蛤粉。以清理痰氣。夕用大劑獨參湯。下來復丹。以蒐滌痰積。蓋痰在膈膜之上。非燄硝無以透之。血在膈膜之上。非五靈脂無以溶之。然非藉人參相反之性。不能激之使出也。服數日。神識漸甯。形神漸旺。改用歸脾湯。加龍齒沉香。調理而安。

薛立齋治一產婦。惡露淋瀝。體倦面黃。食少惡寒。朝夜不寐。驚悸汗出。此脾經虛熱。用加味歸脾湯而痊。後因怒。脇脹作嘔。食少。用六君加柴胡。治之而痊。

繆仲淳治王六媳。乃正產後驚悸。聞聲輒死。非用力抱持。則虛煩欲絕。如是累月。曰。此心脾肝三經俱虛也。用人參。棗仁。茯苓。遠志。白芍。石斛。甘草。麥冬。五味。丹砂。爲丸。以龍眼湯吞。彌月而愈。

顛狂

薛立齋治一產婦。患顛狂。或用大澤蘭湯而愈。後又怔忡妄言。其痰甚多。用茯苓散。補其心虛頓愈。又用八珍散。加遠志。茯苓。養其氣。遂瘥。

一產婦亦患此。用化痰安神等藥。病益甚。神思消鑠。薛以爲心脾氣血不足。用大劑參朮。芎歸。茯苓。棗仁。四斤餘而安。乃以歸脾湯。五十帖而愈。

一產婦形體甚倦。時發譫語。用柏子仁散稍愈。又用加味歸脾湯而愈。又因怒狂言脇痛。小便下血。用加

味逍遙散以清肝火。養肝血。頓瘥。又佐以加味歸脾湯而安。

魏玉橫治一婦。產後數日。日晡壯熱。大汗。狂言妄語。不可禁制。晨則了了。診之六脈弦長。不便不食。此臨盆去血過多。肝失其養。燥而生火。遂入胃之大絡。非如敗血上衝之候也。若屬敗血則與生熟地甘杞子各一兩。麥冬五錢。一劑減。二劑瘥。

丁潤兄室。素有吞酸證。孕八九月。心腹大痛。時時眩暈欲絕。與大益氣湯十餘帖全愈。臨盆胞水先去。三日而復產。自汗譫妄。專科與炮薑附子數帖。遂發狂耳聾。更醫以茯苓車前半夏浮麥等。多帖無效。診時已彌月。脈弦急如蛇行。此精血皆奪之候。亟與地黃杞子麥冬沙參一帖。脈稍和。證稍減。仍召前醫。謂不必服湯劑矣。與丸子。令服二三日。發厥而終。此與前證大同。一生一死。謂非誤治可乎。

繆仲淳治張璇浦。乃正產。六朝發狂。持刀殺人。陰血暴崩。肝火炎故也。令先飲童便一甌。少止。再服龍齒澤蘭生地歸身半夏牛膝茯苓神遠志棗仁大劑。仍加童便。頓服而止。

施笠澤治庠友唐仲宣。乃正產。後驚悸恍惚。語言錯亂。此產後心虛。敗血停積。上干包絡。致病若此。先用佛手散。加石菖蒲五靈脂。劉寄奴薑黃等藥。以除敗血。後以歸脾調理而愈。至明年五月復產。復病前證。遍延諸醫。施仍書前方。一醫訝曰。寄奴蒲黃等藥。從何來邪。仲宣疑不復用。至是冬。施偶同李士材過大洪橋。忽遇仲宣。喜而迎曰。內人自乳子後。或歌曲嘖笑。狂妄不常。向服安神清心之劑不效。夜來

幾自縊矣。今偶值二子。豈天賜邪。幸爲診之。遂偕往診之。六脈沉澹。曰瘀血挾痰。久且益堅。非前藥所能療。用歸尾桃仁煎湯下滾痰丸。二服。每服三錢。下去惡物。復用鎮驚鎮肝調理而愈。

馮楚瞻治一產婦。後兩月忽患癩疾。久不愈。或連日不食。或一食倍進。或數日不寐。或間宿不寤。脈乍洪乍小。左寸兩尺常弱。消痰鎮心俱不效。夫諸燥狂擾。火之病也。二陰一陽。火之原也。主智閉藏。腎之用也。產後未久。少陰虛也。以八味加牛膝五味。大劑冷服。其所食鴨肉豬肘。入肉桂同煮。調治數日。乃一日稍輕。一日如故。此心脾亦不足。脾主信而爲病也。朝服加味八珍湯。夕服歸脾湯。去黃耆木香。加白芍麥冬五味肉桂。服後漸安。月餘全愈。

見鬼

薛立齋治一產婦。乍見鬼神。或用調經散。益甚。瘧涎上涌。朝寒暮熱。乃朝用八珍散。夕用加味歸脾湯。各五十餘劑而愈。

盛用敬治金棠妻。半產。病數月。日厥者數次。見鬼自頂而出。自口而入。或曰脈澹而弦。血少有痰。鬼自頂門出。此元神出也。用而不進者死。出而復入可活也。藥之。去痰梳許尋愈。吳江縣志用敬卽啓東之孫 琇案半產亦多氣血兩虧。與正產同治。

陳良甫治五羊洪運使天錫子舍孺人。產後語言顛倒。言語不已。如有神靈。服諸藥無效。召診之。六脈和

平以奪命散兩服而愈。

沈堯封曰。產後發狂譫語。惡露不來者。是血瘀。宜無極丸。惡露仍通者。是痰迷。宜六神湯。半夏麴橘紅膽星石菖蒲茯苓神旋覆花各一錢。水煎服。一成衣婦產後。半月餘發狂。打罵不休。其夫鎖之磨上。余付無極丸六錢。分兩服。酒下。服畢卽愈。越四五日後發。又與六服。後不復發。一丁姓婦產後。神昏譫語如狂。惡露仍通。亦不過多。醫者議攻議補不一。金尙陶前輩後至。診畢曰。待我用一平淡藥。喫下去看。遂疏六神湯方。一劑神氣清。四劑霍然。甲戌春錢香梅如君。產後微熱痞悶。時時譫語。惡露不斷。用理血藥不應。改用六神湯四劑。病去如失。

產後喜笑不休。一老嫗云。乃產後被侍者挾落腰子使然。用烏梅肉二個。煎湯服立效。嘉興錢鄰哉曾目覩之。